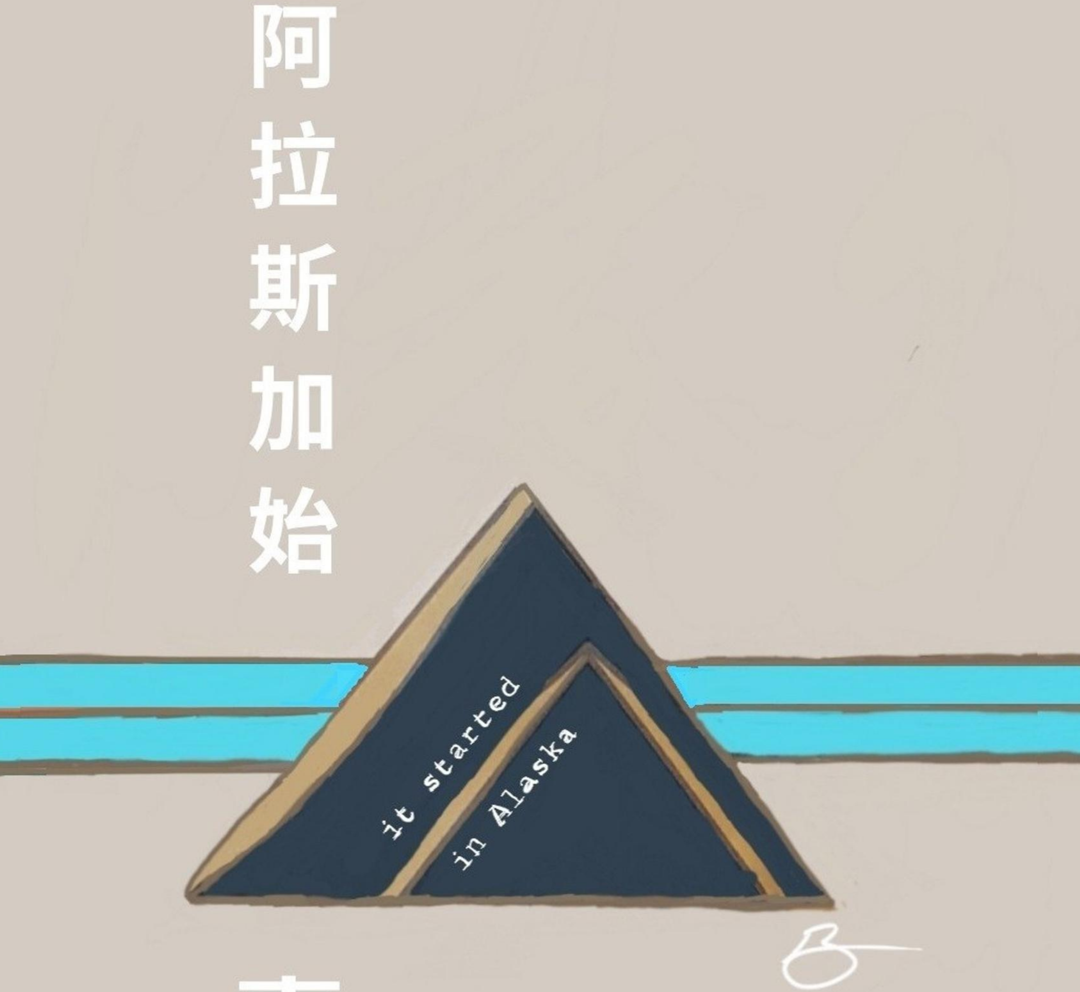


臺灣末

這本書是一段橫跨十三年的真實人生故事集。

大多數的故事都在事件發生的當天（或該週）手寫完成。

這些文字從未讓別人修改過，只有我自己動過筆。

我想讓這些故事，以最真實的樣貌，直接傳達給你。

希望這本書，能在你的人生路上給你一些幫助。

- B. Taylor

如果你想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聽點音樂，

我會推薦 Alexis Ffrench 的專輯《Dreamland》（輕柔鋼琴音樂）。

這張專輯非常襯托本書的氛圍。

這本書永遠不會用來牟利。

這本回憶錄，是我送給台灣的一份真誠的禮物。

歡迎來到一段人性的體驗，

一段旅程。

狐狸，你並不孤單…

THE INJURED BEAR / 受傷的熊

今天，一頭死鯨魚被沖上阿拉斯加偏遠的阿留申村莊納爾遜潟湖的岸邊。

人類人口：100。

熊和狼人口：失控。

我知道這頭死鯨魚會給我帶來大麻煩。只是時間問題，屍體開始腐爛，氣味會引來沿岸的熊。而這是我的工作，要保護社區安全，我得盯緊這件事。

阿留申半島是世界上一些最大型熊的家。而這頭鯨魚屍體的位置剛好在人們常經過的地方，旁邊是他們的漁網、小木屋，甚至緊鄰飛機跑道。鯨魚重達一噸多，我的車根本拖不走，只能放著讓它慢慢腐爛。

接下來幾天，幾頭熊就在鯨魚屍體旁邊安營扎寨。鯨魚越臭，熊越愛。他們狂吃一通，還把身體在屍體上來回磨蹭，就像那是香水一樣。他們甚至試圖把它埋起來（但根本沒成功，因為鯨魚太大了）。

其中兩隻熊為了這腐爛的鯨魚打得兇狠。熊一旦認定食物是自己的，就會變得很有領地性。勝利的那隻留在鯨魚旁邊，落敗且受傷的那隻則退到一旁療傷。

我的電話響了。

村民很少打電話只是為了說聲「嗨」，所以我知道這八成是緊急狀況。打來的是行政官 Justine，通知我飛機快到了，但有幾隻熊在碎石機場跑道上遊蕩，非常危險。

在這個偏遠小村莊，每當有飛機來，大半村民都會開車到跑道去。有些是去接人，有些是取酒或雜貨，有些只是去湊熱鬧。除了聖誕派對和葬禮外，飛機降落是村裡最大型的社交活動。所以熊出現在跑道上，對人太近了。而且萬一有熊突然竄到降落的飛機前，會造成墜機。

這種情況我有一套慣用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開車朝熊該逃的方向過去，通常這樣就能把熊嚇出村外。

我今天用的車是一台森林綠的雙座四輪傳動 Arctic Cat，裝有越野胎和避震懸吊。這台野獸能輕鬆越過任何地形，從不陷車，而且沒有車門，我可以隨時跳上跳下。加上它引擎聲超大，遠遠就能把熊嚇跑。

當我接近機場跑道時，那隻贏了打鬥的熊已經跑了。但那隻落敗且受傷的熊還在。她是一隻漂亮的漂白金色母熊，比較小，大概約 159 公斤。我以前看過深棕和淺棕的熊，但這種金色的我從沒見過。她是棕熊界的瑪丹娜。

我慢慢朝這隻金毛熊的方向開過去。離她還有兩百英尺，她還躺在草地上沒動。到了一百英尺，我簡直不敢相信她還沒反應。我朝空中開了一槍。她還是一動不動。

我繼續靠近。大約五十英尺時，她還是無動於衷。這時我能看到她臉上的血跡和傷口，是先前打鬥留下的。但她看起來不具攻擊性，也不像在痛苦中。反而是很平靜、很放鬆的樣子。

當我靠近到大約三十英尺時，熊開始慢慢動了。

我一點一點開得更近。她終於站起來，然後開始加快速度，穿過草坡朝海灘走去。「終於，」我心想，「也許她只是需要一點動力來起身。」

我開到草坡邊緣，也就是她跳下去的地方。還坐在車裡的我，往左、往右看了一下海灘，但完全沒看到熊。我本來很確定她應該已經沿著海灘跑走了，所以我有點困惑。

我下車想看清楚一點。結果驚人地發現，她就躲在我站的草坡下幾英尺的地方。好像故意在藏起來。

我瞪大雙眼，心跳都停了。

她沒抬頭看我，但我能清楚看到她頭上的毛。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那金色的毛離我那麼近，我只要把腳往下一伸就能碰到她的頭。

我慢慢走回幾步回到車上，然後立刻倒車離開。一股興奮的感覺湧上全身。這本該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一刻，但我根本來不及感到害怕。

我把車倒退後，繞過小丘往海灘那邊開，開始驅趕熊離開村子。

我感覺我們終於有進展了。甚至開始覺得這趟還挺有趣的。那隻熊走在海邊，背景是一道美麗的彩虹，這一天變成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奇蹟時刻。

但現實很快就回來了。

熊突然轉頭往我這邊看，我看到她金色毛皮上一大片鮮血。她的右側從先前的打鬥中撕裂了，皮膚和內臟都掛在身上。

一切都說得通了。

這就是她剛才不動的原因。我知道這不是好兆頭。

我必須趕快把這隻熊趕出村子。如果夜幕降臨前還趕不走她，我就得親手結束她的生命。而我完全不想殺死這麼美麗的動物。

幾個小時過去，我一直試圖驅趕她離開村子，但她已經放棄了。瑪丹娜已經不怕空槍聲，也不怕我開車靠近。她只是安靜地躺在海浪中，等待命運降臨。要是只是小傷，海水或許能治癒她。但這麼嚴重的傷，沒救了。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只是不想接受。

這隻受傷的熊，躺在海浪中，就在老人和小孩的房子後面，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受傷的熊非常危險。牠們會不擇手段尋找食物，甚至會闖進民宅或攻擊人類。所以我不能讓這隻熊待在離村民家那麼近的地方。

John Jr. 是我一直很欣賞的人，他開著那台黑色 Toyota Tacoma 單廂皮卡開來。他的輪胎總是飛砂走石，但從不陷車。他搖下窗問我：「天快黑了，你要我來處理她嗎？」

我說：「不用，我來。」

我心裡還不想放棄，還有一點時間可以試試看救她。

我撿了些石頭丟向熊的方向，大喊：「走啊，熊！」瑪丹娜站起來，開始走動。但又一次，她放棄了。

天色越來越暗，我知道時間到了。我自私地不想結束這隻熊的生命。

到目前為止，我這輩子從未打獵或殺過任何動物。家裡如果有蜘蛛，我通常還會想辦法把牠放到外面不傷牠。我沒什麼打獵經驗，也沒上過什麼槍枝課程，那時我還沒接受任何警察訓練。我才剛上任幾個月，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就是一個被丟到世界最偏遠角落的都市男孩，要負責保護人們。這裡沒有備援，沒有說明書。我就是唯一的人，得當場做出最好的決定。

所以，我拿起我的 .45 手槍，朝熊連開數槍，希望能快點結束她的生命，讓她不要受苦。但子彈像蜜蜂叮一樣打在她身上，她痛苦地跳來跳去。這是我人生中最糟的一次經歷，而我就是造成這一切的人。

我整整一天都在試圖救她，最後卻是這樣結束。

熊死了。而我心碎了。

這瞬間成了我人生中最悲傷的一天。

我不能把受傷的熊留在住家的後面。我真的盡力想把她趕出村子。我真的努力了。我這輩子從不想傷害或殺害任何生命。阿拉斯加會讓人成長、變得堅強。

這段早期的經歷，就是在替我準備未來殘酷的現實。



PRE ALASKA / 阿拉斯加之前

我叫 Taylor。我一直努力在生活中做個友善的人，尊重他人。從小開始，健身和健康就是我人生的基石。

我對健康的熱愛也延續到了我的求學路上。我大學主修生物學並順利畢業，之後還考上了醫學院。但我很快就退學了，因為我發現我討厭醫院。那種白色走廊、吱吱作響的地板、機器不停地嗶嗶叫、醫生不斷被呼叫，無論走到哪裡都覺得自己被關在框框裡。我無法忍受那一切。

我一直問自己：「你真的想把接下來十年的人生，花在醫學院和住院醫師訓練裡，然後可能還要一輩子待在醫院裡工作嗎？」

答案是：NOOOOOOO（我內心的吶喊）。

親朋好友都說，放棄高薪職業、穩定生活和固定收入會是個錯誤。但我必須忠於自己。

我熱愛大自然。我渴望冒險。我想挑戰自己的意志力。我想讓自己在各方面都不舒服，然後找出我到底是誰，我能做到什麼。我想去活出一場夢！

所以我踏上了把夢想變成現實的旅程。

THE JOB SEARCH / 找工作的過程

因為我背負著數萬美元的醫學院債務，身上卻只有六百美元左右，我知道我必須找一份能支撐我人生冒險的工作。於是，我開始尋找那些美國人也能工作的世界最偏遠地區。

就這樣，我意外發現了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

火山爆發、陡峭懸崖俯瞰著殘酷的白令海、齊腰高的風吹草地、還有冰山般的冬季浪濤。身為一名運動員，我一直熱愛在極端條件下於新奇地點奔跑。而阿留申群島，簡直就是我能想像到最瘋狂的冒險地點。

於是，我開始找工作。

結果發現，在阿留申對外地人開放的職缺只有兩種。一種是社區健康助理，也就是村裡的診所醫生；另一種是公共安全官，也就是兼任警察與消防員的角色。

我對警察和消防一竅不通，所以我申請了健康助理的職位。

在面試中，我向那家非營利機構表達了我幫助人的熱情。我告訴他們我有醫學背景，但不想浪費好幾年待在醫學院裡。

我覺得面試進行得很順利。但最後他們問了我一個問題。

「你打算在阿拉斯加待多久？」

「我可以承諾五年，如果喜歡的話也許更久，」我回答。

面試最後，他們告訴我訓練我的費用非常高，而五年對他們來說不夠久。考慮到整場面試都很順利，卻因為一個問題斷送了我在阿留申奔跑的夢，我真的很失落。

THE BOTTLE CAP / 瓶蓋的啟示

我的電話響了。

是來自阿留申某個阿拉斯加公共安全單位的一位中士。原來，我之前申請健康助理職位的那家非營利組織，把我的資料和推薦轉交給了公共安全部門。

和這位中士談了一會後，我被正式錄取，獲得了在阿留申工作的機會。

我的職責包括消防、執法、醫療緊急處理、搜救、動物管控，以及其他各種安全任務。我將是這個部門唯一的成員，沒有人幫忙，常常要獨自應對好幾天。

「嗯，這聽起來還挺有趣的，」我心想。

但我內心很掙扎。我從沒對警察或消防感興趣，對搜救一無所知，而且我根本不會騎雪地摩托車。

中士告訴我他需要我明天前給他答覆。

所以，我去跑步清空一下頭腦。

跑完步後，我到 Whole Foods 買了點吃的。我走到戶外的露台邊吃邊想，因為我知道，這頓飯的時候，我將做出人生未來方向的決定。

我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該去阿拉斯加嗎？」

就在我坐下來的那一刻，我看到桌上躺著一個 Sweet Leaf Iced Teas 的瓶蓋。

我把瓶蓋翻過來，看到底下寫著一句話：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就在一週前，我才剛讀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本書的核心就是：當宇宙給你訊號時，你要勇敢接受。如果你拒絕宇宙的暗示，你很可能會老去後悔。所以，我決定敞開心胸。我向宇宙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宇宙清楚地給了我答案。

我打電話給中士，問他：「那裡有熊嗎？」

「不幸的是有，那會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回答。

「那狼呢？」我又問。

「也有狼。你跑步時得小心。」

一股興奮的感覺湧上心頭。我心跳加快、肚子一陣翻騰，然後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旅程，開始了。


GRANNYISM #3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THE BONFIRE / 篝火

在我從德州出發，踏上阿拉斯加冒險的一週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他家裡生了一堆篝火。

我把所有個人物品拿出來，把所有回憶全都燒掉……照片、衣服、以前大學教授寫的推薦信，全都丟進火裡。

有人曾告訴我，人生沒有重啟鍵。我決定要證明他錯了。

我把自己縮減成一個行李箱和一個行軍包，把我的卡車送給了媽媽，然後登上了飛機。

沒有人知道我要去哪。

我刪除了 Facebook 帳號，而且我即將生活的地方，手機根本收不到訊號。

我，正式按下了人生的重啟鍵。

NEW POLICE UNIFORM / 警察制服初體驗

當我抵達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安克拉治後，我被送到阿拉斯加州警的裝備補給總部，領取我配發的安全裝備。

「你有任何警察經驗嗎？」前台的女士問我。

我的中士替我回答：「沒有……他很完美。」

在補給處，我被量身配了一件防彈背心，還拿到幾套制服和防寒裝備。他們告訴我，在我前往錫特卡的公共安全學院接受武器訓練後，才會發給我完整的「執法工具」。不過眼下，他們先借給我一件防彈背心、兩副手銬和一台筆電。

我快要被派去一個偏遠小村，完全沒受過訓練，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做什麼、怎麼做。單位沒給我配槍——但我中士直接叫我自己帶一把。這根本就是狂野西部在演電影啦。

我完全搞不懂這怎麼會合法，也無法理解這樣是否合乎道德，但看起來阿拉斯加的作風就是如此。所以我就照做了。

這是一種「放手去闖」的方式。沉淪或蛻變。而我準備好了。

至少，我當時以為我準備好了。

THE MOMENT I LOST MY FEAR OF DEATH /

我失去對死亡恐懼的那一刻

當我抵達機場準備搭機前往阿留申群島時，櫃檯的女士開始詢問每個人的體重。

我心想：「這樣當著大家面問體重，這合理嗎？」

但阿拉斯加的邏輯是安全優先、感受其次。收集體重是為了讓飛機能平均分配重量，避免被阿留申強風掀翻。

在那個機場，沒有 TSA 安檢人員，也沒有掃描器。只有一群乘客，帶著各種易碎的「手提行李」，裝著在目的地根本買不到的東西（像是生日蛋糕或剛出爐的披薩）。

我們搭乘的是一架 Saab 340，約可容納 30 名乘客。這是我搭過最小的飛機。到目前為止......

飛機先降落在一個叫做 Cold Bay 的中繼城市。這個地方以濃霧和一間叫做「Bearfoot」的酒鋪聞名。

我對櫃檯的女士說：「我要去 Nelson Lagoon。」

她回我：「我知道，大概還要一小時左右。」

我心裡想：「我都還沒報名字，她怎麼知道我是誰？」

在小機場等待的時候，有人不斷問我：「你就是那個要去那邊當警察的人吧？」

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小鎮生活。別人早就知道我是誰、要做什麼，甚至我連他們名字都還沒問。

一位看起來二十多歲的年輕飛行員走到我面前，說：「好了，我們要起飛囉。」

我環顧四周，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跟著他走出去。原來，這班飛機上只有我一個乘客。

我走到停機坪，看見一架小飛機，大小和汽車差不多，機翼離地面只有一兩英尺。這架飛機叫做 Piper Cherokee，機艙裡塞滿了冰淇淋和一箱箱的啤酒。我趕快拍了一張照片，想記住這段不可思議的時刻。

飛行員教我怎麼從機翼上機，接著讓我坐在駕駛艙的副駕位置，就在他旁邊。

就這樣，我是飛機上唯一的乘客，和飛行員肩並肩地衝上跑道。

飛行員轉頭看我。我腦中浮現他會說點帥氣的話，像是「準備好跳傘了嗎？」或「你會操作機槍砲塔嗎？」

結果他說的是：「你踩到煞車了，能放鬆一點嗎？」

煞車？就像開車一樣？

「啊，不好意思，」我說。

飛行員再轉頭看我，大概也看出我這是第一次坐這種小飛機。他問我：「你會暈機嗎？」

我大喊：「當然不會，來點刺激的吧！」

他回我：「好，那我們來點好玩的。」

飛行約莫 15 分鐘後，飛機在距地大概 200 英尺的高度時，他來了一個側傾的翻滾動作，飛機傾斜了大概六十度。

接著飛行員拉近高度，飛到距地不到 50 英尺，發現了一家熊。有幾隻熊在河裡玩水，還有一隻在陸地上。

他越飛越低，我們真的用飛機在追熊。

「這也太不真實了吧！」我在心裡尖叫。

那隻熊在苔原上狂奔，一邊回頭看著飛機，好像在看我們有沒有被甩掉。牠忽然站起來，像是準備揮掌拍我們。飛行員一拉操縱桿升空，我整個人瞪大雙眼，靈魂都震撼了。

我無法相信我剛剛經歷的一切。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野生動物，而且是熊。我們還是用飛機去追牠——一架跟本田轎車一樣大的飛機！

以前我很怕死。但從那一刻開始，跟這個飛行員一起，我對死亡的恐懼完全消失了。我剛剛做了件從未想像過的事。

我，一個城市男孩，坐在專屬包機上，俯瞰壯麗的阿拉斯加荒野，正飛往我未來的新家，一個偏遠的小村莊，還用飛機「追熊」。

就在那一刻，我超越了自己對人生冒險的想像，也體會到放手一搏後迎來的驚喜。那一刻，是我人生目前為止的高光時刻。也正是在那一刻，我失去了對死亡那種不健康的恐懼。


N82455

THE ALEUTIANS

阿留申群島

I’VE LANDED / 我降落了

當飛機降落在阿拉斯加納爾遜潟湖的跑道時，周圍停滿了車子，還有更多人騎著四輪機車。看來整個村子的人都出來看看新來的警察是誰。

我走下飛機，用嚴肅的語氣指著大家說：「好了，各位，派對結束了。」

我停頓了一兩秒，然後露出大大的笑容。

村民們笑了出來，有些人笑得比別人早。接著我向大家自我介紹，他們把我新的勤務車鑰匙交給我，那是一台海軍藍的 1990 年道奇 Dakota 卡車。

我開著那輛卡車去我的辦公室，想先偷偷看一下我未來的工作地點。辦公室裡有一套我完全不會用的消防裝備，還有一間木頭做的拘留室，牆壁薄得像紙板一樣。

車庫裡有一台 Arctic Cat 越野車和一台黃色的雪上摩托車（阿拉斯加人稱它為 snow machine）。

我心想：「這也太屌了吧！」我整個人超興奮。

這裡有一堆我完全不會用的玩具。我心想：「能有多難？」

DID YOU BRING A GUN? / 你有帶槍嗎？

當我抵達在納爾遜潟湖的新警察木屋時，我立刻翻出行軍包，抓起我的跑步裝備。然後我衝出家門，準備探索我新的跑步環境。我太興奮了，真的等不及了。

就在我家後面，是一座二十英尺高的土丘，用來保護村子不被海水侵襲。我跑上那座丘陵，草地是鮮綠色的，齊腰高，在風中搖曳。突然，一隻像是狼的動物從遠方朝我跑來。我嚇壞了，手裡拿著槍，準備萬一需要自衛。

那隻「可能是狼」的動物跑到我面前，我開始摸牠。結果沒事，是一隻看起來像狼的狗。

我走上海灘，眼前的景色立刻讓我驚呆了。這是我看過最壯觀的風景：細緻的黑色熔岩沙灘，乾淨無人。我享受了一段人生中最自由、最棒的跑步。

跑完回來後，我開車在村裡繞一圈。

每次遇到村民，我都會說：「這個村子太美了，我剛剛去跑步，然後……」

但每次話都講到一半就被打斷，村民們總是用不同的方式問我：「你有帶槍嗎？」或「你帶槍了吧？」

我心想：「這些人好奇怪，怎麼每個人都問我一樣的問題。」

不過我最喜歡的問題，是我的鄰居 Marc 問的：「你帶槍了吧？你知道這裡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他說得再正確不過。而接下來，這裡真的要開始變得非常、非常不開玩笑了。

NELSON LAGOON / 阿拉斯加納爾遜潟湖村

納爾遜潟湖是一個位於阿拉斯加極度偏遠的阿留申半島上的小漁村。大約一百人左右的人口，二十戶左右的家庭，一間大型學校、一座燃料儲存場、一條全碎石跑道、一間全新的健康診所處理醫療與牙科急診、一間可愛的旅館、一棟環境研究大樓、一個淨水廠、一棟公共安全辦公室（包含警察與消防設備）、一間原住民公司，還有一處焚化垃圾的場地。

當地的美洲原住民叫做 Aleuts（阿留申人）。由於他們的血統中有部分來自早期定居的挪威漁民，所以有些人的膚色和頭髮是白色的，對美洲原住民來說相當罕見。

村裡的路全是沙子，草地都是濃密的綠色，長得齊腰高。每天都有禿鷹在天上盤旋、海豹成群、熊四處出沒、狼躲在角落、豪豬在放空、草原犬鼠不停鑽洞。

納爾遜是鮭魚釣場、步槍射擊場、喝酒天堂與越野冒險地的綜合體。而通常這幾樣活動會同時發生。



THE GIVING RICE / 贈米之情

當我剛抵達這個阿拉斯加小村莊時，原住民社區給了我非常熱情的歡迎，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我想表達我對他們接納我的感謝。因為我知道納爾遜潟湖是一個靠捕鮭魚為生的漁村，所以我心想：「鮭魚配什麼最好吃？」

最後我決定送全村人一種叫 Lotus Foods 的有機黑色『禁米』。我走遍每一戶人家，發了一包米給他們。至於他們有沒有吃，我完全不知道，但大約一個小時後，我打開門，看到一個小孩提著一大袋垃圾站在門口那孩子說：「我爸要我把這個給你。」

我打開袋子一看，是一條超大條、新鮮又漂亮的紅肉索克眼鮭魚。

我從來沒切過魚。所以那一天，我學會了怎麼片一條超大的鮭魚。那一天我也學會了，千萬不要在家裡片超大的鮭魚——味道跟髒亂會留下來。但我也知道，這整趟旅程，本來就是一連串的學習。

THE VILLAGE JACKASS / 村裡的笨蛋

我超興奮能探索這個新村莊，還有測試那些我從沒開過的酷車。

我的中士告訴我一些越野小徑，要我先去熟悉，萬一哪天有緊急狀況需要前往那些地方。所以我當然馬上去試了。

我跳上那台 Dodge Dakota 卡車，往跑道後方的一條小徑開去。我開在齊腰高的草地裡，風景真的美爆了。但越開越遠，那條小徑的痕跡越來越模糊。

突然我意識到，我已經不是在走小徑了，我是在開出一條新的路。怎麼突然就走偏了？

我試著讓自己冷靜下來，心想：「我就倒個 U 型彎，然後開回村子，反正沒人知道我跑這麼遠。」

然後事情就變糟了。我在山坡上打方向的時候，整台車突然傾斜，車子傾斜到連後輪都沒碰到大地。我從沒看過車子光打個彎就傾斜到這種程度。

我到底幹了什麼？上任第一週，我就差點把車翻了。

油門踩越多，車陷得越深。「深呼吸，Taylor。」

我跳下車，一轉頭看著它，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到底怎麼發生的？」

我唯一能聯繫外界的裝備，是全村都在聽的 VHF 無線電。我離村子太遠，走回去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要救援，就得透過無線電，當眾出糗。

該吞下自尊了。

我開始講話：「Justine……我卡住了，需要拖車救我。」

我可是這個村子的安全官，理論上是救難協調員，結果上任還不到一週就自己需要被救。我知道這超丟臉的。

她語氣緊張地回：「你在哪？」

我離村子太遠，無線電訊號都快不行了。

「我不知道，」我說。

她的聲音斷斷續續：「好……我們派人找你。」

三十分鐘過去了，還沒有人出現。Justine 再度開口：「我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

這時候我敢保證，全村都在笑我。

剛好那時有架飛機要來送乘客和雜貨。Justine 上無線電請飛行員幫忙找我。

飛機在天上繞圈後，飛行員終於用無線電說：「Chhhhhh 找到了他。Chhhhhh 重複，我們找到他了。」

我覺得自己超級失敗。而這才只是開始。

兩位名叫 Franchini 和 Merl 的救援者開來，他們簡直不敢相信我把車弄成這樣。

他們用繩子把兩台車綁起來，試了很多次後終於把我的車拉出來。有幾次甚至把繩子拉斷了。

我開回村子時經過的每個村民，都對我微笑揮手。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笑我、講我笑話，但某種程度上，這也像是我被這社區輕輕接納的方式。


COOPER
DISCOVERER

MY FIRST CALL / 我的第一次出勤任務

差不多一個星期過去了，在這段期間我都沒接到任何緊急事件。

但終於來了。

某天下午，一個小孩騎著 ATV 衝到我家門前，衝上台階，瘋狂敲門。我衝去開門，那孩子大喊：「快點！我爸需要你幫忙！」

我趕緊穿上制服和防彈背心。

我一出門，那小孩就說：「一隻豪豬攻擊了 Manny。」

我根本不知道 Manny 是誰，也完全不了解豪豬。我甚至連一隻豪豬都沒親眼見過。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但我是這裡負責所有緊急狀況的人。所以我心想：「這應該不會太難吧？」

在開車前往那棟房子的途中，我完全不確定等下會發生什麼事。我是要跟一隻豪豬交火，還是要把一個叫 Manny 的人送去診所？

到了那戶人家，我才發現 Manny 是一隻狗，一隻體型巨大的黑色拉布拉多。

這隻狗咬了一隻豪豬，結果滿臉和嘴裡都插滿了尖刺。牠本來是一張黑臉，但因為整張臉周圍都插著白色的刺，看起來就像長了一圈灰白鬍子。

而我還是......完全不知道我該做什麼。

狗的主人 John Jr. 告訴我，這狗年紀大了，可能會因為這次豪豬攻擊死掉。他問我能不能幫他壓住狗，讓他用鋼鉗把刺拔出來。

我心想：「OK，這開始有點瘋狂了。」

但我還是硬著頭皮上。

我用盡全力熊抱住那隻黑拉布拉多，不讓牠逃跑或咬我，同時狗主人開始從牠嘴裡拔刺。每拔出一根刺，那狗就發出一次大叫，那種叫聲是多數狗主人一輩子都聽不到的。即使我自己也養過幾隻狗，但從沒聽過那種尖銳痛苦的慘叫。那叫聲聽起來像一個小孩在為生命尖叫——從一隻狗嘴裡發出的人類般的慘叫聲。

整整一個多小時，我們忍受著這一切，只因為狗身上的刺實在太多了。每拔一根刺，就伴隨著狗的牙齦或皮膚一起被扯出來，血濺得到處都是。

我回到家時，坐在空房間的一個角落，心裡一陣反胃，想著那隻狗剛經歷的痛苦。我就那樣坐著，腦袋一片空白。從沒想過我人生裡會碰上這種情節。

我原本以為我的第一次緊急任務會是火災、車被偷，或失蹤人口案。怎麼可能會猜到是狗跟豪豬幹架。原本我的口頭禪是「這有多難？」很快就變成了「還能更糟嗎？」

而答案是：真的會更糟。

THE “PRE” ACADEMY /「預備」警察訓練營

我的第一個警察訓練營其實是一個給村莊警察（VPO）設立的「預備訓練營」，地點在阿拉斯加的一個城市叫 Bethel（別跟耶穌出生的那個城市搞混）。

這是一個基礎的警察、消防與急救訓練課程，用來幫我預備接下來冬天那個更硬核的訓練營。

我有兩個室友，接下來幾個月他們會成為我真正的兄弟。他們兩個都當過兵，教我怎麼擦亮靴子、拋光徽章，還有怎麼摺出像醫院那樣完美的床角。在這段訓練期間，我們撲滅了火災、學習執法知識，也被丟進由演員模擬的各種激烈警情中。

有一晚，我們要演練一起家暴事件。所有學員在一棟屋子外排成一列，每個人輪流進屋完成這個模擬狀況。我因為名字排在最後。

前面的學員一個個從屋裡出來時會說：「我差點就成功了，但我被幹掉了」或「我真的快搞定了，但還是被抓到了」。所以我心裡只想著：「今晚我絕對不會死。」

輪到我了，腎上腺素飆高。

我收到開始的指令後，進入一間模擬有家暴事件的房子。我高度戒備。

開門的是一個大塊頭，可能超過 250 磅。我立刻對他動手，把他拖出房間，壓在地上坐好。這時房內另一名男子把門反鎖，開始大笑。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警察溝通」，我就大喊：「馬上開門，不然我把這他媽的門踹爆！」

那個演員在裡面繼續笑得更大聲。我又吼了一句：「我進去之後，場面會失控喔！」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轉向教官問：「你要我踹門嗎？」

劇情馬上被中止。負責評估的州警中士整個人嚇呆了。他對我說：「嘿，史瓦辛格，不能一開始就直接衝到 10 級，這樣就沒地方再升級了。」那教官看著我，像在懷疑這是不是整人的節目。他完全不敢相信我剛才的行為。

我被叫退場後，還是昂首闊步走出去。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在模擬中「死掉」。我「活下來」了。我超驕傲。

我在那場模擬中的「表現」後來被錄音下來，當作笑話在全州的高階警官中傳來傳去。有時我遇到某位資深阿拉斯加州警官，剛一自我介紹，他就笑著說：「哦，我知道你是誰。」

BACK FROM BETHEL / 從 Bethel 回來以後

從「預備訓練營」回來後，我仍然不算是一名合格的警察。我也根本不會用辦公室裡大部分的裝備，所以我就做一些小事，幫助社區。

我會幫忙守望熊蹤，陪老人去採莓果，或是載沒有交通工具的原住民去診所和郵局。

有時候有人打電話給我說車卡在雪裡。我不會用繩子拖車，就直接用我的車去頂，車頭對車尾這樣撞出來。超級不安全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但我是在邊做邊學。

我覺得，雖然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但只要願意幫忙，這份心意在社區裡真的走得很遠。

SANTA AND THE TURKEYS / 聖誕老人與火雞

納爾遜潟湖這個村莊，是因為鮭魚捕撈而建立起來的。大多數村民都是靠這個維生，而今年，據說是他們有史以來漁獲最差的一年——至少村民們是這麼告訴我的。他們常跟我分享經濟困難的故事，也表達對未來的焦慮。

聖誕節快到了，而我又是村裡少數有穩定薪水的人，所以我決定「回饋社區」，偷偷買了整個村莊的冷凍火雞作為節日禮物。火雞數量實在太多，最後我們甚至得包一架飛機，把這些火雞空運進村。

那是我在納爾遜潟湖的第一個聖誕節，村民們還邀請我扮演聖誕老人參加慶祝活動。聖誕節表演當天，我穿著聖誕老人的裝扮、背著禮物袋走上舞台，和孩子們一起唱聖誕歌。

孩子們會排隊和我拍照，我則代表部落分送禮物給他們。我也會故意叫大人們上台，假裝有為他們準備的禮物，只是想拍下他們坐在警察腿上的尷尬照片留念。當台下有人開我玩笑時，我會朝黑暗中的觀眾席回嘴：「誰說的？我要知道等下要巡邏誰家。」

聖誕派對最後，我分發了我買的那些冷凍火雞。

那是我在納爾遜潟湖的第一個聖誕節，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雪中過聖誕節。某種意義上，那感覺像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真正的聖誕節。



SNOWMOBILE RIDE /我的第一次雪地摩托之旅

過去幾個月，大雪連連。我聽說這是近年來最冷的冬天之一。而我很興奮，因為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要騎雪地摩托車，在阿拉斯加這東西叫做 snowmachine。

我一發動 snowmachine，腦中立刻浮現：「來看看這玩意到底能飆多快！」

時速 30 英里、40 英里、50、再到 60，我在冷風中尖叫！

天氣好到不行，我在鬆雪上飛馳。

我跟著其他 snowmachine 的車痕走，騎了大概 30 分鐘，遠遠看到幾頂帳篷。我開過去一看，是幾位村民在冰上釣魚。

他們在冰上鑿了一個大洞，把鉛筆折成幾段，每段繫上一條釣線，再綁上魚餌，把線放進冰水裡。把鉛筆切成段，讓他們一隻手就能掌握好幾條釣線，超有創意。

他們真的釣上來各種小魚。

我也把一支鉛筆掰斷，釣了幾條。我把魚包進鋁箔紙裡，然後決定往山區探險。我在 snowmachine 上玩瘋了，想測試極限。

走著走著看到一座大山坡，我心想：「也許我可以騎上山頂，甚至飛過去？」

結果爬到一半，現實打臉。我放棄挑戰，snowmachine 側翻躺在雪地上。我心想：「沒關係，我可以自己把它翻正。」

一次、兩次、三次。「幹。」太重了，一個人根本翻不動。

我離其他人好幾英里，周圍是說不出名字的地方，放眼望去只有雪和山。我迷路了，也被困住了。我不敢相信，這種事竟然又發生在我身上！

我拿起無線電求救。沒人聽得見。慌張開始蔓延。我對自己說：「冷靜，Taylor。」

我走了十五分鐘左右，找到一個稍微高一點的地方，希望無線電訊號能傳出去。

終於，John Jr. 回應了：「你在哪？」

我照慣例——完全不知道。

但最後他們還是找到我，幫我把 snowmachine 翻回來。

我有點尷尬地騎回家，但這點小丟臉完全無法抹去我今天的快樂。

回到家後，我把釣到的小魚煎了。整條下鍋，連小魚骨一起吃。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魚。

吃著吃著，村民 Franchini 和 Justine 打來說：「聽說你今天過得挺精彩喔。」

村裡的消息傳得超快，大家都知道——今天又是那個本來應該來救人的人，被整個村莊救了一次的日子。

THE ATHLETE IN ME / 我內心的運動員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我就立下長期目標——每天都要運動。無論是在腳踏車上、水裡，還是陸地上，只要進入全力衝刺、喘不過氣、身體快要撐不住的那個狀態，而腦袋卻還在說「繼續衝」，那種感覺就無法用言語形容。正是那個「撐下去」的瞬間，讓我感到平靜，像是回到了家一樣。

因為如果你從未逼自己到極限——你怎麼會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TRAINING FOR THE POLICE ACADEMY /

為警察訓練營備戰

在阿拉斯加，因為我住的村莊沒有健身房，所以我得自己設計訓練設備。我找了一根大木頭當深蹲用的槓鈴，兩端掛上油漆桶增加重量。我在家門口的甲板上做引體向上，在沙灘上做伏地挺身。

每天我都會去海灘跑步，不論天氣如何。但這裡有太多熊和狼，所以我真的得一手握著 .45 手槍跑步，手指放在扳機後方，避免意外走火。我把「Camelpack」水袋裡的水系統拿掉，改放無線電、止血戰鬥紗布和一雙備用手套。戰鬥紗布是怕我被動物咬傷、需要止血。備用手套是怕第一雙濕透。

我每次出門跑步前都會打給 Justine（村莊行政官）。這樣如果她到了天黑還沒聽到我的消息，就可以派人來找我。

每次跑完我都會觀察自己的足跡，學著分辨天氣怎麼改變痕跡。我的鞋底有釘子（Vivobarefoot trail 鞋），所以腳印非常獨特。幾個月下來，我現在能分辨哪些動物足跡是新鮮的。有些我人生中最驚悚的時刻，就是在這些跑步時發生的。

想像一下，在時速 50 英里的強風中沿著冰山海岸奔跑，雪像棉花糖一樣飄落，看不到十五英尺外的東西。你離村子好幾英里遠，四周一片荒涼，突然發現地上有新鮮的熊或狼的足跡。你必須知道風是往哪邊吹（影響熊的嗅覺）、足跡的方向、還有它的新舊，這些都是關鍵的生死細節。

我曾在暴風雪中跑步，遇到狼的足跡。那是種你連三英尺遠都看不見的天候，像整個被雪毯蓋住。那種窒息感和恐懼感來得猛烈。我會原地快速旋轉一圈，確認四周沒有東西。

有一次我緊張到差點決定邊轉圈邊開槍。我離村子太遠，不用擔心誤傷人，但我又不想浪費子彈，因為可能真的會用到。我拼命往回跑，但因為視野極差，腦中一直在想是不是有掠食者在後面追我。

我去跑步，是因為我想感受這種極限情緒？還是我之所以感受到這些極限情緒，是因為我渴望出去跑？

我也不太確定。

SITKA

錫特卡

ARRIVING AT THE ACADEMY / 抵達警察學院

阿拉斯加州警學院被認為是全美最嚴苛的警察訓練營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嚴苛的）。和其他學院不同的是，學員必須住在準軍事化的基地裡，遵守嚴格規定。不准外出、不准用手機、不准交際。很多退伍軍人都跟我說，州警學院比軍隊的新兵訓練還難，因為除了體能訓練和打掃，還要面對龐大的學科課程壓力。

我對參加這個訓練營感到非常緊張。說實話，我根本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撐過去。訓練長達數月，有多階段課程。去之前我聽過不少恐怖故事，有人快結訓時受傷，結果整個訓練要重來；也有人做了不當行為被踢出去。即使你只是說謊，無論多小的事，都會被開除。而如果你無法完成訓練，工作也會沒了。

訓練營地點在美麗的阿拉斯加錫特卡。

出發前一晚，我做了點瑜伽試著放鬆，但整晚沒睡著。

一下飛機，我就看到幾位阿拉斯加州警，個個身材高大、表情嚴肅，制服熨得一絲不苟，頭戴經典尖頂大號警帽。他們一看到我，其中一人馬上說：「你一定就是那個鐵人三項選手，跟其他學員排隊去。」

我們一上巴士，規矩馬上出來了。不准看窗外、不准講話，雙手要放在膝蓋上。心理戰才剛開始。

MY FIRST TEST / 我的第一次測驗

學院的第一天，我們全體學員都必須參加體能測驗（也叫 PT Test）。內容包含伏地挺身、仰臥起坐，還有一英里半的計時跑步。

我們先做了伏地挺身和仰臥起坐，接著在跑道上排隊。其他學員告訴我，學院裡最硬派的州警（大家稱他「鐵面下士」）和另一名同事打賭，說他會在這場比賽中擊敗我。

那位鐵面下士大約一百九十六公分高、約一百零四公斤，臉上總是一副怒容，蓄著修得完美的小鬍子。他就站在我旁邊，上下打量我，好像在評估對手。接著他雙手推了我一下，說：「退後一點，給我留點空間。」

嗶聲一響，我們衝了出去。

我最喜歡的運動員之一，是一位名叫 Steve Prefontaine 的奧運長跑選手，他 24 歲就過世了。他的比賽風格就是一開始就領跑，用速度逼迫對手。他有句名言：「也許有人能打敗我，但他會流血才行。」

但這次我選擇了不同的策略。我讓鐵面下士先領跑，自己則緊追在後，觀察他前 300 公尺的速度。跑步是一門藝術，而我的戰術很簡單：先試出他的極限，再擊潰他的士氣。如果他真的要贏我，那我也要讓他付出代價。

在三百公尺處，我點燃火箭般的爆發力，接下來四百公尺直接衝刺。這時我已經領先他整整兩百公尺，並一路保持優勢直到終點。我大幅度贏了他，等他抵達終點時，我還恭喜他拿下第二名。

「你為什麼不幫其他人跑完比賽！？」他對我大吼。

那時我還不知道，在這種軍事化學院裡，無論你做什麼都是錯的。你跑第一，就會被罵沒陪其他人完成比賽；你跑最後，也會被罵太慢。這種訓練方式叫做「壓力適應訓練」，目的就是讓你在壓力下顯露出真實的自我，逼出你最好或最差的一面。

我從來沒有去問鐵面下士他到底有沒有下注，因為對我來說根本不重要。那天，我贏了。

三天後，學院頒給我一封「傑出表現獎狀」，理由是「體能表現勝過所有同儕」。雖然被表揚感覺不錯，但對我來說，健身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從來不是為了拿獎狀而鍛鍊。

THE TOUGH CORPORAL / 嘲笑鐵面下士

學院的第一週被稱為「地獄週」。學員幾乎沒什麼睡覺的時間。我們每天早上四點半就得起床去游泳，泳池冷得要命，而且直到早上六點半才會開暖氣（因為那時候才是一般民眾來游泳的時間）。所以基本上，只要你醒著，你不是在冷，就是在痛，要嘛就是被罵，要嘛就是在課堂上拼命撐著不睡著。然後到了晚上還得做清潔工作，等終於可以睡幾個小時時，還會被室友的打呼聲搞得睡不著。我開始進入精神錯亂狀態。

地獄週的最後幾天，我們在雪中列隊走去餐廳吃飯。因為我姓Taylor，所以總是最後一個拿到食物。等我拿到時，前面的學員早就吃完，還會催我趕快吃完跟上大家。壓力從四面八方而來。

那天晚上，我把義大利麵狼吞虎嚥吃完後，把托盤收好，然後和其他學員一起在外面列隊，準備走回宿舍。鐵面下士一如往常地大喊口令，通常只要我們動作不對，他就會破口大罵。

這時，他突然想起有東西落在餐廳裡，便走進去拿。結果他一離開，一位在附近開瑜伽教室的老闆突然衝過來，大聲喊道：「你們這群人整天只會在這邊大吼大叫！我們裡面有一群孕婦正在做瑜伽放鬆練習，現在正進入最後的休息姿勢，給我安靜一點！」

那位瑜伽老闆氣沖沖地走了。

幾分鐘後，鐵面下士從餐廳走出來，繼續大吼：「Atten-HUT！」（他想說的是 "Attention"，但聽起來像 "Atten-HUT"）

大家互看一眼，誰要去提醒他別吵。

他又吼：「RIGHT... FACE！」

其中一位學員小聲說：「長官，我們剛剛被要求要保持安靜。」

鐵面下士大吼：「誰說的？」

那位學員猶豫地回答：「那邊有個人。」

我知道得有人來補充說明，所以我說：「長官，他們在做瑜伽的 Savasana 放鬆姿勢。」

鐵面下士一臉困惑：「他們在練什麼？你是亂掰的嗎？」

其他學員立刻跳出來幫我轉移火力。但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開始狂笑。鐵面下士命令我閉嘴，我們默默地開始列隊走回宿舍。

回到學院後，我腦中一直浮現那個畫面，實在太好笑了。我知道瑜伽的放鬆姿勢叫「Savasana」，但當我說出那個詞、看到他臉上的表情時，我真的笑翻。

鐵面下士看到我還在偷笑：「Taylor，把你臉上的賤笑給我收起來。」

我真的有試，但我覺得那幾天的睡眠不足已經讓我理智斷線。

鐵面下士突然靠近我臉前，邊吼邊噴口水：「是我嗎？我對你來說很好笑是不是？那要不我們現在就去迪士尼樂園一趟如何？」

我當場笑到炸裂，完全止不住。

他安靜了幾秒，開始思考要怎麼摧毀我的晚上。

他知道我體能太好，讓我罰跑沒用。於是他把我趕到二樓的學生休息室，讓我從窗戶往停車場看。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道了歉，因為我不是故意不尊重他，我真的只是憋不住笑出來。我想是因為連續幾天沒睡，再加上剛剛吃的高糖（沒蛋白質）白義大利麵，還有那個太荒謬的場景。

我走到二樓，從窗戶往下看，不知道會看到什麼。

結果我看到所有同梯兄弟被他逼躺在濕冷的地上做「蟑螂式」。這是一種仰躺在地上的動作，稍微抬起頭和腿，雙手觸腳尖，像蟑螂翻肚時的樣子。他讓大家邊做這個痛苦的動作，邊高喊：「謝謝你 Taylor！」

這場瘋狂的報復性操練持續了整整三十分鐘。

當所有學員回到二樓，他們每個人都用殺人的眼神看著我。鐵面下士知道，要懲罰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讓我的兄弟們對我反感。

這場比賽——他贏了。

PRE-HYPOTHERMIA / 低溫症前奏

某個星期六早上，我們在學院考完試後，被要求把一個金屬治療浴缸裝滿冰塊。冰加完之後，又得加滿阿拉斯加的自來水。要知道，現在是一月，外面冷到不行。

冰水桶被放在教室前方。鐵面下士把我拉到走廊，對我說：「Taylor，我們選你來做這個實驗，因為你心率最低，最不可能死。」

我回了唯一能說的話：「是，長官。」

在這種訓練營裡，「自願」基本上等於「被點名」。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要做什麼。等課開始後，教官說：「我們需要一位志願者，Taylor，上來。」

我走到教室前方，教官要我脫到只剩「skivvys」（內褲），跨坐到裝滿冰水的浴缸上。鐵面下士接著說：「今天我們要學習如何處理低溫症。等我下指令，Taylor 會下水泡十分鐘。」

我知道要進水，但我不知道是泡十分鐘。我心裡只想：「幹，這太靠北了。」

下士一發號施令，我立刻全身沒入水中。前一分鐘我在猛烈換氣，全身震驚。這是冷水浸泡的正常反應。

過了換氣期，我開始猛發抖。整間教室聽起來像是冰塊在互相碰撞，那是我身體不自主的痙攣聲。教官繼續照他的教案講課，有時候還會把冰塊丟在我頭上。他用嚴厲的聲音對大家說：「看看你們的兄弟為了你們受了多少苦，這樣你們才不用下水！」

我從其他學員的眼神中看出——這是我們訓練營第一次，大家真的對我感到同情。

這時，我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腦、肺和心臟等重要器官以維持生命。我的發抖沒有停下來。

到了第八分鐘，教官問我現在的狀況。我說：「我眼睛還能用，因為我盯著時鐘；我耳朵也沒壞，因為我在等你說可以出來。」

教官說：「再五分鐘。」

我知道這樣會超過原本說的十分鐘，但我不能顯示任何一點軟弱。

時間到了，鐵面下士指示全班把我從水缸裡拉出來。我的身體此刻幾乎凍成冰。

當我的兄弟們把我抬起來時，我拜託他們動作溫柔點，因為我覺得自己像玻璃一樣，如果摔到可能會碎成一百萬片。

他們把我放在地上。

下士接著命令我站起來，然後從 67 倒數到 54。

我一邊倒數，班上竟然傳來一陣笑聲。可能是我漏了一些數字，但我自己覺得我數對了。

我的大腦已經完全不在狀態。

接著我被要求做深蹲來測試協調能力。我感覺超級噁心，像快死了一樣。那種感覺就像你猛然站起時的頭暈，再加上不斷被打肚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凍過的血液重新被送到身體各處導致，但我真的感覺快暈倒了。

我被包上多層毛毯。他們用兩公升可樂瓶裝熱水，放在我的鼠蹊部和腋下這些散熱最快的地方。我又繼續發抖了一個小時。我記得我問鐵面下士，我能不能去沖個熱水澡讓體溫升高。

他理所當然地回：「不行。」

一小時後，我們全班去游泳池學冷水求生技術。我的大腦還是沒恢復。我的皮膚被凍到像被曬傷一樣，有種灼熱感。

那堂課我們學的是個人浮具（PFD）。所有學員穿著各自挑的浮具排成一列。輪到每個人時要說明自己穿的浮具是什麼型號。但我完全放空了，忘了我們在幹嘛。

鐵面下士大吼：「TAYLOR，輪到你了！」

我大喊：「這是 TYPE THREE 型浮具！」然後我就全身穿著衣服跳進了泳池。

「TAYLOR，你腦袋壞了嗎？立刻給我滾出水裡！」他怒吼。

我環顧四周，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跳水。我的腦袋早上那泡冰水泡壞了，但我還是在努力撐著。

隔週，我們全班去了 Sitka 港口，被要求在一月的阿拉斯加海裡游泳。我一邊游一邊唱歌，其他學員也跟著我唱。我覺得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雖然還是很冷，但跟那冰水浴缸比起來，根本沒什麼。

THE CUPCAKES / 杯子蛋糕事件

今天，我聽到學院廣播器裡傳來一個訊息：「Taylor，立刻到士官辦公室報到。」

只要有人被叫去找士官，通常都是因為紀律問題。

所有學員都盯著我看，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什麼。我聳聳肩，因為我自己也一頭霧水，但還是緊張地衝去辦公室。

士官說：「Taylor，行政人員覺得你不是在對她們調情，就是試圖用食物賄賂她們給你好成績。你今天有送她們杯子蛋糕嗎？」

平常我應該會笑出來，但考慮到這個情況的嚴重性，我只能說：「蛤？」

我接著解釋，今天稍早，我在排隊等食物的時候，廚師問我：「你要不要帶些這些杯子蛋糕走？不然我們可能要丟掉了。」

我知道我自己不會吃那些蛋糕，但又覺得浪費可惜。所以我就想，也許學院的女行政人員會喜歡。

於是我請廚師幫我打包好，然後送去給行政人員享用。

士官用一種怪怪的表情看著我，說：「Taylor，從現在開始，整個學院期間都不要再跟行政人員講話。」

我立刻大聲回答：「是，長官，他們不會再有蛋糕了！」

我感覺士官其實覺得蠻好笑的，但他不打算表現出來。

「解散，Taylor。」

THE PEPPER SPRAY / 胡椒噴劑訓練

在警察學院裡，學員會參與各種不同的訓練課程。有冷水求生、防身術、道德課、犯罪現場調查、消防課、醫療課，還有武器訓練。

在我參加的幾個訓練營中，我被電擊過，也被噴了好幾次胡椒噴劑。

被電擊，絕對是我人生中最痛的經驗。電極貼在我脊椎上，整整五秒鐘，就像背上有一台電鑽在狂震。至於胡椒噴劑，有學員說那感覺像是「惡魔在你眼睛裡撒尿」。

今天，就是那個大家最怕的胡椒噴劑訓練日，全班排隊準備上場。因為我的姓總是排在最後，所以我又是壓軸。當最後一個永遠最難，因為你會先聽到前面那些人的尖叫、哭喊、痛苦掙扎。等了幾個小時的焦慮，比真正的痛還折磨。

幾小時過去。

鐵面下士說：「Taylor，該你了。」

我總覺得，因為我體能太好，學院都會特別讓我吃點苦。而且鐵面下士好像還沒忘記我幾週前笑他的事，這次剛好是他報仇的機會。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鐵面下士從一堆用過的噴罐中拿起一罐胡椒噴劑，搖一搖測試裡面剩多少。接著他又換一罐，也搖了搖，還是不滿意。最後他乾脆拿了全新的。顯然他是想讓我好好感受一下。

他給我講解訓練內容：我的臉會被噴滿胡椒噴劑，然後我要逮捕一名鬧事嫌犯。果不其然，我整張臉立刻被辣椒油染成橘紅色。

我靠著腎上腺素完成逮捕，然後疼痛就襲來了。你可以想像切辣椒後不小心揉眼睛嗎？把那種痛放大一萬倍，就是這種感覺（或者說是史高維辣度指數爆表）。

鐵面下士不讓我離開現場，直到我能把眼睛睜開一段時間。但問題是，我的眼睛痛到不行，一睜開，疼痛就更誇張。

我不停地尖叫：「幹，我做不到！」

鐵面下士語氣冷靜地說：「你覺得你能，就真的能。你覺得你不能，那你就真的不行。」

我用手指把眼睛撐開，痛得狂吼。

唯一能稍微減輕痛苦的方法，就是用冰水沖眼睛。於是我在淋浴間沖了一個小時的水。我還得彎著身子站，因為我一開始傻傻地站直，結果辣椒水往下流，滴到胯下，又是一波極限痛感。

這一次，鐵面下士成功復仇了。


42G1
7.760
960 KGS
440 LBS
7 CU.M.
0 CU.FT.

YOU ARE YOUR BROTHER’S KEEPER /

你就是你兄弟的守護者

在錫特卡的準軍事警校裡，每位學員晚上都被強迫打掃整棟大樓。學院根本沒請清潔人員。

早上做體能訓練，從早上八點上課到下午五點。晚餐後有時還有額外的訓練課程。最後結束一天，是讀書和打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區域要清理。我被分配到走廊和廁所——全學院最爛的工作。每天刷那些大男人用過的馬桶，真的像場惡夢。

但也就是那段時間，教會了我一件事。

我決定從此以後，不管是廁所，還是任何空間，我絕不會讓它比我來的時候還糟。

在機場、健身房、商場，只要我經過的地方，我都會想到：總有人得收拾這些爛攤子。要是每個人都自己清理，別人的工作就輕鬆多了。

我不想再當那個讓別人辛苦的人。

GRADUATING THE ACADEMY / 畢業典禮

在經歷了好幾個月的煎熬後，我終於從警察學院畢業。被胡椒噴劑噴、被電擊、參與無數次模擬搏鬥、無止盡的體能訓練與壓力，幾乎整個過程都沒睡過幾個好覺。

Michael Dekreon 士官——我人生中遇過最棒的教官和人之一——授予我全班第一名（valedictorian）的榮譽。

現在，我成為了一名正式認證的警員，是時候回到阿拉斯加偏遠地區，把冒險推向更高峰了。



BACK TO THE ALEUTIANS

重返阿留申群島

THE VILLAGE SHOOTUP / 村裡的槍擊事件

那是週六下午，我的手機響了。

一位來電者驚慌失措地說，有個男人正在對著鎮上的人開槍。

事情的起因是，槍手的妻子帶著家裡最後一瓶威士忌離開了家，男人因此情緒失控，站在他家門廊上朝村民的方向開槍。

由於村裡沒有酒類商店，任何酒都得空運進來。所以當酒喝完了，尤其是週末這種時候，通常要等上幾天才能補貨。這對一些平常就常喝酒的人來說，情緒波動會很大。

那時我還算是剛上任。我知道這個人必須被逮捕，這已經構成重罪，對社區和他自己都是直接的威脅。我也知道如果我打電話回總部，他們會叫我暫停行動、等待支援（畢竟我是一個人）。但最快的支援也要 48 到 72 小時才能到，看天氣狀況而定。如果我幾天內都無法解決這件事，在鎮上的人眼裡我會看起來一點用都沒有。更不用說，如果有人在這段時間內中彈，那責任就全落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打電話給監督我的警官，準備告訴他我不會暫停行動，打算自己逮捕這個人。幸運的是，他沒接電話。我留下語音說

明了狀況，並說了我打算怎麼做。這樣如果事情真的出問題，他至少知道我在哪裡、發生了什麼。

到了晚上，我躲在男子家外的灌木叢裡，透過窗戶觀察他的動向。

我看到他躺到床上，離他的步槍有一段距離。

我心臟狂跳，希望他身邊沒有其他武器。

我衝進房子，撲到他身上，在他還躺在床上的時候把他銬了起來。

他大喊：「為什麼我要被逮捕？」

我說：「因為你拿手槍對著人開槍。」

那醉漢大吼：「那不是手槍，是步槍！」

在學院裡的訊問技巧訓練教我們，誇大罪行有時能引導出更真實的回答。這次我就用了那招。我知道手槍比步槍聽起來更危險，他也因此糾正了我，這就成了我需要的自白。

我把他帶進我那臨時搭建的牢房，用膠合板和木條拼成的。然後我打電話回安克拉治總部，他們下令讓我自己包機，把嫌犯送進城裡。故事從這裡開始變得奇怪。

我們包的飛機是台小型的 Piper Aztec 四人座飛機，大小跟一台車差不多。駕駛坐前面，而我和嫌犯並排坐在後座。這段航程大約要五個小時，飛機上沒有廁所，也沒地方中途停靠。

飛了三十分鐘左右，還在醉醺醺的嫌犯說：「我要尿尿。」

我跟他說：「這裡沒廁所，我們也不能降落，你只能忍住。」

那人開始在座位上扭來扭去，然後大喊：「我真的要尿了！」

我知道我幫不上什麼忙，只能說：「那你就只好尿在褲子裡了。」

駕駛聽到後回頭說：「別尿在我飛機上，我給你個東西。」

他拿出一瓶全新的礦泉水，一口氣喝光，然後遞給嫌犯讓他解決。

過了大概三十分鐘，完全一樣的情況又來了。這次駕駛拿出一瓶運動飲料，叫我跟他一起喝掉一半分擔一下。我只好配合。這樣的過程又重複了幾次，總共用了四瓶。

又過了三小時，我以為這下應該沒事了。沒想到那人又喊起來：「我要尿在褲子裡了啦！」

這大概就是「給老鼠餅乾，他就會想要牛奶」的經典案例。

但我和駕駛已經喝不下更多運動飲料了。此時我們自己都快憋不住。但駕駛知道那傢伙要是在飛機上亂尿會很慘，只好繼續狂灌飲料。

「我要開始尿了！」嫌犯瘋狂尖叫。

「撐住，就一秒鐘就好！」我回喊，知道駕駛正在拼命灌飲料。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就在駕駛還在喝運動飲料的時候，嫌犯像個小噴泉一樣開始亂尿。他不只尿濕了自己，還尿到了駕駛座椅背上，尿四處亂濺。

我整個人貼到右側窗戶上，盡量遠離那場尿災，一邊大叫：「嘿，把你那玩意兒收起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物理現象，但阿拉斯加的小飛機真的會讓膀胱壓力山大。即使你原本沒感覺，一上天飛個幾分鐘就突然急了。

我真希望能說這是我押送犯人搭飛機最糟的經驗，但不是。

SCREAMING INTO THE OCEAN / 對著海洋吶喊

接下來幾個月，我接到了好幾通緊急求助電話，也逮捕了不少人——全都發生在阿拉斯加最偏遠的地區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偏遠的地方之一），而且都是沒有人支援的情況下完成的。

每次逮捕一個人，幾乎都意味著好幾天不能睡覺。我得不斷巡邏，白天晚上都要確認犯人是否安好、有沒有試圖自殘或逃獄。

在逮捕隔天，我會和犯人一起進行電話法庭聽證。但如果犯人體內還有酒精，我們就得再等一天。

這些期間，我可能好幾天無法洗澡或睡覺。犯人的家人也會開車來到警局，對我大聲咆哮，威脅我不該逮捕他們的家人。但這些都是這份工作的日常。你必須能接受被討厭。而只要你以尊重與同理心對待犯人，村民終究會原諒你……只是需要一點時間。

當犯人在我看管下待上幾天，我們通常會聊到不少關於人生的事。我也藉此更了解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庭。我會讓家人送食物來監獄，有時甚至允許他們送來筆電或隨身 DVD 播放器，讓犯人能稍微輕鬆地打發時間。

我想村裡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其實很痛苦地在逮捕他們。我真的很愛這個村子裡的人，我只希望他們都能過得好。但我也有一份責任必須完成。

在電話法庭聽證時，我總是盡我所能幫助村民。我會向法官說明這人其實人很好，只是犯了一個錯，希望能幫他們爭取輕判。有時候，如果我是在夏季逮捕一名漁民，我會請求法官讓他等到夏季漁期結束後再服刑。這樣他們還能趕上那短暫的賺錢時機。

我知道在阿拉斯加偏鄉生活很不容易，而我不想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辛苦。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彼此傷害。

在經歷好幾天沒睡、犯人不斷懇求原諒、家人對我破口大罵後，我會跑到海灘上去清理思緒。一旦跑得離村子夠遠，我會朝著海邊用盡全力地大喊。有時會喊兩三次。隔天喉嚨通常都會沙啞，但這是我唯一覺得能真正釋放負面情緒的方法。

MY SURROGATE MOTHER / 我的代理媽媽

幾十年前，一位來自美國本土的女人搬到阿留申群島，嫁給了 Nelson Lagoon 部落的酋長，從此定居在那個村子裡。她的名字叫 Justine。

Justine 現在大概八十多歲了，但她的行為像是三十歲。她對我比我人生中任何人都還要好。她走到哪裡都會跟別人說她是我的代理媽媽。剛開始我甚至聽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她經常關心我，確保我在村裡有足夠的食物。

有一天她打電話問我是不是要從 Cold Bay 訂食物。我回答：「食物？誰還需要訂食物啊？海鷗滿地都是呢。」

雖然我確定這是玩笑話，但她卻當真了。她驚慌失措地大叫，接著央求我去她家吃飯，還要我去拿她準備好的食物。

我從來不會拒絕 Justine 的飯菜。她總是個好伴，前提是你能忍受她跟她伴侶之間不斷鬥嘴。

她還有全村最完整的 DVD 收藏，我一次會借二十片。真的就是二十片。

我會走進她的 DVD 倉庫，那裡有上百部影片，然後抱著一堆 DVD 疊到脖子出來。她總會大喊：「你他媽的在開玩笑嗎？」

她會坐下來，把我借的每一部電影記下來，然後把「租片清單」貼在她冰箱上。

在阿拉斯加我沒有有線電視，也沒有 WiFi，所以這二十片大概能撐一個月，差不多每天看一部。

有時候我回到家想看一部片，結果發現 DVD 裡面根本沒片。等我把空殼拿回去還給她時，她就會開始審問那片 DVD 到底去哪了。這場景總讓人超詭異，因為我是這個鎮上拿著鑰匙保護大家的人，她卻以為我會偷她的《侏羅紀公園 3》DVD。我實在不懂，但我每次都笑著離開。

我也不太確定 Justine 是不是真的懂 Amazon.com 的運作，因為她常常不小心買到同一部電影的好幾份。

如果 Justine 請我去吃飯，她通常會用一整個垃圾袋裝滿食物讓我帶走，全都分裝在一堆 Tupperware 裡。我不確定這是不是老太太的通病，還是 Justine 的特色，但她永遠都在念我一定要把那些該死的 Tupperware 還給她。

有時我去度假，會打電話回去關心她和村裡的情況。

我會說：「妳好嗎，Justine？」

她會回：「我知道你還欠我 Tupperware。」

VOLCANO LOVE JOY / 火山戀情

阿拉斯加偏鄉是一個非常孤立又荒涼的地方。有些日子或週末，我唯一的互動對象，就是幾隻村裡會跟著我沿著海岸長跑的狗。但孤獨就像其他任何事一樣，我想，人是會習慣的。

有一天，我開車去跑道接機場來的新乘客。剛好那次來了一位女性科學家，要來做一項環境調查。

可能是她第一次坐小飛機吧，因為她下飛機時手上拿著一袋新鮮的嘔吐物。沒人想載剛在飛機上吐過的女生去她的旅館，說實話我一開始也不想。但最後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她。我說：「我可以載妳一程。」

也許這是她第一次來阿拉斯加的偏鄉，或是第一次跟警察搭車，我不太確定。但才開車三十秒，她就突然轉向我，帶著一種緊張的能量說：「我想知道這個村子裡的一切！」

我回答：「妳先冷靜一下，我們先兜個風。」

我的車裡只有一個能接收的電台，外加三張 CD（Counting Crows、Jerry Jeff Walker 和 Sara Bareilles）。當我在給這位科學家導覽村子時，播放了一首歌，她興奮地問：「這是 Sara Bareilles 的歌欸！這是收音機播的嗎？」

我說：「不是，是 CD。」

她接著說：「這是我全世界最喜歡的歌手。你該不會去查我的 Facebook 吧？」

因為她這樣有點暗示我像個跟蹤狂，我用最輕蔑的語氣回她：「小姐，我根本不知道妳是誰好嗎？」

我把她送到她下榻的地方，心裡其實很高興終於擺脫她了。我回家吃了一頓很棒的晚餐——就和我每天晚餐一樣，是河裡抓的鮭魚配上有機米飯。

隔天早上，我到辦公室，結果她就在那裡，等我討論「村子的水質問題」。她對消防栓怎麼運作很感興趣，所以我簡單演示了一下，還讓她看水噴到半空。

那天下午我開放學校的體育館給孩子們打籃球和排球。她也來參加，體驗了阿拉斯加偏鄉社區的運動之夜。村裡的孩子們好像很努力想幫我們撮合，暗示我還單身，還讓我們分在同一隊。雖然有點尷尬，但我們還是玩得很開心。

比賽結束後，我接到 Justine 的電話邀請去她家吃晚餐。只要有機會吃到不是鮭魚和白米的餐點，我絕對不會錯過。

結果我到她家的時候，那位女科學家也在。這時我們已經很熟了，我對她的好感也越來越深。

我們一起吃了一頓美餐，離開時我問她要不要一起去夜遊。她答應了，我們搭著我那台沒有車門的 4x4 Arctic Cat 出發。

我帶她去沙丘越野，然後開到一處能俯瞰河流和海灘的偏遠地點聊天。我把手套給她戴，因為她的手很冰冷。我已經不記得我們聊了什麼，但那是段很深入的對話。

突然，我們看到遠方大約四十英里處的帕夫洛夫火山開始爆發，熔岩噴上夜空。

我們坐在黑夜中的山丘上，看著火山噴發，我心想：「嗯，這大概是人生中最浪漫的時刻了吧。」

所以我轉向她，把她拉進懷裡，吻了她。我們在山丘上激吻到她發現我的手已經凍僵。

我們都冷得受不了，於是決定回我家取暖。

我實在很想泡個澡暖身，所以我建議她穿上我的短褲和 T 恤，我們可以像在泡按摩浴缸一樣（坐在對面）。

她說：「我才剛認識你，才不要跟你一起泡澡。」

我回：「如果穿著衣服、坐對面，那就不算泡澡，是按摩池。」

她回了一句：「然後你還給我一件白 T 恤？」

她太高估我了，我哪有想那麼多。我把白衣服換成黑的。我們在浴缸裡暖了暖身，後來進了房間，整晚到天亮都在纏綿。

她整晚手機不停震動，我猜是朋友、家人，或甚至是男友。我不是通靈師，但我知道她不想接那通電話。

事後她說：「我現在是單身......但狀況有點複雜。」

而我這邊的狀況則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這裡我最好的朋友是幾隻根本不屬於我的狗。我跟她說：「沒關係，就當作一夜的冒險。我不會要妳的電話。」

反正她幾個小時後就要離開這個村子了，我們大概也不會再見面。我明白這個狀況。

那天清晨太陽升起時，我把她送回住處，我們說了再見。

當天下午，我回辦公室處理文書工作，結果她竟然出現在我面前。

我很驚訝，因為她應該早就搭飛機離開了。

她說：「因為火山噴出火山灰，所有航班都取消了一週。」

我說：「哇，那妳卡住了喔。」

她用有點不爽的語氣回我：「你居然沒到跑道去跟我道別？」

她這麼說時我嚇到了，因為早上她明明讓我覺得我們是不會再見的。

但這座火山是我的月老，牠還沒撮合完。

那週我和這位女科學家天天相處、夜夜相伴，建立起浪漫的情感連結。她說那是她人生中最棒的一週。

對我來說，那也是最美好的一週之一。她離開後，我感受到強烈的孤單。

在阿拉斯加有句話：「你不帶女生來阿拉斯加，你在阿拉斯加就不會有女生。」

在這之前，我從沒這麼深刻地感受到孤獨。我知道我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是在孤獨中度過的。但情緒就像海浪，我知道過一陣子我會重新站起來。

DOWN DOG（悲傷的故事）

我在阿拉斯加的工作肩負許多責任。社區的居民對我寄予極大的信任。我是警察下士、消防隊長、緊急醫療應變員、搜救協調員，同時還負責所有其他公共安全事務，包括野生與家養動物的管控。

由於這些社區無法負擔飛獸醫來為動物進行手術，我受訓學習為動物施打疫苗，最令人難受的是，我還負責安樂死那些生病或受傷的動物。這些時刻是我職涯與人生中最艱難的一部分。

某天下午，我接到一位社區居民的電話，他們說家中年邁的狗痛苦不堪。一小段腸子從牠的後方脫垂，村裡又無法提供治療。家人說他們早就在考慮讓這隻狗離開，看到牠的痛苦令他們心碎。

「是時候說再見了。」

我能理解這個家庭做出這個決定有多麼痛苦。所以我請他們將狗拴在門廊邊，旁邊放上牠最愛的食物和保鮮盒。我接著請家人開車去海岸兜個長遠的風，以免聽到任何聲音而受創。

當我抵達他們家時，我把狗牽到田野邊，邊走邊撫摸牠。我稱讚牠，希望牠這一生是幸福的。我總覺得動物都知道即將發生的事，也都已經與它和平共處了。

我與牠相處了一會兒，讓牠放鬆安心。當牠吃著最後一頓餐時，我將手槍抵住牠後腦勺，扣下了扳機。

牠發出一聲尖銳的聲響，隨即倒下，四肢開始快速抽動，看起來就像是在奔跑，奔向天堂。這個動作大約持續了一分鐘左右。我把牠包裹在毯子中，放入一個愛斯基摩冰箱裡，那就是牠的棺木。

當家人回家時，我在門口迎接他們，告訴他們狗安詳地離世了。家人帶著狗的遺體去進行安葬。

我常覺得很奇怪，大家會請我幫忙安樂死家裡的狗，但從來沒人邀請我參加牠們的告別式。不過我知道這樣反而比較好，因為在這種事情之後，我也需要一些時間沉澱自己。

阿拉斯加不是軟弱之人的地方。每當你稍有遺忘，它總會不斷提醒你這點。在這些悲傷的事件中，唯一能讓我感到慰藉的，是一個家庭選擇相信我，讓我陪伴他們的寵物走完最後一程，而我會以最人道、最尊重的方式送牠離開。

村民在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選擇依賴我。因為如果不是我，他們就得自己動手。

這讓我無比悲傷。但也讓我感到驕傲，因為我能替他們扛下這份痛苦。

END OF THE RAINBOW / 彩虹盡頭的黃金

小時候，大人總是告訴我，每一道彩虹的盡頭都有一箱黃金寶藏。但我看到的每一道彩虹似乎都在遙遠的天邊，永遠無法觸及。

所以長大後，我就以為彩虹不過是一種遙不可及的視覺幻象。就算你真的接近它，也永遠看不到它的模樣。

我錯得離譜。

某天，我開著 Arctic Cat 四輪驅動車在沙灘上行駛時，看到遠方海面上有一道美麗的彩虹，尾端落在村莊附近。我心想，開車穿越彩虹該有多酷啊。說不定還會帶來好運！

於是我沿著海岸，朝彩虹的方向開去。

但越接近，我越發現那道彩虹並不是落在村莊，而是直接落在我面前的沙灘上。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彩虹真的接觸到地面。

我越來越興奮，同時也以為彩虹會像往常一樣隨著靠近而消失。但它並沒有。

我就這樣一直開，直到穿越了彩虹。

那懸浮在空中的色彩穿透了我的全身。那一刻就像魔法一樣純粹。

我回頭想再穿一次，但彩虹已經消失了。

我剛剛到底經歷了什麼？

在我來到這裡之前，大家都說搬到阿拉斯加是個錯誤。但這卻成為我人生中做過最棒的決定。

那一刻我明白了，彩虹的盡頭真的有黃金。那黃金，就是勇敢冒險所帶來的金色禮物。



CHILL BEAR / 冷靜熊

我在阿拉斯加常常遇到熊。但今天，我沿著海岸跑步時，在沙灘上看到一個比我見過任何熊掌印都大的腳印。

當地人教我怎麼從腳印估算熊的身高，而我知道這隻熊至少有十二英尺高。知道這隻熊就在附近，我嚇得要命，但我又太好奇了，想看看這隻熊到底有多大。

於是我沿著牠的腳印走了大概十分鐘左右。後來我注意到腳印偏向草原深處。

我雖然敢在沙灘上追熊，但只要進入草原或小丘，我就不敢了。那裡有太多起伏不定的地形，熊可能隱藏其中。所以我想這應該就是我該打住的地方。就在我準備轉身時，我看到草原中有一根倒下的巨大樹幹。我心想：「海浪怎麼能把這麼大的樹沖到這麼遠的草原？」

然後……那根樹幹開始動了。

那不是一棵死掉的樹……那是那隻熊。

熊這種動物啊，就跟人一樣，各有不同的個性。有的熊會被嚇跑，有的會變得兇猛想打架，有的只是好奇想看看發生什麼事。

熊還有個習性，就是牠們會用鼻子來掃描環境。所以那隻巨熊開始站起來，把鼻子高高舉起來聞我的味道。我簡直不敢相信牠有多大隻。

我更不敢相信，我現在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阿拉斯加荒野中，方圓幾英里內沒半個人，就站在一隻超巨大的熊旁邊。

這會是我死掉的那一刻嗎？

我緊張地拿出手機，在牠正準備重新趴下時拍了一張照。然後我開始慢慢往後退，一邊說著：「放輕鬆，大傢伙。」

我趕緊收起手機，手還微微發抖。我準備好了萬一牠衝過來就開槍朝天鳴示警，但我最後根本沒那個必要。我想這隻熊太強壯了，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

牠就繼續做牠的事，而我則是一路倒退著走回家，全身因為腎上腺素而發麻，因為我剛剛親眼目睹了這麼壯觀又神聖的野生動物。

如果每隻熊都有不同個性的話，那我會給這隻熊取個名字……「冷靜熊」。



BIG JOHN, LITTLE JOHN / 大約翰與小約翰

在我們的村莊裡，有一家人姓 Nelson。他們住在 Nelson Lagoon。多巧啊。

有大約翰·尼爾森（Big John Nelson），還有小約翰·尼爾森（Little John Nelson），也就是 John Jr.，也就是 Johnny。

大約翰是你能遇到的最和善、也最強悍的人之一。他一直到七十多歲還在河裡捕魚，一年下來做的苦工，可能比城市裡的人一輩子做的都還多。

我跟他的互動並沒有我想像中的多，但他是個很棒的人。每次我開車經過他，他都會搖下窗戶，用帶點挪威口音的語氣對我說：「嘿，小伙子，你好嗎？」

我們偶爾會在海灘或碼頭邊聊聊天。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心愛小狗的悲劇。他說他們總是形影不離，每次出門他都會讓那隻小狗坐在他腿上一起開車。

但有一天，他讓狗下車在海灘上小便時，一隻禿鷹突然衝下來把狗抓走了。那隻鷹把狗帶到半空中，然後鬆開爪子讓牠摔死。這是禿鷹有時會用來殺獵物的手法，而大約翰親眼目睹了這件事發生在他最愛的寵物身上。

每當村裡的長輩跟我分享這類悲傷的故事時，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成為他們部落的一份子。

有一年，州政府買了一台全新的越野車 Polaris Ranger 給我的辦公室。我知道村裡最需要幫助的人就是 John Sr.

所以我開著我的舊 Arctic Cat 四輪車去他家，把鑰匙交給他。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到他家的那一刻。他原本以為我是來處理什麼警察事件的，因為我之前從沒出現在他家。

當我告訴他我是來送他我那台舊警用車時，他簡直不敢相信。

有人曾經對我說過：「好人會認得好人。」我不確定我算不算在那個名單裡，但 John Sr. 絕對是裡面最棒的之一。

THE BABY SEAL / 小海豹

昨晚這裡遭遇了一場大風暴，潮水高得前所未見。我們住在一條沙洲上，夾在河流和海洋之間，而這場風暴讓海水整個湧進來，越過陸地流進另一邊的河裡。

除了掠食動物和經常出現的時速 160 公里強風，住在這裡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北邊發生地震，出現大規模海嘯，我們整個村莊可能會被捲入海中。

畢竟，阿留申群島正處於環太平洋火山帶，地震和火山爆發是常有的事，要說有天真的發生，也不是不可能。

等風雨稍微緩和之後，我開著車沿著海岸線兜風，看看風暴帶來了什麼破壞，順便瞧瞧是否有什麼有趣的漂流物被沖上海灘。

離村莊大約十五分鐘的車程，在靠近沙洲尾端的小徑上，我看到一隻小海豹，離海岸有好幾百英尺遠。

看起來牠是被昨晚湧進沙洲的海水沖上岸的。如果牠一直困在這麼遠的內陸，最後一定會死掉。幸好，我的 Polaris Ranger 後面有一把大塑膠雪鏟。

我試著只用雪鏟把小海豹鏟起來，但說真的，牠比我想像中的還重。而且牠跳來跳去，我根本抓不住。最後我們只好合作。

小海豹用前鰭努力向前爬，我則用雪鏟從牠身後托起來，幫牠推向海洋。

小海豹真的比你想像的還重。

我們兩個都累了，沿途還休息了幾次。

我很興奮能夠救這隻海豹一命。因為前一晚我才剛看完《冰雪奇緣》，所以在其中一段休息時，我靠近小海豹唱著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nnnnnnnn?”

休息完，我們繼續努力。牠繼續滑行，我繼續抬推。

當我們距離海浪只剩幾步時，我讓牠自己完成最後的路程。

小海豹滑進海裡。

過沒多久，牠把頭探出水面，回頭看著我。我猜牠是還在震驚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也可能只是想說聲「謝謝，再見」。

不管怎樣，我很確定那應該是牠人生中唯一一次被唱迪士尼歌。

我超開心。我剛剛救了一隻小海豹。我開心到爆。那天不管後來做了什麼，都已經覺得這週值了。

幾天後，我又開車沿著海岸巡邏。從遠處看到小海豹不稀奇，通常牠們一看到車子就會立刻跳回海裡。

但這隻小海豹一動也不動。

當我開近一看才發現，這是我上次救的那一隻。但這次，牠已經死了。

我真的很難過。畢竟我和牠曾經共度了一段時光。

我猜那場風暴把牠從媽媽身邊帶走，而一隻沒有媽媽的小海豹，根本活不下來。

所以，說到底，我根本沒能救回牠。

阿拉斯加的荒野不適合脆弱的人，也不適合脆弱的動物。如果你忘了，這片土地會提醒你。

VILLAGE PARANOIA / 村裡的被害妄想

村裡的飛機服務是唯一取得郵件和雜貨的方式。飛機每週二、週四和週六飛來（天氣允許的話）。

油料場經理 Franchini 通常會透過無線電說：「飛機三十五分鐘後抵達，帶有郵件和貨物。」（「貨物」指的是酒和雜貨）

整個村莊的人通常都會開車到跑道上去拿自己的物資。飛機一降落，所有車輛會立刻開到飛機旁邊幾英尺的距離，抓了東西就開走。

我身為警察，必須每天記錄自己做了什麼事在筆記本上。比如，我會寫：「13:49，在跑道巡邏中。」

有一天晚上，一個喝醉的犯人告訴我，村裡的人覺得我在筆記本上記下誰從飛機上拿了酒。

我笑了，對他說：「這個村又沒禁酒，老兄，看來你們是得了被害妄想症喔。」

因為我是村裡的警察，也持有公共建築的鑰匙，比如學校。所以我常常會打開學校體育館，半夜無聊時去投籃打籃球。

不過學校對面有一戶人家，裡面的人晚上特別喜歡「放鬆一下」。

有個村民曾經跟我說，每次我去學校打球，大家都以為我是在進行臥底監視，還會警告其他人：「不要在窗邊喝酒，他會看到你。」

我聽到這簡直笑翻了，因為：一，這村莊酒是合法的；二，Nelson Lagoon 可沒那麼多臥底行動啦。

THE SINKING BOAT / 沉船事件

昨晚，村裡一群漁夫喝得爛醉如泥。

其中一名漁夫在斷片之前，把他船長的船綁得太緊。等他醒來時，正值退潮，船已經傾覆，海水不斷灌進來。

無線電裡傳來求救聲。

我趕到碼頭時，只見一位漁夫正拿著水桶努力舀水，另一位則醉到在海邊狂吐。

大家都很慌，因為這艘價值四十萬美金的船眼看就要報銷了。

我在消防辦公室（也叫「紅色警戒單位」）裡有兩台本田大水泵，平常是用在火災時從湖泊、河流或海洋抽水，然後灑水滅火。

但這次，我們決定反過來操作，把水從船裡抽出來，再噴回海裡。

而身為公共安全負責人，我必須知道什麼時候該冒險使用設備，什麼時候不該。一台水泵是全新的，另一台早就老舊生鏽。在偏遠阿拉斯加，取得新設備極其困難。如果我把兩台水泵都拿出去，其中一台又壞掉或沉船，我就完了。而且村裡萬一發生住宅火災，就會沒得用。

我做出決定，只帶那台老舊的水泵上船，保留那台新的，以防萬一。

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讓舊水泵啟動。那名宿醉、快要崩潰的漁夫問我有沒有另一台水泵。

我說：「有，但我不可能把一台全新的水泵放在快沉的船上，我得留給紅色警戒單位。」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名身上全是嘔吐物的年輕漁夫歇斯底里地回我：「你現在還管什麼紅色警戒？我們這是黑色警戒啊！」

我在緊急狀況中很少笑，但這次真的忍不住。那一刻太不真實了。我，一個孤獨的警察，站在一艘因退潮翻覆快沉的船上，旁邊是醉到吐的漁夫、用水桶狂舀的漁夫、全場都在崩潰，結果有人無心講了一個笑死人的段子。

最後我們用那台舊水泵救回了船，但所有電子設備都被海水毀了，整艘船當季報銷。綁錯繩的那個人讓整個捕魚季節泡湯，船長和船員損失慘重。

但這就是阿拉斯加。

總是在你最沒準備的時候，狠狠給你一下。

WHAT I ATE IN BUSH ALASKA /

我在偏遠阿拉斯加吃些什麼

有好幾年，我幾乎每天晚餐都吃一樣的東西——有機野米配上內爾森潟湖捕撈的紅鮭魚。

有一天，我在村裡遇到一位名叫 Polly 的女人，她問我：「今晚吃什麼？還是鮭魚配飯嗎？」

我嚇了一跳，臉皺成一團，回問：「妳怎麼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啊。」她回答。

夏天的時候，我會大量購入阿留申漁民捕撈的新鮮魚貨。大約一百磅以上的紅鮭魚，四十多磅的鱈魚。每天，每一餐，我都吃阿拉斯加的魚。有時候我會搭配 Annie’s 有機起司通心粉，但大多時候就是單純搭配有機野米。

每次飛去安克拉治，我都會去 Costco 採購，用大箱子裝滿冷凍藍莓和西蘭花。這樣在村裡也能攝取營養。

在阿拉斯加的幾年裡，我開始學習採集可食植物。夏天的時候我會採迷你草莓和鮭莓，也會收集地衣莓的葉子和柳蘭來泡成很特別的茶。不過地衣莓茶有點危險，喝太多會讓我覺得「怪怪的」。說不上來，但就是有種「不太對勁」的感覺。

我也會採野生綠葉來做沙拉，並且慢慢實驗性的吃下，確保不會中毒。我最喜歡的一道野菜沙拉是用一種海灘草做的。某天我甚至在一本高級料理雜誌上看到這種草，簡直不敢相信。

每個月我還會幫一位知名的阿拉斯加科學家布魯斯．賴特（Bruce Wright）蒐集一些靠近碼頭的貽貝樣本，寄給他研究麻痺性貝類中毒。有時我遇到不認識的鳥類或植物，想知道是什麼品種，就會拍照寄給布魯斯。有一陣子他實在太擔心我亂吃野生植物，還特地寄來一本書，裡頭詳列哪些植物有毒不能吃。但那時我早就幾乎什麼都嚐過了。每次試新東西，我都會在吃前幾口後做好心理準備，萬一有劇烈反應也能立刻應對。幸好從沒真的出過什麼大問題。

每隔幾年，會有來自美國本土的獵人飛來這裡「獵麋」（打麋鹿）。但他們只想要鹿角（rack），所以剩下的鹿肉就會分送給村民們。

我大概是阿留申唯一一個偏愛麋鹿肉勝過馴鹿肉（caribou）的人。所以某年村裡把整隻麋鹿的大腿送給我。我在卡車車斗鋪上硬紙板，把麋鹿腿分切成排放入夾鏈袋。由於麋鹿腿實在太大，分切完後我堆出一大堆難以處理的筋膜碎塊。

因為在外面切肉花了太久時間，我決定先進屋洗手休息一下。原本打算等一下再把這些筋膜送去垃圾掩埋場餵狐狸，結果後來就忘了這回事。

幾個小時後，我才想起還沒處理那些筋膜，便趕緊跑去車上，結果發現整堆筋膜都不見了。我想了一下，認為應該是禿鷹偷走的，因為車斗是關著的，只有從上空才能看到裡面的東西。

結果我錯得離譜。

那週晚些時候，我在環境辦公室講了這件事。鄰居 Angie 聽完後大叫：「天啊，原來是你！難怪我家的狗脹氣不動好幾天，我們還以為牠病了！」

我回她：「糟了......那堆筋膜可不少啊！」

THE GOLDEN RULE OF POLICING /

執法的黃金法則

我一直覺得我的執法風格還蠻酷的。我總是奉行「黃金法則」──你希望別人怎麼對你，就怎麼對待別人。

只要沒有人傷害彼此，我通常都會當個和平的調解者。如果有人偷了東西，我會給他一個期限把東西還回去，不然就會有後果。

當漁夫們起爭執時，只要他們沒有語言以外的威脅，我會讓他們透過無線電互罵幾句發洩一下。不管什麼情況，我永遠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大家。

只要我逮捕了某人，全村的人都會知道這絕對是有正當理由的。如果我需要將犯人押送到大城市安克拉治，我會用毛衣或外套蓋住手銬，避免讓他在眾目睽睽下難堪。雖然小鎮的八卦消息傳得飛快，大家最後還是會知道，但這樣至少能幫對方保留一點尊嚴。

有一次，我接到電話，說有名女子報警表示她的男朋友「很暴力」，但她在電話裡不願意說明「暴力」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我趕到現場時，那男的正躺在沙發上睡覺。我碰了他一下，他醉得昏天黑地，根本叫不醒。

我問那位女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說她很生氣，因為男朋友不肯醒來陪她繼續開趴。

我低頭一看，桌上有一大包大麻（當時阿拉斯加的大麻還沒合法）。

然後那女人也注意到我在看那包大麻。

接著我們兩個互看了一眼。

然後她立刻說：「好啦，沒事了，謝謝你的幫忙。」

我走出她家，整晚都笑個不停。

DUI CALLS / 酒駕通報

在阿拉斯加鄉村住了一年後，我自己創了一句話：「只要有喝酒，就一定會開車。」

多年後，這句話演變成：「只要有呼吸，就一定在喝酒。」

所以，我不可能把每個酒駕的人都逮捕，否則村子裡就沒人剩了。既然如此，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

每當我接到有人酒駕的通報時，我會根據對方的年紀，打電話給他的爸媽、老婆或小孩，然後說：「我接到通報說 X 先生/小姐今晚喝了酒還在開車，我現在要穿制服出去巡邏找他們。」

這樣他們就會立刻派人去把那人接回家，好讓我找不到人。

有時候他們會在無線電上用暗語聯絡，有時候直接打電話，有時候那個醉漢會乾脆丟下車走回家。

之後我會開車經過他們家，跟那人說：「今晚就別再出門了，好嗎？我真的不想把你抓去坐牢。」

那個酒駕的人會以為自己成功甩掉了警察，而我只是開心他平安到家，也不上路了。

雙贏。

THE GLASS FISHING FLOATS / 玻璃浮球

二十世紀初，日本人發明了網球大小的玻璃球，作為漁網的浮標。當時的漁民會把這些玻璃「浮球」綁在漁網上，讓漁網能夠浮在海上。挪威人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使用類似的玻璃浮球。因為在那個年代，塑膠還沒被商業化使用，玻璃是唯一的選擇。

這些玻璃浮球偶爾會從漁網上脫落，然後開始它們長達五十到一百年的海上漂流之旅。直到某一天，它們會飄到我們村莊的海灘上。

村民常常在海邊巡視，尋找沖上岸的寶貴漂流物。我總是聽說有人找到這種玻璃浮球，但我自己一直都沒見過。不過說真的，我跑步時都專注在不要被熊或狼獵殺，沒空注意沙灘上的寶物。

我的海灘跑一點都不普通。跑完之後，我通常會坐在自家門廊的椅子上，感嘆自己到底身處世界的哪個角落。雖然外面寒風刺骨，但我剛運動完，體溫還挺高，可以撐個半小時沒問題。

但今天不行。今天刮風又下雨，太冷了。所以跑完步後，我決定開車去海邊看看暴風雨留下了什麼。

我有一個最喜歡的地點，通常會在那裡停車聽音樂，看浪花翻滾。不過今天我剛到那裡，就看到波濤洶湧，前方的沙灘上有東西在閃閃發亮。

我心想：「那是玻璃浮球嗎？」

我從車上跳下來，還有一百英尺左右的距離，全神貫注盯著那顆閃亮的東西跑過去。

「沒錯！」那是一顆晶瑩剔透的青綠色玻璃浮球。我高興極了。

但就在我轉身準備回車上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剛才太專注於那顆浮球，居然完全沒注意到我跑過去的沙灘上，竟然還有超過一百顆玻璃浮球，散落在黑沙灘上。

有些是剛從海裡被沖上岸的，有些則是被海浪捲回去。

我心想：「我沒帶袋子啊，要怎麼把這些都帶回去？」

我四處張望，看到一個塑膠大儲物桶在海浪中翻滾。我等浪把它拋到沙灘上後衝上去搶下來。雖然桶子破了一邊，但總比沒有好。

我那天下午總共撿了大約 140 顆玻璃浮球。太不真實了，像是個尋寶獵人。

我回家後，用肥皂一顆一顆洗乾淨，細細研究每一顆的差異。看來我現在算是半個玻璃浮球古董專家了。

有藍色、綠色，甚至有一顆是黑色的。有些是一體成形的吹製玻璃，有些是分段製成的，屬於比較晚期的版本。有些浮球上有數字、也有日文的符號。有些浮球上還殘留著繩子的日照痕跡，還有一些甚至還綁著原本的麻繩，那是最古老的款式。

我知道這一連串改變人生的冒險，都是從我最初面試那家非營利機構開始的。正是他們把我的資料推薦給公共安全部門，才開啟這段旅程。

所以，為了回饋，我找出當初那家機構員工的聯絡名單，把每一顆玻璃浮球都用氣泡紙包好，寫上每個人的名字，然後寄出。我總共寄出了超過一百顆玻璃浮球。

這些玻璃浮球穿越海洋，比許多人活得還久。想到這些在世界上最洶湧海域中漂浮數十年的玻璃球，竟然比人類還耐撞，這件事總讓我感到敬畏。但，事實就是如此。



THE VILLAGE FUNERAL / 部落的葬禮

上週我去了德州探望我的兄弟們和母親，畢竟我已經好幾年沒見到他們了。

但就在我拜訪期間，我接到電話，說村裡發生了一起車禍致死案件。一名年輕人去世了。

他被拋出翻覆的車輛，隔天早上被一隻狗發現，時已冰冷僵硬。我已經在這個社區擔任多年警官，他們希望我立刻飛回村裡，幫助安撫眾人的情緒。

所以我縮短了旅程，搭上了下一班飛機返鄉。這個村莊就是我的家人，我覺得在他們最痛苦的時刻，我應該在場。

年輕人的葬禮在他祖父 Gunner 的車庫裡舉行。Gunner 的家就在村中央，他有個巨大的車庫，裡面有全世界所有工具。村裡甚至有句話這樣說：「如果 Gunner 沒有這個工具，那你就不需要它。」

葬禮上，大家都來向年輕人致意。我們接著徒手用鏟子挖出墓穴。作為一個每天運動的人，我可以說，在阿拉斯加的冬天裡挖墳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地面還有些結凍。但社區裡的每個人都在努力挖掘，而我穿著整套制服，也和大家一起動手。

這場葬禮成為我人生中另一個強烈的情感時刻。

這不僅是我人生第一次親手挖墳，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真正被這個美洲原住民社區所接納。
從那之後，我經常去看望這位去世少年的祖父母。
某種程度上，我想我是在試著彌補他們失去孫子後留下的空缺。

COMPLEXITY OF THE JOB / 這份工作的複雜性

當我逮捕了村裡的修車工，整個村就開始開玩笑說：「祈禱你的車別拋錨。」

當我逮捕了送暖氣燃油的人，我就得自己幫家裡加油。這聽起來也許沒什麼，但事實上我得開一輛 1950 年代的老舊加油車，沒有煞車、巨大的排檔桿、沒有車頂也沒有擋風玻璃。冬天開這玩意兒在路上跑，真的會讓你覺得活著。

我曾在短時間內三度逮捕同一位村民，因為他違反了法官的命令。結果他家人警告我，若再踏進他們的地盤就開槍。幾週

後，他們家失火了——一塊還在燃燒的木炭被丟出窗外，結果滾到了他們房子底下。為了救火，我衝進屋內，拿著斧頭砍開地板，好讓我能從下面噴灑滅火泡沫。

火熄了之後，我得去診所用霧化器治療吸入過多煙霧。坐在那裡、嘴上含著霧化器的時候，我開始想：「這工作還真是奇妙。幾週前我還是這家人的仇人，今天卻因為拿斧頭砍他們家的地板而受到讚美。」

這份工作的複雜性真的是獨一無二。有時今天被討厭，明天被感謝。有時今天被喜歡，接下來幾週都會被討厭。

THE NEW HIRE / 新人警官

這週我們聘請了一位新警官，派駐到阿庫坦（Akutan），阿拉斯加的一個社區。

這位新進人員湯姆剛從軍中退伍，他曾是位醫護兵。在偏遠的阿拉斯加地區任職，總是一場賭注——很多人一上任沒多久就辭職了，有的甚至幾天內就放棄。

荒野阿拉斯加的生活非常艱苦，很少有人能真正接受這種生活方式。

曾經有一位前白宮特勤局特工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搭機抵達村莊，下了飛機，看了一眼四周，馬上又搭原機飛回美國本土。

我當時已經做了五年，是這一區處理案件最多的警官，因此成了新進人員詢問案件和程序問題的主要對象。

我主動聯絡了湯姆，告訴他如果有任何問題，不管白天黑夜，我都會幫忙。

湯姆後來的確有打幾次電話給我，不過他比較少問警務相關的事，反而更好奇我是怎麼在年紀輕輕的情況下，在阿拉斯加這種偏遠地區獨自生活那麼久。

我見過不少聲稱永遠不會離職的警官，隔天就遞出辭呈；也看過天天喊著要辭職的人，一做就做了好幾年。

所以我對湯姆說：「幾乎每個在這裡做這份工作的人，都是一天過一天地撐著。」

幾週後，湯姆再次來電。

這次，他聽起來很沮喪。他接著解釋，有人在漁場加工廠自殺了。

阿庫坦是全美最大的漁產品加工廠所在地，也是全球第二大。

湯姆說，那位自殺者把繩子套在脖子上，另一端綁在床腳，然後從三層樓高的窗戶一躍而下。那張床因此也被拖動，結果繩子在提供張力之前多了六英尺的長度。

這多出來的六英尺力量大到直接把那人頭顱拉斷了。湯姆告訴我：「我在軍中當了二十年醫護兵，從來沒經歷過這種事——親手把人的頭撿起來放進袋子裡。」

我能感覺到他話語裡的痛苦與震撼。

有些工作壓力極大，唯一能讓人承受下去的方法，就是把幽默帶進那些本不該有笑聲的地方。

湯姆常會開玩笑說起金·凱瑞電影《阿呆與阿瓜》裡的一句話：「我們的寵物頭都掉了，我們得離開這個鬼地方！」

在那起事件不久之後，湯姆離職了。誰能怪他呢？

WOLVES / 狼群

在阿拉斯加多年的生活裡，不管是野外奔跑還是穿越山地，我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面遇過一隻狼。

有位長者曾告訴我：「這才是正常的。你不會看到狼，是狼看到你。如果你真的看見了牠，那可能已經太遲了。」

村裡總有關於狼群如何聰明狩獵的故事。

人們會告訴我，如果我每天同一時間外出跑步，狼會記住我的作息。有個關於阿拉斯加女老師的故事，她每天早上跑步，最後就是因為狼群掌握了她的時間而喪命。

甚至還有狼群會派出發情的母狼進村，引誘雄性家犬出來，然後再進行獵殺的說法。

我總是盡量沿著冰冷的海邊跑步，以防萬一被狼群伏擊。這樣的話，我至少還可以跳進水裡，再從水中開槍反擊。陸地上我可能沒有優勢，但在水裡，我占上風。

根據季節不同，我會選擇不同的裝備。如果最近熊活動頻繁，我會背著 GunRunner 背包裡的戰術霰彈槍跑步。我經過訓練，可以瞬間從背包抽出霰彈槍。通常第一發是散彈，後面幾

發是單體彈。如果我那天想跑快一點，我會直接手持手槍跑步。

但如果我手持手槍時正值熊季，村民都會提醒我：「那種小槍根本攔不住熊，記得留最後一發給自己。」

每當有人發現狼足跡時，他們就會打電話給我說：「小心點，最近有狼出沒。」

我總是回答：「會來惹我的狼，大概是活膩了。」

他們每次聽完都會笑。

THE STOLEN GUN / 遭竊的手槍

今天有一位來自美國本土的城市男子搭機飛來，準備面試我們村裡的護理師職缺。

他是個高大的中年男子，從未來過阿拉斯加，更別提偏遠的阿拉斯加。他說自己一輩子都住在都市裡，但夢想有一天能生活在大自然中。

這位城市男跟我大聊他收藏的昂貴槍枝，也許他以為我是個槍械專家，想借此打動我。但老實說，他說的那些槍我一支也沒聽過。

當天傍晚，我接到旅館老闆甘納的來電，說這位「城市訪客」因為槍被偷而快要崩潰。

我穿好制服開車前往旅館。

當我抵達時，那位來自本土的男子正焦躁地在門廊上來回踱步。

幾小時前還興致勃勃的訪客，現在滿臉驚慌。

他一見我下車，立刻衝上來，用顫抖的語氣說他的昂貴手槍和一罐鮪魚罐頭在房裡被偷了。

他用最高音問我：「這裡常發生這種事嗎？」

我不確定他是擔心槍拿不回來，還是怕今晚會有人拿那把槍來對付他。但他真的很慌。

我要他先回房休息，然後開始展開調查。

這正是我喜歡這份工作的地方——像拼圖一樣解謎，試著看能不能勝過嫌犯的心機。

我先問旅館老闆甘納，男子入住後是否有清潔人員進過房間。他說沒有。

接著我問，旅館裡是否還有其他房客。他說有一位，是來修飛機跑道的。

調查時，我總是盡量蒐集足夠的資訊，因為知道越多，嫌犯就越難撒謊。

這次有兩樣東西被偷：一把手槍和一罐鮪魚。我知道槍會被藏得很好，但希望嫌犯對罐頭會比較隨便。這就是我先要找的關鍵證物。

我敲了嫌犯的房門，客氣地說想進去聊聊。

進房後，我立刻走向垃圾桶，看到上面放著那罐被偷的鮪魚罐頭。我沒有馬上說什麼，但我心裡已經知道是他了。

我問他是不是偷了隔壁房客的槍。

他當然是否認。

接著我問他，那罐鮪魚怎麼會在他房間的垃圾桶裡。

嫌犯的說法堪稱經典：「可能是有人先闖進那個房間偷了鮪魚，再闖進我房間吃掉。」

我把這情境重述了一遍：「你是說，有人先闖入別人房間偷了一把槍和一罐鮪魚，再闖進你房間只為了吃罐頭？你認真？」

他也知道這說法太扯，開始緊張起來。

因為牽涉到槍支，又沒有其他支援，我立刻給他上了手銬。

嫌犯允許我搜查房間，結果我在浴室裡找到了那把槍。

我把小偷送進像紙板搭建的臨時牢房，然後打電話通知城市男，他的槍已經找到了。

出乎意料地，那位城市男說他不想提告。他說：「我只想拿回槍然後離開阿拉斯加。」

嫌犯預計隔天就要離開，但問題是旅館老闆拒絕再接待他。由於村裡只有一家旅館，我給了他兩個選擇：去飛機機棚過夜，或睡在我的牢房裡。

嫌犯選擇了機棚。

我從不帶私人情緒辦案，總是盡量尊重受害人與嫌犯。因為我自己也不想在人生最低潮時被貼標籤，所以我也不輕易評論別人。

我知道機棚夜裡很冷，就給了他幾條緊急毯子，還想著如果他會偷罐頭，八成是餓了，所以又給了他幾包軍用口糧（MRE）。

我開車送他到機棚，祝他晚安。

至於那位來自美國本土的城市男，他應該再也不會踏進阿拉斯加了吧。不過，他肯定帶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

THE SAME JOKE AGAIN / 老掉牙的笑話

關於阿拉斯加與夏威夷，美國大多數學校地圖的比例都不太正確。夏威夷通常被畫得比實際還大，而阿拉斯加則被畫得比真實小了好幾倍。

在阿拉斯加，每當有人問我從哪裡來，我回答「德州」時，常常會聽到同一個笑話：

「你知道如果把阿拉斯加切成兩半會怎樣嗎？」

而我因為已經聽過無數次，只能無奈地回：「德州就會變成第三大的州了。」

但這個笑話其實很貼切地說明了阿拉斯加有多大。更誇張的是，整個阿拉斯加州的總人口還不到一百萬。憑藉這樣的廣大土地和稀少的人口，阿拉斯加實至名歸地被稱為「最後的疆域」（The Last Frontier）。

在阿留申群島，夏季的日落可能在凌晨兩點，而如果你當天飛到安克拉治，日落可能是晚上十一點。雖然時間沒變，但日落時間卻可以相差三個小時。這就是阿拉斯加真正的巨大規模。

THE ALASKA DENTIST / 阿拉斯加牙醫

阿拉斯加偏鄉地區沒有資金聘請常駐醫生和牙醫，所以醫師通常一年只會來一兩次，每次待一週左右。

這週，一位美洲原住民牙醫來到我們村裡，而我剛好需要洗牙，所以我預約了下午的時段。

當我躺在牙科椅上，牙醫正在檢查我的牙齒時，無線電突然傳來聲音：「有一隻熊正衝進村裡。」

我告訴牙醫我得先去確認情況。

他告訴我他有合法狩獵執照，而且打算為了熊皮去獵殺牠。

雖然從法律上來說，他確實有權獵殺這隻熊，但我還是希望這隻熊能平安離開村莊。

不過，牙醫和一位村民合作，還是在熊逃出去之前將牠射殺了。

那晚，牙醫與牙醫助理 Sven 一起清理熊皮。而因為當時天色已暗、我又負責保護村民安全，我便巡邏該區域，以防有其他動物趁機襲擊。

我開車經過與牙醫和 Sven 聊天時，注意到那隻熊已經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也沒了毛皮。我知道阿拉斯加人通常不吃棕熊肉，但我無法忍受這隻熊只是為了皮而死的想法。

於是我戴上卡車裡的醫療手套，從熊的胸口割下一塊暗紅色的肉。因為我當時沒有任何保鮮盒或塑膠袋，只能用手拿著，然後把手套反套過來包住。

我接著想把熊心也帶回去吃，希望能與阿拉斯加野性融為一體。

但要把熊心從主動脈中割下來非常困難，就像是在切厚的塑膠水管。

當我終於割下熊心並將它捧在手中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熊的心臟有多巨大——跟美式足球一樣大，但重得多。

我卡車裡沒有地方可以放熊心，只能將它丟在卡車後車廂裡開車回家。路又顛簸，熊心在車廂裡來回撞擊，發出巨大的聲響。可見那顆心有多重。

我回到家時已是深夜，外頭一片漆黑。牙醫打電話來說：「你要改天再洗牙嗎？」

我回答：「最好現在就做一做吧。」

他說：「好，那來吧。」

就這樣，那晚我和一個身上沾滿熊血的牙醫，一起進行了牙齒治療，我自己身上也都是熊血。這裡是阿拉斯加，真的是野得可以！

看完牙後我回家準備料理熊肉。

村裡消息傳得快，很快我就接到 Justine 的電話：「拜託你不要吃熊肉！」

她苦苦哀求了我十分鐘，說吃熊肉會得寄生蟲病。她還說如果我餓了，她可以做自製披薩給我吃。

我告訴她，我會很高興接受她的披薩，但我還是會吃熊肉。

我先將熊肉切塊，放進烤箱烤熟，之後再加橄欖油和香料煎炒。

第一口我很緊張，Justine 的話還在我腦海裡盤旋。我咬了一口後等了一會兒，喉嚨沒事，胃也沒異狀，我就繼續吃了幾口。熊心口感像橡膠但味道不錯，胸口的肉纖維較粗、味道差些。我幾乎吃光了，只留下一小碗想要與村民分享。

隔天中午，我將熊肉加熱後，開車送去社區中心分給村民。

我聽到大家的評語：「不錯耶」、「嘿，還挺好吃的。」

當我給了環境辦公室的鄰居 Mark 一塊熊肉時，他正咀嚼著，突然電話響了。他接起來，電話那頭是診所的護士 Melinda。他開擴音讓我也能聽見，結果就在他吞下熊肉的一瞬間，Melinda 說：「別吃熊肉，他們會感染旋毛蟲症！」

Mark 的臉瞬間變得慘白，驚慌地回應：「天啊，你打來晚了一秒，我剛吃下去了。我會沒事吧？」

我在 Nelson Lagoon 從沒笑得那麼開心過。我知道我已經把肉徹底煮熟，不會有寄生蟲。

多麼特別的經歷啊——我這個來自都市的白人，竟在阿拉斯加的美洲原住民部落煮熊心請大家吃。

也因此，西阿拉斯加的一位原住民長者給了我一個美洲原住民的名字，發音像是「Juh-Hi-Yack-Eek-Ja-Kook」，意思是「熊心」。

我可以自信地說，那很可能是村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人吃熊心。



ST GEORGE ISLAND / 聖喬治島

在我造訪過的所有阿拉斯加奇特地點中，位於普里比洛夫群島的聖喬治島不僅是最偏遠的，也最像童話故事。

聖喬治島有著相當獨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俄羅斯的海豹皮毛貿易。而原本駐守島上的警員因為要長期休假，所以上級請我去頂替幾個月。

我以前已經走遍了大部分的阿留申群島，但從未去過普里比洛夫群島，一直很嚮往。所以我答應了。

當我抵達聖喬治島時，我完全被那景色震撼。這座巨大島嶼上長滿綿延的草原山丘與誇張壯麗的峭壁，讓人屏息。前幾天，我花時間探索整個島嶼，沿著鋸齒狀的懸崖健行，看見棲息的海鸚鵡，那是我以前只在 Whole Foods 的麥片盒上見過的鳥。

而且正值海豹繁殖季，雄性海豹會在岸上爭奪地盤，與其他雄性搏鬥，看誰能贏得最佳位置。最後佔據最好地盤的雄性就能擁有一整群母海豹繁殖。我會走到懸崖邊，看著成百上千隻海豹在下方嬉戲。簡直就像活生生的探索頻道紀錄片。

頭幾天，我真心覺得我可以在聖喬治島住一輩子。這裡有登山路線和跑步山徑、豐富的海洋生物、野生馴鹿群，還有我看過最奇特的鳥類。

我會沿著黑沙灘奔跑，看著海豹騎著浪滑行。村莊中央還有一間迷人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我每天都會和村裡的長者們一起玩遊戲。這裡就像夢境，甚至勝過任何度假勝地。

然後......霧來了。

我以前就聽說過，聖喬治的濃霧嚴重到飛機一個月都降落不了。我原以為這是誇張說法，但就像阿拉斯加的很多故事，看似誇張，其實只是殘酷的事實。

前一週我熱愛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霧厚到連伸出手都看不到指尖。再也沒有陽光、沒有海洋、沒有鳥類，也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雖然你還是能整天聽到海豹「汪汪」叫。

天氣好時的聖喬治像是一座無人踏足的夏威夷小島；但當濃霧降臨，整座島就像史蒂芬金的小說《迷霧驚魂》。

聖喬治還有個特色——一棟造價百萬美元的公共安全大樓。那是我在偏鄉阿拉斯加第一間看到真正牢房的地方，有鋼鐵門。建物還設有車庫，裡面有一輛大型消防車、一輛救護車、一台

像沙灘車的 Polaris RZR，以及一台來自日本的電動本田機車。因為我知道這可能是我在阿拉斯加唯一一次有這種選擇，我選擇用電動機車巡邏。

在聖喬治的幾個月我接到幾個警察勤務，但最特別的一次，是某天早上，一位美洲原住民長者打電話請我到她家「幫忙」。

我到她家後，她說：「你可以幫我去海邊提一桶海水回來嗎？」

我一臉困惑地回：「妳要幹嘛？」

她回答：「我需要一桶海水，不能說為什麼。」

這種請求並不常見，但在偏鄉阿拉斯加，幫助鄰居是日常，更何況她是長者。我心想「好吧，何妨？」

因為日本機車沒法載水桶，我改開卡車前往村裡最低點，走到海邊打了一桶新鮮的海水。

當我把水送到她家時，她道了謝，但仍拒絕透露原因。我只覺得：「這地方真奇妙。」

那天晚上，那位原住民長者又打電話叫我去她家，說要給我一個驚喜。原來，她想為我接風洗塵，煮一頓小海豹肉。而我提

回來的那桶海水，就是用來煮海豹肉的。照理說，非原住民是不可以吃小海豹肉的，我自己也其實不太想吃。但她為了我準備了一整天，這是她特別的迎賓禮，拒絕的話反而會顯得不尊重。再說，誰要來抓我？是我自己嗎？？？所以我還是吃了那塊黑色的海豹肉，與這位長者共進晚餐。

飯後，我準備離開時，長者說：「你連鰭都沒吃，那才是最好吃的部分。」

我一邊走出門，一邊笑著開玩笑說：「我有勤務啦，下次再吃，今晚真的很棒！」



AKUTAN ISLAND / 阿庫坦島

我坐在直升機副駕駛的位置，低頭透過透明的機殼往下看，腳下是浩瀚的海洋。

阿庫坦島是阿留申群島上一座美麗的火山島，形狀像個巨大的錐體，地形幾乎沒有任何平坦的區域可以建飛機跑道。所以，要到阿庫坦島的人，得先搭飛機飛到一座無人島的長跑道上，再從那裡轉搭直升機抵達目的地。

我這次來阿庫坦是為了參加醫療訓練並在村裡工作幾週。但我腦海裡只想著一件事——要爬上那座海拔 4,275 英尺的壯麗山峰。那座誇張的山像是在挑釁我，「敢不敢來挑戰我？」

和 Nelson Lagoon 不同，阿庫坦完全沒有掠食動物。不用擔心熊、狼，甚至刺到豪豬的腿。我簡直爽翻了。

島上沒有為我準備住處，所以我住在鎮上的小牢房。晚上，我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看《終極警探》，一邊望著窗外的海面和漆黑中航行的船隻。那晚我過得很愉快，看著經典電影，在這麼奇怪的地方。

不過，阿庫坦最奇怪的地方是貓。我第一次在偏遠阿拉斯加看到野貓，而且牠們看起來都很憂鬱。我永遠忘不了，有次經過

一戶人家，看到一隻貓坐在門廊上，被雨淋得透濕，一動也不動。我從沒看過貓對水這麼無感。更奇怪的是，只要牠往旁邊挪個幾公分就能避開雨淋，但牠完全不在乎，臉上寫著：「愛怎樣就怎樣。」

隔天，我滿心期待出發去爬火山。

山的左邊是積雪，坡度平緩；右邊沒那麼多雪，但角度比較垂直。我選擇了右邊那條路。

起初還算順利，一路攀爬，一段六到十二英尺的陡坡後接個四英尺的小平台，這樣一節一節往上走。我原本以為這樣可以一路爬到山頂，但大約離山頂一百英尺的地方，我碰上死路。左右都沒路，腳下是懸崖。

問題來了——原路下山太危險了。

往上爬一段段的牆看似沒事，可往下走就像自殺。一旦摔一節，後面會連環摔下整座山，死定了。我開始慌了。

我坐在懸崖邊，思考自己的選擇。我背包裡有無線電，遠方還有艘大船。「要不要呼叫求救？也許直升機能來吊我？」

剛上任一週就出事，好像還挺可愛的。但我已經工作好幾年了，還要人來救，這我吞不下這口氣。

所以，我靜靜地坐了三十分鐘。

我冷靜下來後想好計畫。如果能順利下四、五節，就能橫移到積雪那邊。於是我開始像史上最小心的人，一吋一吋往下挪。

每下一節我就停下來喘口氣，再繼續下一節。六、七次之後，我成功繞到積雪區。我本來想放棄，但山對我說：「別放棄。」於是我繼續前行。

終於，我站在山頂，俯瞰整個阿留申群島。我拿出手機自拍影片，邊搖頭邊笑，心裡想著：「天啊，我差點死了。」

我背痛欲裂地走回村裡，剛好趕上上課。課堂上，大家一如往常地坐著聽講，我卻腦袋一片空白，只反覆想著：

「天啊......我差點死了......但沒人知道。」

UNALASKA / 烏納拉斯加島

阿拉斯加最有名的地名之一是「荷蘭港」，這是一個漁港城市，位於烏納拉斯加島上。

烏納拉斯加在美國歷史上相當重要，因為它是美國唯一曾在戰爭中被外國敵軍佔領的地方。整座島上到處都是沉沒的碉堡，還有設在懸崖上的舊炮台，甚至還有戰時士兵騎乘遺留下來的野馬。

我們常常每年會去烏納拉斯加接受訓練，而這座島總有幾個必然的特色：第一，風速經常超過每小時 80 公里，有時甚至破百；第二，飛機航班總讓人頭暈目眩，經常取消。不過這也不令人意外，畢竟阿留申群島被稱為「風的誕生地」。

有一天，我在烏納拉斯加島的風中跑步，風速超過每小時 190 公里。說是極限挑戰一點也不為過。我從未在這麼強的風裡跑過步，感覺就像在水中掙扎，每一步都得用盡全力；但順風時，我幾乎不用跑，只要雙手平舉，風就會推著我往前走，腳只要跟著滑動就好。

那天，我爬上了一座山，在一個碉堡裡躲避強風。那週晚些時候，有人告訴我這樣做是違規的，但我猜那天風實在太大，根本沒人敢出門阻止我。

隔天風勢緩和，我又走入山區，想找找看傳說中的戰馬。我帶了些芹菜和紅蘿蔔作為和平的見面禮。

沒想到，我真的看到六匹馬在遠方的苔原上吃草。牠們在阿拉斯加的荒野背景下顯得格外壯麗。

有三匹棕馬和三匹白馬。我慢慢地走近一匹棕馬，牠鼻子上有一條白色的條紋。當我靠近時，我注意到這匹馬應該從未被照料過，牠的毛又長又亂。

我遞了一根紅蘿蔔給牠，輕輕摸了牠的鼻子。就在那一瞬間，我才真正理解「野馬」的意思。那匹馬突然開始激烈地打量我，不只是牠，其他幾匹大馬也快速靠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馬幫。

牠們一點也不開心。

我要是說我不怕，那一定是騙人的。我當下真的嚇壞了，被幾匹野馬包圍，牠們根本不在乎我帶了食物，只是在意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這裡。

我慢慢地退出包圍圈，讓牠們安靜地待著。我想，野生的阿拉斯加苔原馬大概是這世界上最硬派的馬了，而我，也曾經短暫地近距離接觸牠們。先是平和，接著是驚恐。



A SEA OF DOGS / 一片海狗海洋

阿拉斯加是個奇妙的地方，有著各種超酷的動物。有一天，我搭機返回尼爾森潟湖村莊時，看到一頭鯨魚從海面躍出。我立刻向機師示意，他便駕駛飛機盤旋，距離海面不到十五公尺。我們只繞了一圈，鯨魚又再度從水中一躍而出，讓我們看得一清二楚。這對機師來說應該也是難得一見的景象，因為他轉頭看我，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好～～酷～～喔！」

春夏季節，只要你盯著海面看一分鐘，就很可能會看到鯨魚噴出水柱。我一直想買件潛水衣到海裡游泳，但當我看到一隻鮭鯊被沖上海灘後，我知道我在海裡永遠無法安心游泳了。鮭鯊就像大白鯊的迷你版，雖然不是小很多，但也是鯊魚。

虎鯨比較罕見，但每年我都會看到幾隻在「海角」附近游動。如果背鰭又長又細，那是公虎鯨；若是較矮寬，就是母虎鯨。

每次我沿著海灘跑步時，總會看到許多海豹把頭伸出水面，好奇地看著我在做什麼。有時一趟跑下來可以看到上百隻牠們。牠們是村莊最常見的動物，簡直就像一片濕漉漉、好奇心旺盛的海狗海洋。

夏天時，村裡的草原鼠會努力進食，把自己吃胖，好為冬天在地洞裡冬眠做準備。到了夏末，看牠們肥嘟嘟的模樣總是讓我大笑。有時候我會看到一隻胖嘟嘟的草原鼠發現我來了，然後拚命地扭動屁股、左右擺動，試圖擠進洞裡躲起來，畫面超好笑。

我在阿拉斯加的飯廳有一扇大窗戶，正對著滿是綠色長草的丘陵。窗外總是飛滿海鷗和白頭鷹，就像一個活的螢幕保護程式。有一年，我還親眼目睹兩隻白頭鷹的交配儀式：牠們飛在空中緊緊纏繞著彼此，做出華麗的空中翻滾動作。起初我還以為牠們在打架，直到某天看了 BBC 的動物紀錄片，才發現原來那是「愛之舞」。

每年我還會看到絨鴨、黑海番鴨、鸊鷉，甚至還見過世界上最快的動物——遊隼。當我沿著海灘開車時，常會有上百隻濱鷸群像音樂合奏般圍繞著我的車飛翔。

還有一種鳥叫雷鳥，靠吃漿果維生。冬天時漿果會發酵，雷鳥吃了會變醉鳥。有時候牠們醉到人走近牠們都不會飛走（雖然我從沒伸手摸過）。

有一年感恩節，我受邀去一戶人家吃晚餐。我問主人：「我們吃什麼？」

他說：「皇帝雁。」

我嚇了一跳：「欸，那不是瀕危物種嗎？」

他淡定回答：「不是在這裡，在這裡牠們到處都是。」

THE HEROIN CASE / 海洛因事件

今天，我接到通報說有一名乘客帶著海洛因準備進入我們村莊。

據說有人在 Cold Bay 機場的廁所裡，意外看到一名男子正在注射毒品，於是通知我，這個人正搭飛機來我們這裡。

我在跑道邊等著飛機降落。年輕男子一下飛機，我就詢問他是否同意我搜查他的行李，他點頭同意。其實，就算他拒絕，我也會扣留行李並申請搜查令，不過這樣當然省事得多。

我執行警務時，始終把「尊重」放在第一位。這是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原則。

即使這名男子被懷疑攜帶毒品入境村莊，我也不希望他在全村人面前丟臉，所以我問他希望我在眾目睽睽的跑道邊檢查行李，還是到我辦公室私下進行。他選擇了跑道。

為了維持他的隱私，我請了一位村民把卡車開到一旁當作遮擋，替他擋住其他村民的視線。

這名嫌疑人坦承他攜帶了一些毒品自用，並說他正在努力戒毒。他說自己注射的是可卡因，而不是海洛因，並表示願意主動交出毒品。

當時開始下雨，他找不到毒品放在哪個包裡，所以我們決定一起開車回我的辦公室。

到辦公室後，他翻遍了自己的包，把針頭和用具都交給我。但那小袋毒品還是找不到。他把自己的口袋都翻了，連鞋子和襪子也脫下來檢查。他接著說，他是在機場廁所裡注射的，但因為有人走進來他慌了，

「也許我忘在廁所了，或是我太緊張把它沖掉了，我不記得了，當時真的很嗨。」他說。

很多警察常說：「只要他們在說話，就一定在說謊」，但那天我是真的相信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這麼配合，就算真的找到了毒品，我也會直接把它沖掉，再給他一個警告。我相信他是真的想戒毒，我希望能支持他，而不是打擊他。

身為一名駐在偏遠村落的員警，我更在意的是阻止毒品進入社區，而不是靠逮人來立功。我在意的是人們的健康與快樂，而不是破案的績效。

我只希望這個村莊的人，能夠健康、平安，過得幸福。

THE BIG FIRE / 大火災

在阿拉斯加，所有被稱為「垃圾」的東西都會被燒掉。輪胎、保麗龍、紙箱、塑膠，無論是什麼，一律送進焚化爐燒掉。另一種處理方式就是丟進海裡，所以焚燒垃圾基本上是標配。

每週有幾天是「焚化日」，居民會把垃圾載到焚化爐，然後由村民負責燃燒。操作員會先確認風向，因為只要一點點火星飄進村裡，整個村莊就可能燒光。

Nelson Lagoon 夏天的草高及腰，冬春之際則變成乾黃枯草，長到膝蓋。這裡經常颳大風，如果火勢從乾草延燒、又順著風往村子方向吹，村莊就有可能整個被燒掉。

所以說，焚燒垃圾時的風向至關重要。

這天晚上風速超過 160 公里 / 小時，風向剛好背離村莊。某人竟然沒去焚化場，而是自己點火燒垃圾。火勢瞬間蔓延整個海岸，把天都照亮了。

問題是，風開始變了，火竟然慢慢往村子方向燒過來。

我在村裡當了這麼多年警察，唯一能真正放鬆的時刻，就是中午趴在沙發上小睡片刻。每天早晚我都得保持警覺，因為任何時候無線電裡可能會傳來尖叫聲、或是電話響起。沒接電話的話，就會有人來拍你家門。

我每天都會在腦中演練應變方案。沒有一天例外。

如果有人從碼頭掉進海裡，我會跳下去嗎？還是拋救生圈？要不要穿著救生衣一起游過去？我必須脫掉防彈背心，否則會沉下去，那靴子呢？該不該脫？

如果飛機在跑道上墜毀，救護車能不能進場？還是得整區撤離，因為跑道旁邊就是燃料站？

如果收到海嘯警報，又不能及時飛出去，我們該不該把整村人載上船？冬天怎麼辦？這附近有夠高的地形能躲嗎？

火災，是我腦中最常出現的場景，也是最怕發生的事。我知道強風下火勢會蔓延多快。如果我處理不好，不只會讓整村毀滅，還可能害死許多人。我不想背負那種失職的罪感。

所以我製作了全村消防栓的地圖，每年春秋都會檢查一次，確保都能用。哪間屋子著火，只要看地圖就能知道最短的出水路線。

乾粉滅火器根本擋不住這種野火，我們的泡沫也只夠救一棟房，但我們有水、有消防栓。

唯一的問題是，要用到水，火勢就必須燒得很靠近村子。除非漲潮，這樣我們就可以用 Honda 抽水機從河裡抽水，但今天並不是這種情況。

我決定動用「紅色警戒單位」的設備，把最靠近村外的消防栓接上水管，灑水濕潤草地，讓火燒到那裡就滅。

無線電裡，村民們開始大喊。

有個女人尖叫：「你怎麼還不做點事！」

另一個女人吼：「警官，做好你的工作！」

還有個男人也咆哮：「快出動紅色警戒！」

甚至比較理性的村民也冷靜地說：「嘿 Taylor，這火燒得越來越近了。」

整個天空都被照得像戰場一樣，我能理解大家的恐慌。

我拿起無線電，用最平靜的語氣說：「一切都在掌控中。如果失控了我會通知大家。」

我知道這句話沒什麼安撫效果，但我只在意一件事——解決問題。而我有完整的作戰計畫。

火燒得很近，但終究沒燒進村裡。凌晨兩點左右，我拿起無線電說：「火滅了，大家今晚可以安心睡覺。」

結果，之前在無線電裡吼我「做好你工作」的那位喝醉的女人，馬上又跳出來說好話了。

她在無線電裡大喊，讓整村人都聽見：「你是百分之百的男人！」

我笑了笑，心想：「我需要放個假。」

WHY I HAD TO DUCT TAPE A MAN ON AN EVA AIRLINES FLIGHT TO ASIA /

為什麼我在長榮航空飛往亞洲的航班上必須用膠帶綁住一名乘客

我一個人住在阿拉斯加偏遠的村莊，負責所有的公共安全工作。這份工作讓我一年七天、一週二十四小時都得隨時待命。六個月沒休息過後，我終於決定要放自己一個假。我上網搜尋旅遊地點，看到柬埔寨的吳哥窟被評為年度最佳國際旅遊景點。

我打電話給我的總巡官說：「老兄，我真的得離開這裡一趟了。」

他很體諒地說：「你可以出發了，好好享受吧。」

從我在偏遠村莊搭飛機前往西雅圖就得花上一整天。經過長時間舟車勞頓，我準備搭乘長榮航空從西雅圖飛往台北的 13 小時航班，終於能好好放鬆一下。

當時是跨年夜，我坐在緊急出口的走道座位，前方有超過八英尺的腿部空間。這是我六個月來第一次可以安心地不怕任何人打電話來找我處理突發事件。

飛機起飛幾個小時後，機上廣播開始尋找醫護人員前往機艙前段。兩位女士迅速跑向前方。我心想：「太好了，希望她們受過良好訓練，可以應付眼前的狀況。我繼續看電影吧！」

我看了《火星救援》、一部勇士隊奪冠的紀錄片、還有一部關於德國最大室內海灘的奇怪節目，接著睡著了。到底睡了多久我也不確定，可能 10 分鐘，也可能 30 分鐘。

突然之間，在距離太平洋上空五萬英尺的 777 客機上，情況變得緊急。

一名台灣的空服員把我們整排乘客叫醒，慌張地說有緊急情況，我們必須立刻移到前面的座位。

我當時以為是不是有人需要平躺休息，我們得讓出座位。

於是我們三人移到「豪華經濟艙」。

但我剛坐下沒多久，就聽見我們原來那排座位傳來一些呻吟聲。

我回頭看，然後看向空服員。她用肢體語言示意我幫忙，看得出事態嚴重。

我趕回我的座位，只見一名男子正被扶到地上，我原以為他是心臟病發，結果他突然激烈地反抗。

我馬上問：「這是醫療緊急事件還是治安事件？」

一位空服員大聲回答：「警察！」

我立刻把那人壓制在地上，空服員趁機把他的手反綁起來。

當時我以為他是恐怖份子。

我向機組人員表明我是美國的執法人員，他們請我協助看守嫌犯。

我把嫌犯帶到機艙前段，他不願安分坐下。

我對他施加壓力，他開始尖叫：「我知道你在幹嘛啊啊啊你在按我的穴道！」

綁住雙手又繫上安全帶後，情況似乎稍微穩定，機組人員開始安撫其他乘客。

我坐在嫌犯旁邊，腦海中開始猜想這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聞到他嘴裡有濃重的大麻味（事後證實他是在廁所裡抽大麻）。

我想：「哦，也許他只是因為在飛機上吸大麻被抓，沒什麼大不了的。」

他轉向我說：「老兄，可以幫我抓一下眉毛嗎？」

我回答：「我不會幫你抓眉毛。」

然後他開始在機艙裡大吼：「我要殺了所有人！」

他還喊出許多難聽的性字眼，完全不適合在飛機上講。

我告訴他如果再不冷靜，等到了台灣就會被逮捕。

他回答說他不在乎，說台灣監獄裡有人會給他冰毒。

他開始抽搐、試圖用頭撞我（後來我才知道他之前請我抓眉毛，是想藉機咬我或用頭撞我）。我這才意識到，這不是普通人，是個徹底瘋狂的精神病患。

他不斷威脅要殺人，踢打機艙牆壁，恐嚇整機的乘客。我告訴空服員必須把他用膠帶綁住，封住嘴巴。

飛機還有 6 個小時才降落，不能讓這瘋子繼續騷擾乘客。

台籍空服員說：「不行，我們不能封住他嘴巴。」

結果這名瘋子立刻又尖叫：「我要殺光你們啊啊啊啊啊啊！！」

我們彼此互看一眼，我說：「妳最好問一下機長。」

幾秒後她回來，什麼也沒說，只拿著一大卷白色醫療膠帶（看起來像膠帶，但黏性比較弱）。

我找了兩名美國人幫忙。計畫很簡單。

第一名美國人偷偷坐到嫌犯後排，一個暗號，他就從後方拉住嫌犯的頭。

第二名則從前面壓制他的雙腿。

我用膠帶把他的頭黏在椅背上，再綁住雙腿，最後封住嘴巴，只留鼻孔呼吸。

完美執行，安靜成功。任務完成。

我開始調查情況，原來之前的「醫療緊急廣播」就是針對他。那兩位女性不是醫生或護士，只是醫學生。她們的建議是給他兩顆安眠藥，讓他在飛機上「活動一下」放鬆。

我簡直不敢相信。

我訪問了其他乘客，有人說他曾撞擊浴室門、揮拳打了一名女性，造成臉部瘀傷與擦傷。

他整趟飛行都在試圖掙脫束縛，用牙齒咬膠帶、吼叫詛咒，我整整用膠帶重貼了好幾次，幾層封住嘴巴聲音才降低。

飛機終於降落。當所有乘客經過這位被封成木乃伊的瘋子時，台灣警方將他押送至精神病院。

在下飛機之前，約有十位空服員擁抱我，感謝我救了這趟恐怖航班。他們送我兩大袋零食和一套機上睡衣（他們大概能送的就這些）。雖然我只打算背包旅行，但我還是欣然收下（後來我將這些物品贈送給我旅途中遇見的貧困家庭）。

我向台灣警方遞交報告，也轉給美方機構，包括嫌犯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我還向長榮航空提供安全建議（機組應有一人訓練處理暴力狀況、別給鬧事者酒喝、提升拘束設備品質等）。

回程在曼谷機場，長榮航空一位高階經理親自到櫃檯迎接我，表達誠摯謝意。他們給我一張外交官級「尊榮通關卡」，讓我免排隊通過安檢與海關，還升等到商務艙睡眠艙。極致奢華的

體驗！鵝絨棉被、頂級睡衣、可全平躺的床位、美食佳餚，服務無微不至。

到達西雅圖後，長榮的區域經理送我一份禮盒：內含手寫卡片、一盒巧克力與一支高級水晶筆。

這些升等與禮物是感謝的象徵，但我最開心的，是當我離開飛機時，台籍空服員們擁抱我，流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

我沒有主動拍照，不希望成為焦點。不過我還是偷偷拍了一張照片作紀念。



THE BEACH PATIO / 海灘露臺

當我從假期回來後，聽說村子裡有位女士情緒非常低落，因為她所有的孩子都離開村子，到其他城市上大學或寄宿學校去了。

她覺得非常孤單。而在阿拉斯加偏鄉，孤獨是一種真實到骨子裡的感受。

所以我決定今天暫時脫下警察帽，戴上「村民帽」。

那年夏天早些時候，我在自己家後方的沙灘上建了一個露臺，放上幾張椅子，鋪上石頭小徑，好讓我可以在日落時分坐著欣賞海浪。

我的辦公室還有幾張多的椅子，我就拿了幾張，到那位女士的家。接著我花了一整個下午，為她打造了一個和我家一樣的沙灘露臺。

我把這份禮物送給她，向她表達她並不孤單。她感動得哭了，滿懷感激。

因為阿拉斯加偏遠地區的自殺率非常高，我請她向我保證：她不會傷害自己，或者如果她真的有這樣的念頭，一定要先打電話給我，我們可以聊聊。

有時候，人只是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他們並不孤單。而在小社區生活，意味著你真的有機會，在別人的生命中留下正面的影響。

THE MOMENT OF MY LIFE / 我生命中的那一刻

今天，是改變我人生的那一天。

過去八天裡，我不斷收到村民報告說有一頭討厭的熊在嚇人。

每天早上，我都會醒來聽到新的投訴：一頭熊正在騷擾村民，破壞窗戶、爬上卡車，對人類完全無所畏懼。

這頭熊先是在海岸那邊闖入一戶人家搜刮食物，現在牠學會了封閉的房子裡有好吃的東西，甚至可能有熊特別愛的狗糧。

任何把人類房子跟食物聯想在一起的熊，我們都叫牠們「壞熊」。牠們已經被制約成了危險的動物。

有一晚，這頭熊（我們這篇故事就叫牠「這頭熊」）爬上了我鄰居 Ray 的車。Ray 朝牠開了幾槍警告射擊，但熊根本不為所動。

Ray 是在村子裡住了一輩子的老人，他說這是他第一次遇到開槍或製造聲響都嚇不走的熊。他還說這頭熊在他發出聲音後甚至還更靠近了。

這真的是一頭「壞熊」。

隔天晚上，John Jr. 一走出他家的門廊，就發現這頭熊正在等他。Johnny 當場被嚇到，抓起欄杆上的刀丟向熊，然後趕緊衝回屋裡。

Justine 隔天早上發現自己家前門和窗戶上有熊掌印。另一位善良的長者 Laura 告訴我，她活了七十年，從來沒看過像這樣有問題的熊。

我心想為什麼這頭熊幾乎騷擾了所有人家，卻沒來過我家。但今晚，我和牠終於會碰上。

阿拉斯加的鄉村生活真的很棒。夏天時我會打開窗戶睡覺，因為家裡沒有冷氣，而外頭有白令海的海浪聲，還有海鷗和鳥兒的清晨鳴唱，真的很舒服。

我最近開始跟一位在假期旅行時認識的女孩交往，這次她決定來偏鄉阿拉斯加看我。

清晨四點，我們倆躺在床上熟睡，周圍一片漆黑。

突然，一聲巨響把我們都驚醒了，整棟房子劇烈震動。

就像宙斯把一台台冰箱丟到我木造的房子一樣，那聲音就是這麼震撼。

我猛然睜眼，大腦瘋狂轉動著，試著搞清楚這聲音從哪來。我馬上想到村裡有頭「壞熊」，而這種巨大聲響絕對不是人類能發出的，除非是一台卡車撞進我家。

女友尖叫問我：「那是什麼？」

我立刻從床邊拿起我的 .45 手槍。

房子震得像要散架，我以為那頭熊已經闖進家裡了。

感覺就像熊衝破了我家前門，正在屋裡亂衝亂撞。

我開始盤算我們兩個怎麼從窗戶逃出去。

我安慰她說：「沒事的。」但其實我自己也沒把握。

如果牠真的衝破了那扇厚重的前門，那我那薄如紙板的臥室門根本撐不住。而且我也知道，即使我朝熊開槍，它在腎上腺素的作用下，還是可能把我撕成碎片。

所以，這真的到了最危險的地步。

燈還沒開，我手持手槍從臥室窗戶往外看，從左掃到右。就在這時，我和熊四目相對。

我們相隔不到六英吋。熊近得可以咬下我的臉。時間彷彿靜止，我們在黑暗中凝視彼此。

我本能地扣下扳機，手槍幾乎貼著牠的鼻子。

槍口火光讓我瞬間失明了。那兩三秒鐘我什麼都看不見。

那兩三秒像是永恆。我感覺接下來可能會被熊狠狠揮打一記。

我的視力開始恢復。30%、70%、然後完全恢復。

但我沒有看到熊。牠不見了。但我聽得見牠。就在窗戶外。

我的女友此時坐在房間另一角的地板上，渾身顫抖。畢竟，我才剛剛在房間裡開了一槍，而我們幾秒前才被巨響驚醒。

她陷入了震驚狀態，不停發抖。我自己雖然腎上腺素飆升，但還算保持冷靜。

女友想站起來，我立刻喊道：「是熊，別動！」

她發出一聲細細的驚叫，隨即癱倒在地。

我聽見熊在窗外掙扎，喉嚨裡傳來血水哽咽聲。

聲音持續了一會兒，或許是一分鐘，也可能更久。但我腎上腺素太高，完全沒辦法判斷時間。我只知道那頭熊倒下了，但熊有時會成群結隊出沒。

我仍不覺得安全。

我跟女友說我要去查看整棟房子，她卻懇求我別離開。

我沒有聽她的，帶著手槍和手電筒快速檢查了整個屋子。

屋內一切正常。

我深吸一口氣，然後回去安慰她，保證她可以立刻搭飛機離開阿拉斯加。我知道這對她來說是一場極度創傷的事件。

我隨即用無線電通知全村，開槍的是我，我已經把那頭熊打下了。

我們倆都無法再次入睡，腎上腺素仍在飆高。

我腦中不停重播我與那頭熊四目交接的那一刻。只要牠一爪子朝我揮來、或一口咬下我的頭，我就完了。

大約早上十點或十一點，我們睡了個午覺。醒來後我走出門，發現熊不見了。牠就這樣消失了。

熊的屍體完全不見。

我知道這不是夢，但我還是懷疑：「難道是夢？不可能吧。」

我是不是瘋了？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村民為了表示感謝，在我們小睡時，已經把熊的屍體「推」進了海裡。

隔天我騎車到海灘，看到昨天那頭熊正被海浪捲走。

我走近這頭我昨天打下的熊，向牠致意。

海水把牠身上的血沖乾了，牠看起來極其美麗。我看著牠的眼睛，觀察那個彈孔。子彈從鼻頭軟骨穿入，直接打中腦部。就一槍，結束了一切。

這場遭遇並不平和，但至少這頭動物沒有受太久的苦。

如果沒有監視器畫面和目擊證人，沒人會相信這故事。你去問問任何一位阿拉斯加人，有沒有聽說誰能用一把手槍、在近距離、一槍擊斃一頭熊。我想你很難找到第二個人。

我女友後來把那顆彈殼做成項鍊，直到現在她還留著。

在那之後好幾個月、甚至幾年，我有時會手握手槍睡覺。

我寧願這件事從未發生，但它發生了。

而這頭熊的個性，我會形容為......「怒熊」。



SERGEANT STRIPES / 我的中士晉升之路

這些年來，我參加了各種訓練課程，成為了寒冷水域生存、防衛戰術、去升級技巧、電擊槍、偏鄉消防，以及自殺防治的講師。

我在阿拉斯加各地為警察授課，也曾擔任新進人員的輔導教官（TAC officer），並在公共安全學院擔任青少年輔導員。

我曾在一場公共安全高峰會上擔任主持人，與公共安全署署長同台，連續多年沒有任何紀律處分。這個時候，我得到了中士的肩章。

也是在這個時間點，我決定接下北極的任務。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從事公共安全或警察的工作。小時候，我從沒說過長大後想當警察或消防員。

多年前，我本來是申請醫療職位，結果意外踏上了這段冒險人生。這些年一路走來，有高潮也有低谷，很多次我都想放棄。在偏遠的阿拉斯加獨自生活真的很艱難。我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費人生中最精華的時光。

當我的朋友們在開趴、約會、建立家庭時，我則是背著散彈槍奔跑，努力不被野獸殺死。那感覺就像我活在另一個宇宙裡。

我很愛在阿留申群島和普里比洛夫群島的工作。這些社區的居民是我的朋友，有些甚至像家人一樣。但阿拉斯加幅員遼闊，我也想體驗北極生活。

我猜村民們真的很喜歡我，因為他們幫我辦了兩場歡送會。

那是一次充滿情感的告別。在這些原住民部落裡，外來人不常被接納。我們曾一起爭執、吃飯、過節，甚至一起挖墳。

但是時候離開了。

因為村民們早就習慣我把車卡住或迷路時打電話求救，所以我離開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句話是：

「北極那邊雪更多，代表我會更常騎雪上摩托。如果我卡住了，你最好接電話，John Jr.」

THE ARCTIC

北極

ARRIVING IN THE ARCTIC / 抵達北極

當我在冬季最嚴寒的時節走下飛機時，北極的氣溫是華氏零下四十度，這是我人生中體驗過最寒冷的天氣。第一個感受到的就是呼吸變得困難，吸氣時鼻腔內部竟然感覺像是結冰了一樣。

作為一名駐北極的警佐，我的第一站是一個原住民村莊，人口大約五百人。上一位駐村警官是被村民趕出村的，據說他們甚至試圖殺了他。

而我在這裡的任務只有一個……維持和平。

沒錯，又是我一個人。

FIRST ARCTIC CALL / 我在北極的第一次勤務

電話響了，一位報案人說有名男子被刺傷了。

我立刻穿上靴子，跳上我的 Polaris Ranger 趕往現場。

在北極小鎮開車就像進入一部世界末日的電影。房屋的窗戶被砸破並用木板封住，門被踹壞又草草修補。冬季完全沒有陽光，高大的樹木上終年積雪，完美呈現阿拉斯加恐怖故事的背景。

我開著車在鎮上尋找那位據說被刺傷的男子。

我在診所外面看見他。他的嘴流了大量的血，上唇破了一個大洞，大到可以塞下一顆星爆糖或一枚硬幣。

我走向他問：「我的天啊，你怎麼了？」

男子說他女友拿了一台巨大的 Tonka 玩具卡車砸他的臉。

我當下心想：「她肯定得進監獄了。」

我們一起等護士開診所門。男子接受治療後，我便前往和他的女友談話。

當我走近她的住處時，門廊的燈是關著的。

我敲了門，裡面有好幾位女性。

我請那位女友出來與我談談。

她同意了，然後坦承自己確實用玩具卡車砸了男友的臉。

這時另一名女性走出來問我是否會將她的朋友帶走關押。

我解釋根據阿拉斯加的家庭暴力法，這種情況我必須逮捕施暴者。

這名第二位女性隨即打開了門廊的燈，然後說：「那他對她做的事呢？」

燈一亮，我震驚地看到原本隱藏在黑暗中的女友臉上布滿瘀傷。

這位女性解釋說，她的男友拖著她的頭髮從樓梯上拉下來，還用腳踹她。

她身上到處都是瘀傷。情況瞬間逆轉，原來真正的受害者是女友，而她只是出於自衛。

我訪問了所有目擊者並記錄他們的證詞。

之後我回到診所，逮捕了剛縫完臉傷的男子。

護士對我逮捕這位病患感到不滿，但我毫不在意。

男子當晚被收押，隔天送往科茲布（Kotzebue）。

我在北極的第一個案件相當黑暗，但接下來的事情會更加黑暗。

THE BROKEN WINDOW / 破窗事件

在我第一次北極逮捕事件的隔天，我正在警察宿舍裡跟我弟弟講電話。

我們聊著聊著，我走過窗戶旁邊，然後「砰」的一聲，窗戶碎了。

我不確定是不是有人朝我開槍打破窗戶，所以立刻抓起我的槍，衝出屋外查看有沒有人埋伏。

我的手機放在防彈背心口袋裡，我是戴著耳機跟我弟講電話的，所以這一切他全都聽見了。

我弟緊張地說：「剛剛發生什麼事？你還好嗎？」

我回：「可能有人朝我家窗戶開槍，我在外面看看有沒有人。」

他說：「你瘋啦？趕快回屋裡去！」

我平常不太跟我弟講電話，但這是他第一次親身體會我現在的生活有多瘋狂。
結果後來證實，是有人丟了一顆石頭砸破了窗戶。
算是一顆來到北極的「歡迎石」吧。

FEAR / 恐懼

恐懼是一種很有趣的情緒。因為當你把它拆解後，其實只剩下兩個元素：時間和選擇。

當我和熊面對面時，根本沒有恐懼。不是因為我無所畏懼，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時間」去感到害怕。

當我接到危險的警察勤務時，恐懼也往往缺席。不是因為我多堅強，而是因為我「必須」出勤。現實是，我從來沒有「不去」的選項。那些身陷危難的人仰賴我，沒有退縮的空間。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什麼英雄，但我一直都做好犧牲的準備。

BIG BILL AND BIG COURAGE / 大比爾與大勇氣

凌晨三點，外頭一片漆黑，還下著大雪。突然，有人猛烈敲打我前門，邊敲邊大聲喊叫，像是遇上了殺人現場。

我獨自一人住在北極村的公共安全小屋裡，所有窗戶不是被封死就是被換成了壓克力板，因為早已被討厭警察的居民砸壞了。

我穿著睡褲拿著槍去應門。

門外是一名男子，他大聲說有個叫「大比爾（Big Bill）」的人，身高六呎五、體重超過三百五十磅，嗑了藥，正在攻擊人。他說大比爾打了他一拳，還打算揍他女朋友。

我聽過關於大比爾的傳聞。他是整個北極地區最大隻的男人之一。如果那男人說的是真的，我就得逮捕大比爾，因為這牽涉到家暴。

我告訴他我會穿好衣服馬上處理。

當時我在這座偏遠村莊完全孤立無援，無線電根本無法使用，因為我們太遠了。最近的支援可能要等到隔天白天，而且還得看天氣。

外頭溫度約零下四十度，雪還在下，這幾天已經下個沒完沒了。

我走出屋外，想啟動我的 Polaris Ranger 四輪車，結果發不動。

我轉去試著發動雪地摩托，也啟動不了。

眼前發生的緊急狀況讓我別無選擇，只能用走的。我知道如果最後需要逮捕大比爾，沒車根本是場惡夢，但我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夜走在雪中的聲音。

因為這幾天大雪不斷，雪深已經到了我的膝蓋。我的腳每一步都要先撥開鬆雪，發出「沙沙」聲，接著腳落地時在下層結實雪地上「喀喀」作響。

我的腎上腺素瘋狂飆升，我試著激起自己的怒火，以備萬一真要開打。我在心裡不斷重複，「你是個該死的戰士，Taylor，你可以的。」

我深呼吸幾次，擺出最堅定的臉，然後敲了門。

有人喊：「進來吧！」

我走進屋內，看到大約十個人坐在不同的沙發和椅子上。

這屋裡八成有不少槍。我很緊張，但我表面保持冷靜。

我請大比爾出來談談，因為我不想在屋裡被九個人圍毆。

大比爾站起來，身形龐大得嚇人。

我已經準備好「開打模式」，就等信號。

大比爾看著我。

我以為他會推我、揍我，或者落跑。

但他都沒有。

我們對視幾秒後，他突然哭了出來。

我心中鬆了口氣，但沒表現出來。

我感覺這事應該可以和平落幕。

我問他基本的問題，他否認打女友，但承認打了那位來敲我門的男子。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嫌疑人願意配合，我也會以同樣態度回應。

我告訴大比爾，如果他女友證實沒被打，他就不會被逮捕。如果被揍的那個男人也不提告，那今晚這事就算過去了。

在阿拉斯加，家庭暴力是強制逮捕的案件。但如果是朋友之間打架，就不一定。

我後來單獨與大比爾的女友談話，她的說法與他一致。她看起來也毫無受傷或驚恐的跡象。

而那個報警的男人，果然說他不想提告。我知道如果他真的提告，可能會招致村民更多的報復，不如就此作罷。

我是法律，但這裡仍有無法無天的報復機制。

在偏遠阿拉斯加，每家每戶都有好幾把槍，隨便擱在角落。過去曾有員警被伏擊殺害，未來也會繼續發生。所以每一次出警都像走鋼索。因為沒有備援，我只能靠自己活下去。

當我走在風雪中回家時，我對自己感到驕傲。我從沒想過退縮。這念頭從未閃過。如果我為了保護別人而受傷或喪命，那我覺得也是一種光榮的死法。

就像尚康納萊在《鐵面無私》中說的那句話：「上帝憎惡懦夫。」

RUNNING DOWN THE FUGITIVE / 追捕逃犯

這週初，我收到消息說村裡出現了一名通緝犯。更糟的是，這人過去對警察有暴力紀錄。法官已下令禁止他進入這座村莊，所以他現在的存在又多了一條重罪。

我接到的命令很明確——找到他，並將他逮捕。

這幾天來，我翻查多間民宅、頻繁巡邏整個村莊，找尋這個通緝犯。有時他會從後窗逃跑，讓我來不及追。有時候，村裡的小孩會故意說錯方向，讓我找不到人。就這樣，貓捉老鼠的遊戲持續了好幾天。

但今天，我終於與他正面接觸了。

我接到家屬的電話說，這人剛剛攻擊了自己的父母。我終於有了確切位置，而且還多了一項加重罪名。

當我抵達他家時，我看見他站在外頭。

他一看到我就開始逃跑。

他跑得很快，但我知道我更快。我馬上展開追逐。

這名逃犯有幾項優勢。他比我熟悉地形，也沒像我一樣身上帶著十五磅的裝備（警用腰帶、防彈背心等等）。

當他從房屋後方穿越或爬到建築物下方時，我必須放慢腳步，小心有無埋伏。但只要他直線奔跑，我就能逐步拉近距離。

我一邊奔跑，一邊拿著電擊槍，試著讓兩個雷射點對準他的身體，好發射電擊。但我跑得太快，難以瞄準。

我的視線死盯著他背影全力狂奔。

在視線的下方角落，我注意到前方有個水坑。我決定直接踩過去。但那並不是水坑——那是個三英尺深的洞，裡面灌滿水，還有木頭結構在裡面。

我整個膝蓋撞上那木頭結構，整個人陷進水中，濕透了。逃犯趁機逃走。這是我當警察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失敗。而且我的膝蓋開始腫脹瘀青。

我對自己非常失望。

我讓那人逃了，還把自己弄傷。雙重失敗。我知道這人不會乖乖就範，而我現在受傷，根本無法再追人，他贏了。

這下我連警察任務都沒法接了，村裡還有個瘋子在外遊蕩，我卻一籌莫展。

就在這時，我接到另一通電話......

有人報案說，那名男子現在醉倒在某戶人家的後院。我心想，「天啊，如果我動作夠小心，也許還能挽回這場敗局。」

我躡手躡腳地繞到屋後，盡量不發出聲音。

我發現那傢伙躺在一台雪上摩托車座椅上，面朝天睡著了，離我大約五十英尺。

我的膝蓋很痛，我知道如果他醒來再逃，我一定追不上。所以我悄悄爬近他。當我接近到能動手的距離時，我決定先從他的腳下手——我悄悄地將手銬扣在他腳踝上。

「喀啦、喀啦、喀啦」——每一聲手銬卡入聲都讓我更興奮，我快要贏了。

腳銬扣好後，我立刻站起身，將他的手也銬住。我知道我贏了。

那人猛然睜眼。

我臉上帶著大大的笑容，只說了一句：「嘿，你被逮捕了。」

他一開始還沒意識到自己雙腳已被銬住，試圖跳起身逃跑，結果臉朝下摔進泥土。

這或許不是正規程序——從腳下手銬住一個人——但這招管用，而整個村莊也因此更安全了。

LIFE IS WAVES / 人生如浪

人生本身就是一種波動。想想大自然中的現象：聲音、光、水——這些東西都是以波的形式在移動。而我們生活中發生的好事與壞事，也同樣以波動的方式出現。所以，我們的情緒自然也是起起伏伏，潮起潮落。

人們常說：「不要太高興，也不要太沮喪。」但這樣的話，又怎麼能真正「活在當下」呢？

我因為追捕通緝犯時膝蓋受傷，有一陣子無法跑步。對我來說，戶外跑步讓我的世界變得更大，也讓我的心靈更開闊。當我不能跑步時，就像牆壁一點一滴在我身邊合攏，把我困住。

但情緒，就像自然一樣，是一陣陣來的波浪。跌到低谷之後，遲早會再次回升。

THE TRIFECTA / 三重危機

今天，無線電中傳來一起 ATV（全地形車）翻覆的通報，地點在機場跑道那裡。

我立刻驅車前往現場，看到一位小女孩躺在碎石地上，周圍圍滿哭泣的人。我讓大家退後，檢查女孩的呼吸情況。她還活著，但已經完全昏迷，應該是頭部重擊。我必須儘快把她送到診所。

我打電話給診所，但護士說她不會開救護車，因為那是左駕手排車。於是我讓小女孩平躺在我車子的後座，另外讓一位婦人坐在旁邊照看她，我親自把她開到診所。

到了診所後，護士開始急救小女孩，同時打電話叫空中救援飛機（Medivac）——她必須被送往美國華盛頓州的醫院，看起來應該是腦部外傷。

但沒多久，我又接到通報，說飛機無法降落，因為有個男子在機場跑道上來回走動，一邊說著想要自殺。

我心想：「太誇張了吧。」

而當我正準備處理這件事時，第三通電話又來了：有人報案有一起家暴事件，有男子正在毆打女性。

也就是說，我現在同時面對三件緊急狀況。用醫療用語來說，就是必須「分級處理」。

最重要的當然是那名小女孩。而跑道上的男子正是阻礙她獲得救命醫療的障礙。所以我馬上趕到跑道，準備和那位男子對話。

平時我總是盡量保持得體和尊重，但這次情況緊急，飛機就在頭上盤旋卻無法降落，沒辦法再講求太多。

我開車靠近那位男子，他正在脫衣服，我對他說：「兄弟，我知道人生很艱難，但我們得想想這個小女孩。」

他不斷大喊：「逮捕我！逮捕我！」

照理來說我本來可以這麼做，但我是這個村子裡唯一的警察，也同時是唯一的看守員。我不能一邊關他進牢房，一邊又去處理家暴案，同時還要確保那女孩能安全上飛機。這根本不可能，當下我壓力爆棚。

我告訴他：「你覺得你現在日子難過？如果因為你擋住飛機，讓那女孩死掉了，你覺得你會更好受嗎？」

他回我說：「我不在乎。」

我就回他一句：「我不希望你自殺，我其實也喜歡你。但如果你真的堅持要死，就別自私，去別的地方。」

他整個愣住了，沒想到我會說這樣的話，但這確實讓他清醒了一點，他最後走離了跑道。

我確認小女孩安全登機之後，立刻驅車前往報案的住家，把那位家暴男逮捕入獄。

那女孩最後活了下來，想自殺的男子也沒有尋短見，打人的男子也被收押。

我很希望說，這是唯一一次遇到這種「三重危機」，但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其實在這份工作裡是常態。

THE AURORA / 極光之夜

住在北極地區，最令人興奮的事就是騎著雪上摩托車，在剛下完雪的山坡上巡邏。冒險刺激，卻又寧靜如詩。自然與生命，在這裡達到完美的平衡。

在我待在北極期間，我和當地原住民社區的女主席成為朋友。她是位美麗的伊努皮亞特女性，嬌小得像個小仙子，但內心無比強大。

她曾答應我，有一天要帶我進森林裡，騎雪上摩托車走只有她知道的祕密小徑。

那幾天連續下雪不斷，而這一晚終於迎來久違的晴空。

她打給我說：「今晚天氣好，出發吧，你準備好了嗎？」

「當然啊！」我興奮地回答。

我們騎著我的雪車一起離開村莊，衝進了林間。那感覺實在太棒了——穿越窄窄的雪道，兩旁是高大的聖誕樹，一切視野都被密林包圍。

我是駕駛，她緊緊地抱著我。積雪太厚，騎車的感覺很難用言語形容。

平常騎雪上摩托車會感覺是在平地上滑行。但一進入厚雪裡，那角度幾乎變成 120 度，車頭高高翹起。感覺像在水上騎水上摩托，一點控制感也沒有。車頭太高，幾乎看不到前方的路。

我想放慢速度，但她在我耳邊喊著：「快一點，不然會卡住！」

那時候我覺得整台車像失控一樣自己在走。左晃右晃地閃避樹木，彷彿它有自己的意志。我其實有點害怕，但她卻一直笑，開心得不得了。我心想：「她知道我們快撞上樹了嗎？」但她毫不在意，也許是信任我會保護她。

穿出林間小徑、樹木消失之後，我終於能重新看清四周。我已經精神快耗盡了，於是停下來休息一下。她從雪車後跳進厚厚的雪裡，一跳就陷到腰部，整個人像消失了一樣，笑得不可開交。

那一刻，我看到一個與自然完全融合的人，那畫面真的很美。

我把她從雪堆裡拉出來，我們找了個平坦的雪地，一起躺下做雪天使。我們身上的雪衣保暖又厚實，身體一點也不冷，反而就像躺在雲端一樣舒服。

我們仰望天空，牽著手，欣賞著極光。

我在阿拉斯加這麼多年，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北極光。只有阿拉斯加最北部的地區才有機會見到這種現象。

整片天空像被點燃一樣，霓虹光舞動著自然的節奏。以前我只看過照片，從不知道那些光會在空中跳舞，我以為只是靜靜掛在夜空。這種動態的光舞讓我完全震撼。

那是一個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刻。

但別誤會，我的手上還是握著槍，或是把槍放在我旁邊，以防突然有狼群靠近。這就是阿拉斯加的荒野——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但你永遠不能完全放鬆警戒。

阿拉斯加，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地方。

而那一晚，

那個魔幻的夜晚，

是我整趟北極冒險中最美的回憶。

THE FACE STABBING / 臉部刺傷事件

今天我接到一通報案電話，說有人臉被刺了。

我心裡想：「喔喔，又來了。」

上次接到持刀刺傷的報案，結果只是被一台 Tonka 玩具卡車砸臉，所以我很好奇這次會不會又是虛驚一場。

我走近案發住家，敲了敲門。

一名男子開門，嘴裡流著血，臉頰掉了一大塊肉。

這絕對是我當警察以來，見過最駭人的攻擊傷勢。

男子說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是睡著時突然被人用一把長長的鋸齒麵包刀刺進臉裡。

屋內看起來像命案現場，滿地血跡。他嘴上有個大洞，每說一句話，就有肉塊掉在地上。真的是難以直視。

我得趕快把這人送到醫院。

當時屋裡就只有他一個人。

但突然，他的妻子走了進來。我本來還在想她看到丈夫這樣，應該會很震驚吧，可能會說「天啊寶貝你怎麼了？」

結果完全不是這樣。

她走到丈夫面前，直接朝他的傷口揮了一拳。

我心裡大喊：「我的老天！」

我馬上將她依家暴罪逮捕，這是法律明文規定的。

我聯絡了村裡的救護車，把男子送到醫院，然後把妻子關進村裡的拘留所。

後來我詢問這名女子時，她掀起上衣，露出布滿瘀青的腹部。這名男子會故意打妻子不易被發現的部位，好避開警方注意。

事後想想，我懷疑她是不是藉我在場的機會報復丈夫，知道他不能當場反擊。但不管怎樣，這行為不構成正當防衛，我無法釋放她。

就在拘留所裡時，妻子的家人打電話來，擔心她是因為刺傷事件才被逮，結果一開口卻自己承認了是她刺了男子。

所以，這案件中三個人彼此互相攻擊：丈夫毆打妻子造成她全身瘀青，妻子的家人氣不過在他睡覺時刺了他的臉，而妻子又在我面前揍了他一拳。

荒誕劇上演在北極阿拉斯加。

三人最後都被拘留，不過妻子因為罪行最輕，被釋放了。

我很想說這種「三角互毆事件」在偏鄉阿拉斯加是極為罕見的，無奈事實並非如此。

SO MANY GUNS / 這麼多槍支

阿拉斯加偏鄉地區可以說是黑暗的存在——無論是字面還是比喻意義上。即使是夏季太陽永不落下的時候，這種黑暗也無所不在。

凌晨三點看到沒人管的小孩在外面玩耍，只因為天還亮著，這畫面真的很詭異。

我的電話響了。

接到通報，有幾個孩子闖進了當地學校的教師宿舍。

一位已離開村莊放暑假的老師，把八把槍留在了他家裡。為什麼一個在阿拉斯加教書的老師會擁有這麼多槍，我到現在也搞

不懂。他總共有七把手槍和一把步槍——現在全部被偷了。而最糟的是，這些槍現在都落入了孩子手中。

阿拉斯加長年在美國自殺率和家庭暴力案件中名列前茅。現在有七把手槍和一把步槍流落在孩子之間，我知道只是時間問題，這些武器最終會被拿來對付別人，或是對自己。

我沒有線索、沒有目擊者、也沒有監視器。只能自己想辦法。

這就是身為偏鄉唯一警察某種「樂趣」之一——要靠機智甚至一點點小詐術來讓事情安全收尾。

所以我這麼做了......我在村裡釋放消息，告訴家長，孩子們如果涉及偷槍，會被控重罪，警方也會對他們家執行搜索令。

但我同時也跟這些家人說，如果槍能在短時間內交回來，我就不會提出指控。我們就當這件事沒發生過。

想像一下，有個警察說「把偷來的槍交出來，我就當作沒看到」——這聽起來很瘋狂。

但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槍從孩子手裡拿回來。所以我必須讓他們又怕不交，又敢交回來。

結果兩天內，一個小男孩來警局交出了一把步槍。然後又一個孩子交出了一把手槍。然後又一個。

看到一個九歲小孩交出手槍還跟我說對不起，那場景真的難忘。

接下來兩週，我陸續拿回了除了兩把手槍之外的所有武器。

我知道剩下那兩把在哪些孩子手裡。我到他們家裡坐下來跟他們父母談，說明事情的嚴重性。

其中一個小孩因為把槍的序號磨掉了，怕被抓；另一個則是把槍埋起來了。

我保證他們不會被逮捕。

最後，一個孩子去挖出埋起來的手槍，另一個交出了被磨掉序號的手槍。

結果我把所有的槍全部收回來了，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小孩被抓或坐牢。

八個年齡大約在 8 到 16 歲的孩子，現在手中沒有武器了。這是我整個警察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我真心相信，從他們手裡拿回這些槍，至少救回了一條性命。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的在阿拉斯加北極圈，帶來了一點改變。



TASER FACE / 電擊臉

這個夏天，我在北極地區的生活就像一場瘋狂的冒險。犯罪事件接連不斷，我也幾乎沒怎麼睡覺。夜晚總是特別忙碌，所以白天我想找個地方平衡一下情緒，於是決定在入夜前去河床邊找點平靜。

我穿著全套制服走出門，才開了大概 50 英尺，就看到一名女子對我揮手示意停車。

我下車後看到她臉上有新鮮的瘀傷。

她告訴我，屋裡有個男人打了她，現在正在發狂。她還說那個男人是名通緝犯，身上背著重罪的通緝令。

話剛說完，我就聽見屋子裡傳來一陣尖叫。

我深吸幾口氣讓自己冷靜，然後走上台階。這時我已經準備好面對任何情況——槍戰、持刀衝突、赤手搏鬥，什麼都有可能。

但就在我走近屋子時，一個男人從屋裡走了出來。

他的雙手滿是鮮血。

我問他是否沒事，他回答：「有個婊子砍我。」

我問他名字，他當然是撒了謊。

其實，撒謊的時候總是能看得出來，他說話支支吾吾，反應遲鈍。

我告訴這個滿手鮮血的男人：「我搞清楚情況之前，沒有人可以離開。」

這時女人暗示我他就是打她的人。

我看到這名男子正用「千碼凝視」盯著我——那是一種評估對手是否能被打倒的眼神。從他的表情我知道，他準備要逃跑或者跟我幹一架。

果不其然，他突然拔腿就跑。

我立刻追上去，同時拔出電擊槍，紅點綠點在他背上跳動——發射！

他轉過一個彎後倒在地上，我只能看到他的雙腿在電流中不停地顫抖。

「我抓到他了！」我心想。

我衝上前跪在他背上準備銬住他。這時他女友也跑了出來，尖叫著說：「你射他頭上了！」

我抬頭一看，真的不敢相信。電擊針直接插在他的頭皮裡。那絕對痛得要命。

我告訴他我需要幫他拍下傷勢作紀錄，但他反手把我甩開，還試圖跟我扭打。我只好再次對他電擊。我無法想像電流進入頭骨是什麼樣的痛苦。

我把他架起來，準備送上警車，但他突然用手肘撞我胸口，想掙脫空間。

他雙手被銬在背後，還能這麼激烈地反抗，實在是太誇張了。

我們兩人對峙，大概距離不到五英尺。

我心想：「這根本不是公平的打鬥，他根本沒手啊。」

但他還想打，我也奉陪。

我把他重摔在地上。就在那一瞬間，他腦中像是某個開關被切斷，一切都結束了。他放棄了抵抗。

我永遠不會忘記押他進牢房的那一幕。

他回頭笑著對我說：「你電我頭欸，你這人真的太瘋了。」

THE JOB TRAUMA / 這份工作的創傷

只要做這份工作夠久，沒有人能全身而退——你心裡一定會留下一些對人性的陰影。

尤其對我們這些獨自執勤的警員來說……所有的責任都落在我們一個人肩上。

LEAVING ALASKA / 離開阿拉斯加

我有一些休假時間需要消化，於是我決定前往柬埔寨一座寧靜的小島「Koh Rong」。那裡沒有道路、沒有汽車、也沒有手機訊號。正是我所渴望的那種遠離一切的放鬆方式。

我住在一棟建在樹上的小屋，屋外就是海景。我在白色沙灘上放鬆、吃著擠上青檸汁的新鮮芒果、划著獨木舟前往鄰近的小島、和熱帶魚一同游泳。夜晚，則躺在沙灘上仰望星空，聽著海浪聲入眠。

我需要這段時間讓腦袋關機，因為，只有在那樣的狀態下，真正的清晰才會出現。

我能感覺到我需要做出改變。但改變並不容易。

過去幾個月在北極區的經歷實在太瘋狂：刺傷事件、幫死者裝入屍袋、兒童受虐案、兒童醫療後送、孩童持槍竊案、家暴案、通緝犯追捕、以及數起重傷害事件……全都是我一人處理，沒有任何後援。

我開始覺得，再回去好像不太對勁。

其實，我早就完成了多年前自己設定的目標。我挑戰了自己身心極限，並在偏遠的阿拉斯加生活了好幾年。

當我問自己：「我還有什麼阿拉斯加的經驗沒嘗過？」

我認真想了想：「除了中彈或被熊咬，沒什麼了。」

我知道做決定時不可能算出所有變數。但我也知道，決定的時刻到了。

我已經有了返阿拉斯加的機票，而我當時正在柬埔寨一個名叫 Kampot 的小農村，準備搭乘計程車回首都金邊搭機。

但內心深處，我知道有條新路在等我。光是想到要回阿拉斯加，我胃就打結。

我開始試圖說服自己不要辭職：「我都有機票了，而且很多私人物品還留在阿拉斯加，現在辭職好像不合時宜。」

我拼命想說服自己回去，給自己一堆理由回去——但那感覺，還是不對。

搭計程車回首都的路上，我們開過一座泥濘的木橋，車子突然打滑衝下橋墜入河中。我在車子灌滿水之前，從另一側逃了出來，拿著我的背包。

拖吊車根本無法處理那台計程車，最後是靠一台 18 輪大卡車才把車從河裡拉出來。

諷刺的是，之前反覆思考是否該回阿拉斯加的猶豫，這下根本不是選擇了——我已經趕不上飛機。也許，宇宙早就幫我做了決定。

我開始思考，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開始思考，我接下來要去哪裡？

隔天，我收到一位還在北極工作的警員傳來訊息。他說：「小心一點，下週那邊會變得很亂。要辦喪禮，整個村子的人都會回來。」

而這個警員，從來沒有這樣警告過我。
我把這當成一個訊號，一個宇宙給我的暗示：我做了人生中正確的選擇。

CAMBODIA

柬埔寨

A NEW LIFE... AGAIN / 再一次的新生活

離開北極後，柬埔寨的天氣讓我立刻感受到炙熱。氣溫經常高達華氏 90 至 100 度（約攝氏 32 至 38 度），再加上濕氣重。首都金邊喧鬧又混亂，但我卻被它深深吸引。這座擁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跟我以往住過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樣。

我想，也許被困在這裡，是命運的安排。於是我在俄羅斯市場對面租了一間短期套房。每天早上，我走出公寓，就會向街邊攤販買一包新鮮切好的鳳梨。人們很友善，也非常親切。從阿拉斯加來的我，對眼前各式各樣的食物選擇感到驚喜。

我感到自由，但也焦慮。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來這裡要做什麼。我知道如果不找份工作，就無法長期待在這個國家。

我開始搜尋外國人的工作機會。我不想當英文老師，但也找不到其他選項。直到我看到一則徵才啟事：金邊最新、最好的國際學校正在招聘兼職救生員。我馬上投了履歷，心想，「如果能在這裡兼職當救生員，然後享受這個新國家，那就像是永遠在度假一樣，多棒啊。」

THE INTERVIEW / 面試

大約一週後，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名叫 Tessy 的美國女性打來的。她說：「我們的校長看過你的履歷，他想和你談談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我立刻被勾起了好奇心。我們約好了本週稍晚進行面試。

當我抵達學校時，簡直驚呆了。這座校園被高高的圍牆包圍，佔地數英畝，擁有宏偉的四層殖民式建築、配備先進的健身中心、鳥類保護區、有機農場，甚至還有兔子農場。

據說這所學校斥資數千萬美元打造。真假我不確定，但確實美得令人震撼。

我見到了校長，一位名叫 Paul 的英國紳士。他高大挺拔，渾身散發出詹姆斯・龐德式的氣場。他有創建世界各地菁英學校的豐富經驗，最近曾在日本、澳洲、歐洲、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工作。

Paul 開門見山地說：「Taylor，我們校園裡出現了一個問題，也可能對你來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機會。」

我立刻說：「是的校長，我能幫上什麼忙？」

Paul 說：「我們學校聚集了柬埔寨最富有的孩子。過去我們找過顧問來協助我們建立安全人員體系和安全流程，但效果都不理想。我們有皇室成員與其他菁英家庭的孩子就讀，每天都有配槍的保鏢隨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讓這些父母安心，願意讓孩子獨自走進校園的安全團隊。」

我馬上回應：「校長，這份工作再沒有人比我更適合了。」

Paul 和 Tessy 互看了一眼。

Tessy 接著問：「你真的覺得文化隔閡不會造成困難嗎？」

我毫不猶豫回答：「這對我來說不是問題。」

Tessy 和 Paul 看起來仍有些懷疑。

Paul 最後說：「你願不願意先工作一週，讓我們看看你的表現？如果合適，我們會延長合約，並且給你非常優渥的報酬。」

我心裡非常清楚，這工作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我對 Paul 說：「沒問題！我會讓你們大開眼界的。」

Paul 和 Tessy 都笑了。

Tessy 問我：「你需要我們提供什麼資源嗎？」

我回答：「三件事。第一，我需要擁有我團隊的人事權，包括聘用與解雇的決定權。第二，我們的訓練會有些非典型的方式，看起來可能很奇怪，但我保證它們是整體流程的一部分。第三，我需要一位翻譯員。」

他們答應了，而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迫不及待地想要開始一份工作。

BOOTCAMP BEGINS / 基礎訓練開始

訓練第一天，我叫所有隊員排好隊。他們穿著破舊的衣服和夾腳拖。雖然我已經獲得批准可以為訓練購買全新的運動裝備，但我希望他們先靠努力來贏得這些裝備。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一切都必須靠自己爭取。

我學會了高棉語（柬埔寨語）的操步口令，並教他們如何正確行進。接著，我帶領大家進行高強度的體能訓練。不管是哪一個訓練項目，我都親自帶頭示範。

之後，我上了一堂介紹課。我播放了我在執法中逮捕嫌犯時的緊急情境錄音，也放了我被辣椒噴霧、被電擊、追熊、在北極

押送犯人的影片。我想讓他們知道，帶領他們訓練的人，是有實戰經驗的。

在訓練日的最後，我測試他們對消防知識的理解。

在翻譯的幫助下，我給他們一個情境模擬：一間教室失火。

我說：「發生這種情況，你們會怎麼做？開始！」

這些學員繞著建築物跑了幾圈。我覺得他們只是盲目地跟著彼此跑。最後他們停了下來說：「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告訴他們：「這個回答現在可以接受，但一個月後就不行了。你們明白嗎？」

THE FIRST FEW WEEKS / 前幾週的訓練

前幾週的訓練很艱難。我知道這些男孩們很痛苦，我知道他們恨我。但我的工作就是要先把他們打碎，再把他們重建。

他們肌肉痠痛，滿身傷痕，幾乎做什麼都做不好。

我們在校園裡打造了一整個橄欖球場長度的障礙場，設置了各種大小的牆要他們翻越。我綁繩子在輪胎上，讓他們拖著我繞校園跑，有時候還來場比賽。我讓他們游泳，即使他們幾乎不會游；我讓他們抬著我繞校園跑，學會如何搬運傷患；我甚至讓他們彼此對打，還跟我對打。

我找來一位南非的職業拳擊手來教他們拳擊技巧；也邀請一位來自加拿大的註冊護士教他們急救和 CPR。我們也進行了消防課和水上救援訓練。

我展現的態度就是：他們做什麼都不夠好。就算他們表現完美，我也裝作冷漠。

有一次其中一人因為前晚出去喝酒，隔天早上晚到幾分鐘，我讓他操練到把體內的酒全都吐出來。我對他們很嚴格，但這是有原因的。

我發了全套迷彩 Nike 和 Under Armour 的訓練服，叫他們寫上自己的名字。隔天，我要檢查，結果沒有人照做，全都當場罰做 100 下伏地挺身。

但再隔一天，不用我開口，他們就全都把名字秀出來。我看了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我們每天模擬真實情境：有人偷帶槍進校園、有人翻牆入侵需要追捕壓制。我會丟假人進水裡，再安排臨演大喊孩子溺水要人救；我會在校園各角落放火，讓他們演練滅火。他們的訓練是實打實的，就是要讓他們真的有自信、真的能處理緊急狀況。

男孩們越來越站得直，體態越來越結實。他們的自信在建立。

他們也看到我為了給他們最好的訓練所付出的代價。有一次我在設置實境火災訓練時不小心燒傷手，剛好讓他們學習如何處理燒燙傷；還有一次職業拳手不小心徒手打中我頭部，造成我額頭腫了一大包。

當我要求他們在烈日下巡邏，我也跟著他們巡邏；他們跑圈，我跑得更多、更快；我要求他們閉氣游一圈，我游兩圈。我要他們知道，他們流血我也流血，他們流汗我也流汗。我絕不會要求他們做我自己沒做過或做不到的事。

經歷這一切，我們成了兄弟。



THE FINISHED PRODUCT / 成果展示

每當我踏進校園，保安隊員們都會立正敬禮迎接我。每天早上我搭乘計程車到校，前兩位保全一敬禮，司機總會回頭用驚訝的眼神看著我，好像在想：「這白人到底是誰？」

老實說，這份工作真的很酷。

幾個月下來，這群人變成了全柬埔寨最頂尖的保安團隊，警戒嚴密、紀律鮮明。

一開始，他們連游泳都不太會；幾個月後，他們已經能從跳水台上做出翻滾入水的動作。起初，他們連滅火器怎麼用都不清楚；訓練過後，他們已經能自信地操作整棟大樓的消防水栓系統。

每天早上，保安人員都會在校園內進行列隊行進。他們練習柔術、制服技巧、用兒童假人進行水上求生訓練，還在比許多警察學院還高級的障礙訓練場進行操練。

制服是全黑的西裝式樣，我獲准前往軍用品店為他們添購最好的手銬、警棍、裝備腰帶和防彈背心。站崗時，他們一律採取「休息立正」姿勢，全身充滿氣場，看起來就像鋼鐵般堅定。

在學校進行消防演習時，我會指派他們接上消防水帶，將水柱射過大樓頂部。我敢說，全世界沒幾所學校會做到這種程度的消防演練，但在柬埔寨，基礎公共安全設施的缺乏讓這一切變得絕對必要。

防彈勞斯萊斯與裝甲路虎、搭配摩托車護衛的車隊，天天載著孩子們來到校園。然而，這些孩子的私人保鑣一律不得進入校門。我依照每個人的強項來安排崗位：最自信的負責門禁和武器查驗、游泳最強的擔任救生員、最有威信的成為隊長。每個人都有任務，也都有責任。

轉變，已然完成。

Paul 對新保安隊感到無比驕傲。他對於校園內的每個細節都非常講究，不只是安全。他曾經問我對保安的看法，我反問他：「你希望這裡的安全做到什麼程度？」

他只說了一句話：「像大使館一樣。」



REMEMBERING THE TOUGH CORPORAL /

懷念那位鐵血士官長

我能在柬埔寨完成這一切訓練成果，全都要歸功於那位鐵血士官長。他是我們阿拉斯加訓練學院的主教官，既受人尊敬，也常被學員咒罵。他把訓練和紀律推向極致。

在阿拉斯加的訓練中，只要一點小錯，他都毫不留情。帽子稍微往上翹一點，他就會怒吼：「你以為我們在打獵嗎？帽沿給我壓低！」

他連怎麼吃熱狗和香蕉都教，「熱狗和香蕉要用叉子切，或用手掰，不准讓人起任何歪念！」

這不只是體能訓練，更是學習如何成為一位真正的專業人員。如果沒有那位鐵血士官長，我不可能有信心訓練柬埔寨的這群學員。

ALITA GRADUATION /《艾莉塔》畢業典禮

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後，我想為這些兄弟做點值得紀念的事，慶祝他們順利完成課程。我設計了結業證書，還頒發了特別獎項，如「最佳體能」、「最佳工作精神」、「最佳領導力」。我們在校園內舉行了一場畢業典禮，準備了食物，並邀請了所有家庭到場參加。

由於他們大多沒有讀完高中，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唯一一次參加畢業典禮。

當我一一唸出他們的名字，將裝在玻璃相框裡的證書交到他們手上時，他們眼中泛著淚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

畢業典禮前的週末，我在學校旁邊的新商場看了《艾莉塔：戰鬥天使》的 3D 電影，視覺效果令人震撼。

我問我的小隊：「你們看過《艾莉塔》嗎？」

他們說：「沒有。」

我又問：「那你們有去過新電影院嗎？」

還是「沒有。」

我驚訝地追問：「那……你們有人去電影院看過電影嗎？」

他們再次說：「從來沒有。」

我簡直不敢相信，但這給了我一個絕佳的機會。這樣一部特效震撼的片子，簡直是當作人生第一部院線片的完美選擇。

於是我買下整隊的 3D 電影票，還給他們零用錢買飲料和爆米花。當我把票交給他們時，他們問我：「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嗎？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回答：「這就是訓練的一部分啊！只記得要拿 3D 眼鏡，不然你什麼都看不到。」

電影那晚，我收到他們傳來的簡訊和照片。他們站在電影海報前合照，坐在座位上戴著 3D 眼鏡、捧著爆米花。許多人不識字，看字幕可能也沒用。但我能想像——人生第一部電影，就是《艾莉塔》3D 版，那會是一輩子忘不了的回憶。

他們玩得很開心，而我也感到非常榮幸能讓他們有這樣的第一次。

FEMALE SELF DEFENSE / 女性自我防衛課程

在柬埔寨的時光裡，我學到了很多關於這個國家與人民的事情。我了解了他們近代悲慘的歷史，也看見了至今仍困擾著這片土地的問題。性交易與性暴力，是這個國家持續在對抗的重要社會議題。

過去五年中，我設計了一套女性自我防衛課程，這套課程以非暴力為主，著重在預防與警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回饋世界的機會，一個讓我報答這個曾給我無數奇妙經歷的人生的方式。

於是我主動聯繫了一些非營利組織，志願教授女性自我防衛課程。

其中一間非營利機構是一所針對性剝削倖存者的復健中心。我與一位女性翻譯一起，為年齡在 13 到 19 歲之間的女孩們教授課程。她們開心、笑容滿面，並感謝一位來自美國的前警察，願意撥出時間來教她們保護自己的方法。

我也看見了某些年紀較大的女孩眼中那份壓抑的憤怒。她們渴望學會這些技巧，以免將來再遭受傷害。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令人心碎卻也成功的一天。課程結束後，機構感謝我的幫助，並詢問我是否願意再為年紀更小的孩子舉辦課程。

「年紀更小的女孩？」我驚訝地問。

非營利機構的負責人回答：「是的，我們有 3 到 12 歲的孩子，也希望她們能參與課程。」

我一時愣住，因為我的課程原本不是為這麼小的孩子設計的。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天命的召喚，於是我答應了會準備一個適合的教學版本。

星期六早上，機構的社工帶我前往這群小女孩的安全住所。車子剛停下，孩子們立刻圍了上來。一名社工轉頭對我說：「在進入之前，我們要先提醒你幾件事。」

「請不要拍照，也請不要在社群媒體透露這個地點。」

她接著說：「我們正在教孩子們什麼是正確的肢體接觸，所以我們鼓勵擁抱。」

我一下車，孩子們立刻跑來擁抱我。原本預計兩小時的課程，最後變成了六個小時的陪伴。

我把訓練設計得既有趣又富教育意義。我戴上護具，讓孩子們輪流上來，練習如何擊打攻擊者的鼻子，直到我「放下」他們，他們就能逃跑。我們還玩了一個叫「保護你的朋友」的遊

戲，孩子們假裝睡覺，而我則悄悄靠近想「帶走」其中一人，其餘孩子則會大叫並緊緊抱住那位朋友，阻止我將她帶走。

有一位六歲的女孩，脖子上有一道疤痕，說話幾乎無法出聲。她曾被家人傷害，對方還企圖封住她的聲音。

另一位女孩曾被綁住手臂，為了逃脫，她傷害了自己。

這是我人生中接觸過最令人心碎的群體，卻也是最充滿愛與正能量的一群人。

能夠與這些堅強的靈魂分享我的人生，是一種榮幸。課程最後，機構為我們拍了一張合照，孩子們都遮住了自己的臉，然後我就離開了。

接下來一整個星期，我的身體都在微微發麻。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無法言喻的感受。

我感到憤怒，因為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對孩子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我也感到悲傷，這些小女孩竟必須承受如此沉重的人生。而我對自己曾經為生活中那些瑣碎煩惱而抱怨，感到羞愧。

我們擁有的一切是那麼幸福，卻常常不滿；而她們所經歷的如此痛苦，卻能夠笑著面對人生。

我是她們的防身術老師，

但最終，是她們教會了我——真正的堅強與重生。

幾天後，我收到了我們當天的照片，以及一封來自女孩們的感謝信。她們允許我公開這張照片。



CAMBODIAN CULTURE / 柬埔寨文化

我非常喜歡自己在柬埔寨的新生活。與當地人和文化產生連結，既謙卑又有趣。我學了一些高棉語（柬埔寨的語言），足夠讓我在互動中逗得人們哈哈大笑。

如果我的保全學員想請假去參加婚禮，或是探望住院的親人，我就會伸出手說：「សុំលុយ?（sum luoy?）」意思是「給我錢？」就好像他們要付錢才能請假一樣。我第一次這麼做的時候，他們還以為我是認真的，全場笑翻。

走進餐廳點餐時，我會說：「ខ្លួនចានឃ្លានហើ (khlean jahn whap hi)」，意思是「我快餓死了」。這對柬埔寨人來說很好笑，因為我是一個住在城市的白人，不是真正從叢林走出來的饑民。

有一次看完電影，我攔了一台嘟嘟車（Tuk-Tuk）回家。經過一個椰子冰沙攤時，我對司機喊：「ចប់ ចប់ ចប់！（chop chop chop）」意思是「停停停！」

接著我對賣椰子冰沙的老闆大喊：「ដុំក្រឿងមួយ！（Dung kriluk muoy）」意思是「一杯椰子冰沙！」那位冰沙老闆和嘟嘟司機對看了一眼，然後開始狂笑。

我懷疑我的嘟嘟司機那晚喝醉了，因為他整路開車都一直笑，然後每隔幾分鐘就重複一句話：「ដុំក្រឿងមួយហាហាហា！（Dung kriluk muoy ha ha ha）」

THE FIELD TRIP BODYGUARD / 校外旅行保鏢

一週前，我收到校園營運經理的簡訊，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談一談。

他告訴我，有一場高中生的校外旅行要穿越柬埔寨的偏鄉，許多富有的家長要求讓孩子的保鏢隨行。但因為這趟旅行原本只安排學生與教職員參加，他希望由我擔任孩子們的保鏢，來安撫家長們的不安。

他說：「老實說，如果你不去，我都不敢讓我自己小孩去。」

幾個月前，我曾為這類校外教學準備過緊急醫療包，內附清楚的處理指南，從流鼻血到失去肢體的事故都有。所有家長也都認識我，因為我負責校園的安全事務。

我感到很榮幸能讓他們這麼安心，於是我答應了。

我們旅行的第一站是暹粒的吳哥窟——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廟之一。壯麗的風景中，是巨大樹根盤繞石廟，與四處可見的僧人。

在一座昏暗的廟角落，一位僧人坐在紅色草蓆上。我走向他，將一些錢放入他銅杯中。他用手勢示意我坐在他面前。

我盤腿坐下，他開始用高棉語為我祈福。之後，他將水灑在我臉上，抓住我的手腕，幫我綁上紅色編織手鍊，然後安靜下來。

祈禱結束後，我問一位柬埔寨在地人，那位僧人對我說了什麼。她說：「他祝福你，並說請戴著手鍊直到自然磨損為止，屆時請在一個安靜的地方處理掉。」

我心想：「如果我在手鍊還沒磨損前就取下，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想違抗這位僧人，所以我繼續戴著手鍊。

隔天，我們參觀了一間絲綢工坊，學習古老的繅絲技藝。我摸過絲綢，但從不知道製作過程這麼有趣。

接著我們看了柬埔寨馬戲團。一些年長男子試圖靠近女學生，我立刻趕走他們。

再隔天是森林高空滑索活動。唯一參加的男老師因為太害怕沒上場，幸好我去了。不然不知道會有多少學生被嚇退。過程非常刺激，但我也曬傷得厲害。

再來我們坐巴士到偏遠地區，再轉搭包船前往一座浮動村。我原本對這裡一無所知，但航行一小時後，我們抵達這個漂浮於大河中的社區。

當地人看到我們的船靠近，瞬間像《瘋狂麥斯》的水上版。污濁的河水，破舊快艇衝過來，脖子上掛著大蛇，手裡也拿著蛇，試圖遞給我們換取小費。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一名嬰兒躺在破舊快艇的地板上，用蛇當枕頭。

我心想：「這到底是什麼地方？」但我立刻指示孩子們別碰那些蛇。

這個浮動村是越南人移入柬埔寨後搭建的，利用法律灰區避免被驅離。他們有學校、住家、餐廳、紀念品店，全都漂浮在河面上。

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親眼目睹這麼貧困的生活。回程時，許多學生在船上哭了。不論這種體會是否持久，他們對自己生活條件的感激肯定有所提升。

最後一天，我們開了幾小時的車去參觀著名廟宇。我問當地學生我該如何祈禱，他們教了我方法。

祈禱後離開廟宇時，來自英國與澳洲的老師問我是不是佛教徒。我說：「不是，只是祈禱而已。」但我可以理解他們會這麼問——光頭、戴著僧人送的紅手鍊、在廟裡祈禱。我只是覺得，用霰彈槍式的方式祈禱吧，多祈禱幾位神，總有一位會聽見。

最後，我們徒步數小時到一條神聖的河流，旁邊有座巨大瀑布。我熱到快中暑，正好想下水清涼一下。但沒有學生或老師想游泳。

我說：「你們認真嗎？走了這麼遠來到瀑布，結果都不下水？」

我補了一句：「不管你們了，我下水囉。」之後幾名男學生下水，又開始勸說其他人。

再來是女老師和幾名女生也下水了。

我對其他人說：「如果你們不下水，真的會後悔。我是專業游泳員，我不會讓任何人溺水。」

最後，過了一個半小時，所有學生都下水了。

我知道，如果這趟旅行沒有我，根本不會有人游這場瀑布泳。

我很清楚，我的任務，完成了。

THE HONG KONG DRAGON / 香港的女龍

雖然我在柬埔寨過著簡樸的生活，但有一樣東西我非常樂意花錢，那就是健身房會員費。那邊的健身房大多是開放式的，非常炎熱。因為我每天都在高溫下工作，下班後真的很期待能在有冷氣的健身房裡訓練。

我和我公寓附近的一間高級飯店談妥一個方案：我每月支付費用，就能使用他們的健身房、無邊際泳池和水療設施。

柬埔寨——特別是金邊——總是混亂不堪，而這家飯店就是我身處瘋狂中的綠洲。下班後，我會先在健身房鍛鍊，再跳進霓

虹燈閃爍的無邊際泳池，最後輪流使用蒸氣室與冰水池進行冷熱交替療法。

使用這些設施的大多是來度假的飯店住客，他們常會想跟人聊天，開場白總是：「你哪裡來的？」

當我說來自阿拉斯加時，反應大都類似：「從阿拉斯加到柬埔寨，溫差應該很大吧？」或如果我們是在冷水池旁聊天，他們會說：「你從阿拉斯加來的，這冰水池對你來說應該不算冷吧？」

我發現住飯店的旅客，特別喜歡跟人搭話。

有一天我走進健身房開始裝水，看到一位女子正在跑步機上快跑。坡度拉得很高、速度很快，看得出來不是週末運動一下那種，而是真正熱愛跑步的人。

她瞄了我一眼，我們對上眼神。我對她有強烈的好感，這很少見。但我該怎麼開口呢？

我開始鍛鍊，而她仍不停地跑著，一公里又一公里。我越來越緊張，想著該怎麼搭話。最後我決定，等她跑完時我就說：「妳跑得真不錯，妳哪裡人啊？」畢竟這是大家在這健身房常說的話，不如也試試看。

但她一直沒停。我離開去洗手間，再回來時，她已經不見了。我希望她只是去洗手間，待會會回來伸展或做些重量訓練，但她沒再出現。

我很失落，後來在蒸氣室裡，我對自己許下承諾：「如果有一天再見到她，一定要馬上開口。」這是約定！

幾天過去沒見到她，幾週也沒再見到。我想，她可能只是路過的旅人，這輩子再也不會見到了。

直到某天，我走進健身房，看到她又在同一台跑步機上，做著同樣的訓練。

我記得自己的承諾。我可以接受被拒絕，但無法接受自己違背承諾。

於是我走向她，做出雙手取下耳機的手勢。

她拿下耳機、放慢速度，說：「有什麼事嗎？」

我說：「嗨，我是 Taylor。我答應自己，如果再見到妳，一定要直接約妳出去。」

她回答：「嗯……我可以繼續跑步了嗎？」

我笑說：「當然可以！」

她繼續跑，我開始我的訓練。雖然情況不像我預期的順利，但我為自己堅守承諾感到開心，內心滿是光亮。

後來她跑完，我們聊了幾句，她竟然給了我她的電話號碼。

我們開始交往，一起運動、游泳，還一起練習雙人瑜伽。她常開玩笑說我當初搭話的方式很奇怪，邊笑邊搖頭說：「誰會在跑步機上狂奔時叫人拿下耳機啊？」

她叫 Iris，像花的名字，是來自香港的跑者。

Iris 曾對我說：「Taylor，你知道嗎，亞洲文化裡有很多種女人。有些文化是你戀愛時像花，婚後變成龍；有些文化是你戀愛時像龍，婚後變成花。但我們香港女人，是戀愛時是龍，婚後也是龍。」

我在柬埔寨的生活即將結束時才遇見 Iris，而我知道她的高薪工作不可能放棄跟我走。我也知道自己人生將邁向另一條路。於是我練習放下，來掩飾內心的難過。

在遇到 Iris 之前，我只在電影裡看過龍。

但現在，我知道——龍真的存在。

THE END OF CAMBODIA / 柬埔寨的結束

在柬埔寨的日子裡，我領導了外籍安保團隊，舉辦了嚴格的軍事風格訓練營，並自願為非營利組織教授女性防身術課程，也指導當地青少年游泳與體能訓練。

原本只是一段短暫的假期，最後卻變成了長達數年的經歷。

當我告訴安保團隊我要離開時，他們哭了。那些年紀比我大的隊員們說，我就像是他們的父親。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但我訓練這些人是為了讓他們自己成為領導者，而不是讓我永遠留下來。

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的安保小隊比我更堅強。他們常常為了守夜睡在水泥地板上，雖然在柬埔寨的社會結構中，他們總被視為底層，但他們依舊樂觀、開朗。

作為一位領導者，要同時在職位上高於一個人，卻又從內心佩服對方，這是一個困難的概念。

柬埔寨讓我變得謙遜。

我對自己學到了太多，不想讓這段冒險就此結束。於是，這條覺醒之路，繼續前往下一站......台灣。

TAIWAN

台灣

MOTIVATION MOUNTAIN / 動力山

在過去四年裡，我幾乎每天都在台灣一個偏遠小鎮——埔里——跑一座山。山上的當地人都認識我這個外國人，無論天氣如何，每天都赤膊跑山。

不管是高達華氏一百度（攝氏三十七度）的大太陽天，我赤膊跑；還是雷雨交加的暴風天，我依然赤膊跑。

這座山永遠不會變得比較輕鬆。隨著氣溫升高，我只是比較不容易吐或昏倒——但我從來沒有昏倒過。

雖然每天大概有數百人因為這座山的美景與名氣來走步道，但真正會跑這座山的，也就只有少數人，因為它實在太難了。

其中一位跑者，是位七八十歲的台灣老先生。他跑得比糖漿還慢，但依然比所有走路的人還快。

這位老人對我來說是種激勵。有時我看到他停下來用走的，如果我們對上眼神，他就像做錯事被抓到一樣，馬上又抬腳跑起來。我會大喊「加油～～」，給他打氣。

體能訓練是我人生中的熱情，我覺得自己去推動一位比同齡人健康 99.9% 的老人，是件非常幽默的事。但激勵他人是我的天性，所以我還是會喊。

這些年我在這座山上有很多思考時間。我為這座山取了很多名字和虛構的故事。有時我叫它「動力山」，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支持我，每次我跑過時大家都會幫我加油或給我比個讚。

有時我叫它「寡婦之淚山」，我編了一個故事：一位台灣男子每天都會跑上山為家人拿食物，有一天他去世了，妻子只能自己上山取食物。因為山太難跑，她常常在途中思念丈夫落淚。至於故事裡為什麼食物會在山頂，我也不知道，但這是我的故事。

我還叫它「三腳狗山」，因為山上有好幾群野狗，但奇怪的是其中幾隻只有三隻腳。我常常想，也許牠們都經歷了不幸的事故，最後聚集到這個台灣最和平的地方。雖然是謎，但我很高興牠們住在這麼安靜的地方。

我不是那種喜歡去教堂的人，但每次我爬到山頂，我都會對自己說一句話，那是我跑了很多次後自己編出來的：「感謝上帝，感謝祢給我的一切，感謝我所擁有的，感謝我未來會成為的，以及我將擁有的一切。」

在山頂的路末，有一排排連著的灌木叢，每一叢裡都有大約五十隻蝴蝶。每年特定的時候，當我跑完走過這些灌木叢時，會

伸出雙手，一群群蝴蝶家族在我身邊飛舞，那大約持續了一分鐘。

從山頂望出去的風景令人驚嘆，四周是佛寺點綴的山景，還有觀光客乘著滑翔傘飛入藍天之中。

有一天，一位身形豐滿的美國女遊客和一位身材輕巧的台灣滑翔教練綁在一起準備起飛。當時雖然有風，但因為她體重較重，風力不太夠，無法讓他們自然升空，於是接駁司機上前幫忙推了一把。

不幸的是，司機的衣物被繩索纏住，也一起被拖下懸崖。我以為那人不是摔死就是重傷。

我當時離事故地點約一百公尺，看到這幕後震驚得無法動彈，更驚訝的是現場沒人衝過去救人。我全速衝到崖邊，往下一看，看到那人跌在斜坡上。他其實沒有什麼危險，但我還是伸手把他拉了上來。

我不會說我救了他，因為我沒有。但在那個當下，在那群人當中，只有我衝了過去，準備這麼做。他知道這一點。

那天之前，這些接駁司機從來不會對我打招呼。現在每天我跑山時，他們都會搖下車窗，用力揮手向我致意。

THE NEW JOB / 新的工作

我的一生幾乎都圍繞著體能訓練。他們說成為某方面的專家需要一萬個小時，但當我計算自己一生中投入在訓練上的時間時，遠遠超過兩萬小時。

身體強壯當然很好，但更強大的，是心理的力量——知道如果船沉了，我可以游泳好幾英里到岸邊；或者如果被困在荒野裡，我能跑上幾英里去找水或求援。

在我的人生中，我訓練過女性、男性和兒童，從事各式各樣的體能活動。我非常喜歡與人分享我對健身的熱情。

順理成章地，我接受了一份來自佛光山的工作，要到他們山區校區訓練小朋友。我很興奮能夠搬到台灣——亞洲的心臟地帶。

THE BIRD SOUNDS / 鳥叫聲

我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抵達台灣的，這也意味著我必須在政府指定的設施隔離 15 天。

我被安置在一間傳統的佛教風格公寓裡，地板是木頭的，只有一張鋪在地上的小墊子當床，以及一顆用米做成的枕頭。沒有椅子、沒有桌子，什麼都沒有。我心想：「這是考驗嗎？他們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打過熊，他們不可能靠這種東西打倒我！」

我在地上做伏地挺身，靠牆做倒立伏地挺身，還拿行李箱舉在頭上做深蹲。我擁有的一切，正是我所需要的一切。

因為當時疫情非常嚴重，我被分配了一名警察，每天來確認我是否乖乖待在房間裡。由於我的手機成了 GPS 追蹤器，只要手機一關機，他們就會立刻出現在我門口。我當時不知道這回事，於是隔離第二天手機沒電了，結果警察就出現在我房門前。

每天三餐由防疫旅館準時送餐，但沒有任何通知。只是在不定的時間，早餐、午餐、晚餐就會悄悄地出現在我房間外的地板上。

天花板是典型的辦公室用吊頂設計，有一大塊方形天花板是空的。前幾天，我總是聽到天花板裡傳來鳥叫聲。我搞不清楚那鳥是在房間裡，還是在走廊外。不過一天也就叫個兩三次。

我不想抱怨，也不知道可以聯絡誰，因為除了負責我隔離的警察之外，我沒有任何其他人的聯絡方式。

直到第四天，有一次我聽見鳥叫聲時，剛好也聽見有人在房門外走動。我戴著口罩探頭出去，告訴他們我房間裡可能有隻鳥。

那名女性用一種覺得我瘋了的眼神看著我，然後說：「那是你的門鈴。」

我簡直不敢相信。聲音聽起來太真實了。這時一切都說得通了。原來那聲鳥叫，是餐點送達的提示音。

那 15 天裡，我在房間裡運動、用筆電看電影，然後興奮地等待那聲「鳥叫」。

隔離結束之後，我經常跟別人分享鳥叫門鈴和米枕頭的故事。

當地的台灣人總會說：「米枕很傳統耶，你運氣很好才拿到那個。」

我就會笑著回他們：「沒錯，最棒的應該就是傳統的石頭枕頭了吧。」

THE VENERABLES / 法師們

我出關的第一天，永生難忘。

我被接送到高雄的佛光山寺與我的雇主見面。那裡美得令人屏息，金色的佛像巍峨壯觀，樹木修剪得一絲不苟。我參觀了佛教博物館，接著吃了午餐。之後，有人帶我進入一間大型會議室。

會場裡有超過一百人。身穿橙色袈裟的高階比丘尼，也就是所謂的「法師」，走到會場前方，拿起麥克風開始用中文發言。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觸佛教出家人，我很想留下好印象。等到法師們講完話，我主動舉手要發言。

這也是我第一次公開說中文，面對一百多位台灣人，我緊張地拿起麥克風說：「我們的髮型一樣。」

全場爆笑。

從大學開始，我每週都會剃頭。我想對法師們表達的是：「我們的髮型一樣啊。」

那年稍晚，我和其他幾位人員被邀請與某位高階法師共進晚餐。

那位法師整年來常常送我水果和月餅表示關心，我也想表達我的感謝之情。於是，我準備了一條可以纏繞好幾圈的木手鍊送給她。這條手鍊是在柬埔寨的市集買的，是用真正的肉桂樹皮製成，所以味道可以持續很久。

我把手鍊遞給她，告訴她說可以聞聞看，有助於放鬆心情。

她聞了聞問我：「這是用真的肉桂樹做的嗎？」

我回答：「當然是真的！」

她又說：「這個在我們這裡很貴耶。」

我露出驚訝的表情，伸手要把手鍊拿回來說：「哇，我都不知道耶。」

然後我微笑說：「開玩笑的啦，請收下。」

法師和她的助理都笑了出來。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我們有一樣的髮型，但我總是覺得在法師們身邊特別自在。

我想，這就是佛教裡說的「禪」。

又或者……我根本什麼都不懂。

THE BUDDHIST APARTMENT / 佛教公寓

我在埔里的房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當我到她家簽租約時，還沒進門就聽到佛教的「喔～～～」誦經聲。

她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女士，看起來生活中幾乎沒有煩惱。

簽完租約後，她送我一條佛珠項鍊，歡迎我來到埔里。

這間公寓雖然比較老舊而且空間不大，但我選擇它是因為離我常跑的那座山非常近。不過真正讓我決定租下來的原因，是她同意讓我使用一樓一間廢棄的浴室來放我的腳踏車。那就像是我自己的腳踏車車庫。

這棟公寓總共四層樓，一樓前面是一間自助洗衣店，後方有一戶住家，正好在我放腳踏車的那間廢棄浴室旁。

剛搬來的第一週，我還在適應怎麼不吵到一樓住戶地把腳踏車順利地推進推出浴室。

但某天晚上，我一個不小心用力撞上了浴室門，聲音很大。

接著，一位住在一樓、穿著佛學訓練服的女子馬上出來，用中文對我大聲嚷嚷、問東問西。她應該是沒見過我，所以我猜她大概是在問「你是誰？你怎麼會在這裡？」

但我一句中文都聽不懂，也沒辦法回答她。

後來我把腳踏車放好後，回到樓上的住處，傳訊息給我的房東。我說：「一樓的住戶剛剛對我講了很多話，好像有點生氣。妳可以跟她說我有經過妳的允許放腳踏車在那個浴室嗎？」

結果房東回我：「她生氣了？很好啊。這表示你是她的業障，她還需要多修行。」

我從來沒被當成別人的「業障」過。不過我覺得很有趣，原來我用腳踏車撞牆聲是在幫助別人修佛。

THE BEGINNING OF TAIWAN / 台灣的開始

我對能夠再次騎腳踏車感到無比興奮。來到埔里的第二天，我就騎著腳踏車到處亂晃。我特地沒帶手機出門，就是想逼自己去認識這座城市，學著不用導航也能找到回家的路。但埔里的街道格局真的很奇怪，我迷路迷了好幾個小時。

最奇妙的是，我迷路那麼久，一直沒開口問人，最後終於放棄決定問路，結果一問才發現，我其實就在自己公寓的對面。感覺就像宇宙在跟我開玩笑。

接下來的一週，我白天黑夜都在鎮上騎腳踏車。這個城市四周環山，街道上掛著發亮的紅色燈籠，一切都像是童話夢境。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現實，還會倒推自己的人生，想著「如果我在昏迷中，那我到底是什麼時候昏迷的？」

隔週，我工作的校園舉辦了新員工的入職培訓。主持簡報的女士在介紹牙醫、醫院、銀行和警察局的地點。但因為我前一週已經像瘋子一樣把整個城市騎過一遍，所以這些地方我幾乎全都認得。

當她切換到 Google 地圖的街景畫面時，我立刻認出那個地點，用很認真的語氣說：「欸，那邊應該要有一隻狗。」

整間教室都笑翻了。

但我其實是認真的，那邊平常真的會有一隻狗。



GUAYIN WATERFALL / 觀音瀑布

我到台灣埔里的第一週，就騎著腳踏車到了一個美麗的瀑布，叫做觀音瀑布，然後爬上了山頂。

當時我只會說兩句中文：「你好」（Nǐ hǎo）和「我肚子餓」（Wǒ dùzi è）。

台灣人非常友善，我很想跟他們有比「你好」更深入的交流。

所以在爬瀑布的路上，我每次遇到人都會說：『你好，我肚子餓。』

大家都會回我一句你好，有些人還會給我水果或月餅吃。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台灣人的熱情。

有個有趣的故事是，我第一次去住家附近的 7-11，那裡的店員每次看到我都會用英文大喊「Good morning!」，我當然也會回她一句「Good morning!」。但後來我發現，她晚上也會跟我說「Good morning!」。我開始覺得奇怪，最後才知道她其實是在說「歡迎」（Guānyíng），而我一直都在回她「早安」。

我知道如果想跟台灣人有更多互動，就必須學更多中文。就像我在柬埔寨那樣，我從有趣的句子開始學起。

在我工作的佛教校園裡，我會用兩根手指指著自己的眼睛，再指向小朋友，說「我在看你」（Wǒ zài kàn nǐ）。

如果小朋友叫我名字，我會回他們「我沒有錢」（Wǒ méiyǒu qián），就像他們是來跟我要錢一樣。

在台灣，有幾句話你一定會常被問到，例如「會員嗎？」（Huìyuán ma?），我就會回答「沒有」（Méiyǒu）。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詞是「袋子」（Dàizi），在便利商店買東西，如果你不說「袋子好」，你就得把東西直接抱走。

每天在超市的那幾秒，我講中文的時候都會像個母語人士。而接電話說「喂～你好」的那一刻，我也非常有自信。

如果我看到有人運動時做不到，或聽到他們說做不到，我就會說「相信你自己」（Xiāngxìn nǐ zìjǐ）。

而當我跑步時遇到熱情的路人想跟我聊天，但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時，我就會微笑說一句：「美國」（Měiguó）！

不管問我什麼，答案永遠是美國。

MENGGU WATERFALL / 夢谷瀑布

過去幾週，我每天都騎著台灣品牌的 GIANT 腳踏車前往觀音瀑布。一到那裡，我就把腳踏車靠在樹上，然後跑到山頂，在瀑布裡游泳降溫。

觀音瀑布下方有一些水果攤販，所以我通常會買些百香果、水蜜桃，或我最喜歡的柚子，帶到山頂吃。柚子吃起來像是不太甜的葡萄柚混合了一點檸檬的味道。

在台灣，我變成了溪流與瀑布的探險者。今天，我決定騎車去一個新的瀑布，叫夢谷瀑布。

夢谷是我目前騎車最遠的一個瀑布，大約來回 20 英里（約 32 公里），並有 1,500 英尺（約 460 公尺）的爬升。前往夢谷的整段路都是上坡，而最後一段是個很大的陡坡。

我騎車到瀑布的底部，開始攀爬最後一段大坡。騎車時我一邊幻想著山頂會賣什麼水果。我希望有柚子，但什麼都可以。

在爬最後大坡的時候，我必須站起來騎才能產生更多力量。因為坡太陡，我只能用接近走路的速度慢慢爬。這時我突然瞄到一條眼鏡蛇出現在我右邊的路上。

這條眼鏡蛇就在我右腳下一踩就會到的位置，昂起頭、一副要攻擊的樣子。

如果是平路或下坡，我可以繞開牠。但現在的速度太慢，我只有兩個選擇：跌倒在地（正好躺在蛇旁邊），或者繼續騎下去（冒著右腳靠近蛇頭被咬的風險）。我決定不想躺在蛇邊上，想說就算被咬應該也不會死，就拼命踩過去。

幸好蛇沒有咬我。但騎過去後我停下來喘了幾口氣。

到達山頂後，我發現那裡什麼水果都沒賣。我感到一陣悲傷。我沒吃早餐，體力消耗太大，根本沒辦法享受瀑布。

我知道如果現在下山去買東西吃，我就不會再回來了。但我又不想放棄瀑布日。

所以我繼續騎到山頂另一邊找看看，終於看到一戶有人停車的房子。我走過去說：「你好。」

一位年輕的原住民女孩出來，我用有限的中文說：「我肚子餓。」

她英文不太好，但看到我這樣騎車過來，明白我應該很辛苦。我跟她說我有帶錢，可以買些水果。

她進屋拿出五顆百香果，卻堅持不收錢。我非常感激她。沒水果的話我今天的行程就泡湯了。

之後我去了瀑布，游泳、曬太陽，度過一個非常棒的日子。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該怎麼報答她。

隔天我騎車去觀音瀑布，買了兩大袋百香果，還買了壽司和零食，再騎到夢谷瀑布。

這次原住民全家都在。我把水果當作謝禮送給他們，還一起吃飯。

騎著背後背著一堆水果真的更難爬坡了，但好在這次沒有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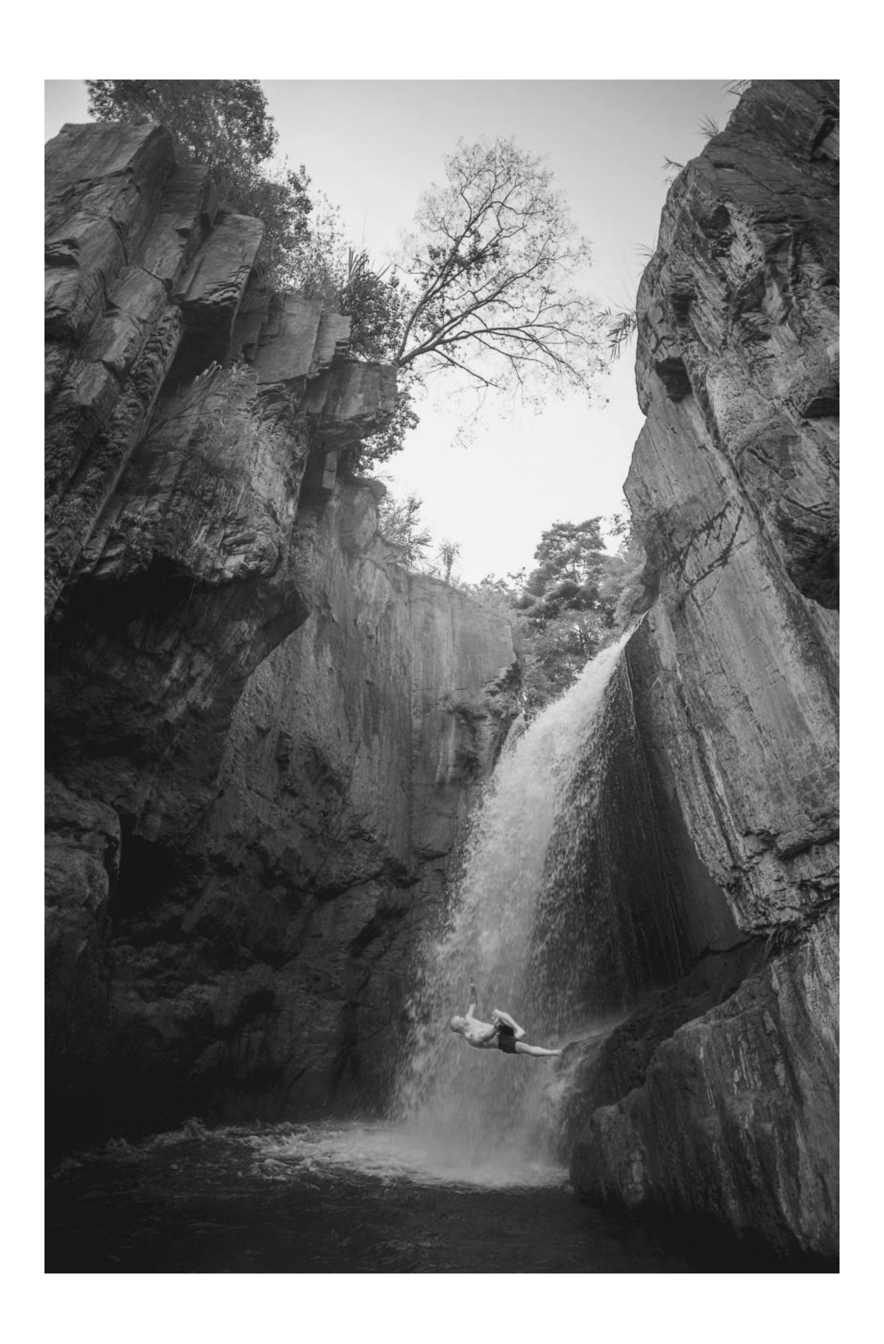
我邀請他們和我一起去瀑布游泳。他們說：「我們很久沒去了，但好啊。」

我們一起走去瀑布，在岩石上吃百香果，游了幾小時，然後回家。長輩還教我玩一種原住民的樂器，是個小木片連著細繩，要靠嘴唇震動。

他們拍了我學樂器的影片，大概是覺得我看起來很滑稽。不過練了一小時後我終於弄出聲音了。

我其實很不想離開，但天快黑了，回家的山路太危險，我只能感謝他們的好客，然後騎車回家。

回家後我查了一下那條蛇是否有毒，結果發現超級有毒。所以我算是撿回一條命。



THE PULI PRESIDENT / 埔里總統

當台灣人問我為什麼住在埔里時，我總是回答：「我就是埔里總統。」

我的思緒在這裡自由奔馳，甚至還想過如果我真的掌管這座小鎮，我會怎麼做。我會在公園設更多引體向上桿，還有鋪設專屬的自行車道。

我常去的餐廳老闆都太熟悉我了，所以我從不看菜單。例如，在那家有名的麵店，他們知道我喜歡不辣、乾的麵。其他人都拿菜單點餐，我則是騎著腳踏車過來，直接說：「一個」（eega）或「兩個」（li-anga）。正在吃飯的台灣人總會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心想：「這個白人到底在埔里幹嘛？」

如果要點三個，就說「sanga」；點四個就說「suuu-ka」。

至於「五個」怎麼說我從沒學，因為如果你一次要點超過四份，大概也該冷靜一下了。

我點木瓜牛奶時，他們知道我要「隱藏版」：加香蕉會更甜。我會多付五塊錢，但完全值得。

我最愛的早餐店「Shimmer Café」的老闆知道我不喝有咖啡因的茶，所以會給我一大杯現打蘋果醋。有時還會免費給我第二份地瓜，只是因為她對我很好。有一次我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說「沒有」，我很開心。但她接著說「我有女朋友」，我只好笑笑祝福她。

便利商店、超市、健身房、我跑的山……大家都認識我。我總是笑著揮手，通常還比個大拇指。

我猜大家都以為我買不起機車，但其實我就是愛用腳踏車移動。奇怪的是，我一直夢想住在一個只需要腳踏車的地方。對我來說，這裡就是夢想實現。

在阿留申群島沒辦法騎車，因為全是沙地；在北極也不行，因為全是雪；在金邊市騎車則是自殺行為。所以，來到台灣，我的夢想終於成真。

賈伯斯曾談過動物的移動效率，禿鷹第一，而人類排得很後。但加上腳踏車後，人類立刻躍升為效率最高的動物。所以從這角度來看，人類騎腳踏車根本是對其他動物最大的炫耀。

在台灣期間，我只有一次摔車。那次我在公園附近轉彎時時速約 25 英里，因為下雨路滑，自行車打滑，頭撞到地上，人和車

滾了好幾圈。我知道我的臉破了，血滴在衣服上，手腳也有擦傷。

公園裡的當地人幫我叫了救護車送我到醫院。

在醫生準備縫合前，我說：「我出車禍前有女朋友，你一定要讓我縫得帥一點，這樣她才不會離開我。」

護士笑了，但醫生非常認真。

他只是嚴肅地說：「我會盡力。」

LAND OF THUMBS UP AND FREE PRAYERS /

比讚和免費祈禱之地

多年來，我給台灣埔里取了幾個不同的名字。

我叫它「比讚之地」，因為每次我跑山，總能收到二十多個台灣人對我比出的「讚」手勢。台灣人對運動充滿激勵精神。有時候，甚至會看到一輛深色玻璃的車經過，裡面完全看不到人，但車窗會慢慢降下來，伸出一隻手，比個大大的「讚」。每次看到這個，我都會笑出來。

我還記得那位嚴厲的教官曾告訴我們全班：「熱情是會傳染的。」

所以，在我跑步的時候，我也總是熱情地回比每一個「讚」，希望能讓這種鼓舞人心的氛圍持續傳遞下去。

有一次，我跑完後在山上散步，一位年長的台灣阿伯跟我聊天，問我為什麼選擇住在埔里。我告訴他：「我愛埔里。」

阿伯回答我：「埔里很純淨。」

雖然我對這位阿伯一無所知，但我確信他說得沒錯。

我給埔里取的另一個名字是：「免費祈禱之地。」

有時人們會問我是不是佛教徒，我總是回答：「不是，但我的鄰居是。」

雖然我不是佛教徒，我每週還是會去廟裡祈禱幾次，通常會點兩到三炷香，面向廟外祈願。這樣佛祖才聽得到你送出的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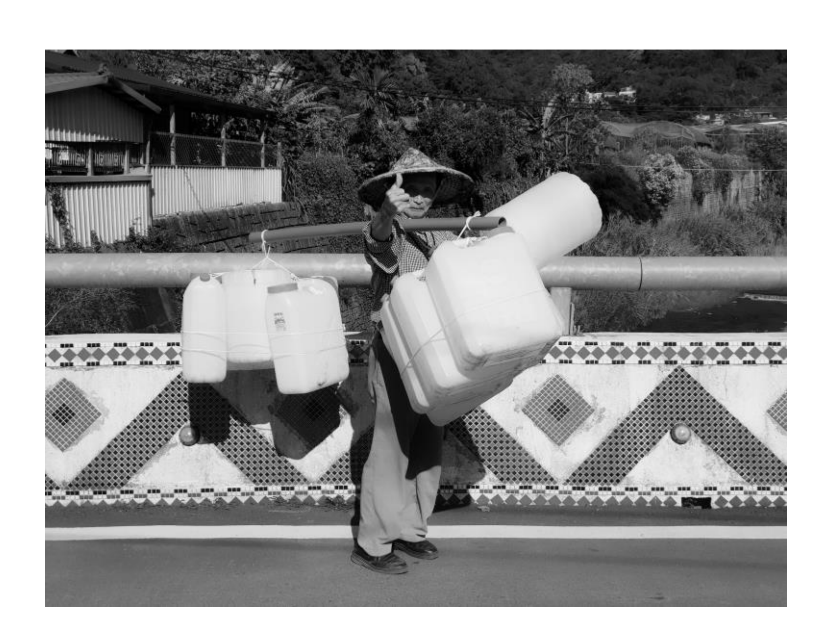
你會先說出你是誰、住在哪裡，讓佛祖知道要把好運送去哪裡。接下來，就像寫聖誕願望清單一樣，把你希望的事情說出來。

當你許完願後，就把香插在一個大大的、腰高的石香爐裡。香味撲鼻，祈願踏實，我真的很愛佛教。

我去過台灣很多大城市，那些城市的廟裡，祈禱前常常得先買香。但埔里不是。埔里是免費祈禱之地。埔里的每一座廟都提供免費的香和打火機，讓大家可以盡情地許願。

這就是我為什麼稱埔里為「比讚和免費祈禱之地」！

而我，只不過是這個美好環境的延伸，因此，我也成為了「比讚男子與許願高手」。



DUFFEL BAG STORY #1 (BEAR OOSIK) /

行囊故事 #1（熊陰莖骨）

自從我離開前往阿拉斯加以來，我的全部家當就裝在兩個中型行囊裡。第一個是 Thule 品牌的袋子，裡面放著面試用的衣服、禦寒衣物以及特殊場合的服裝。

在那個袋子裡，有一個硬殼盒，原本是用來放太陽眼鏡的，但我用它來保存旅途中最重要的四個紀念品。

第一樣紀念品，是故事最初那個瓶蓋，上面寫著：「今朝在，明日亡」。

第二樣，是我大學時完成 Ironman 鐵人三項比賽的獎牌。我曾有個計畫，如果遇到一位擁有運動熱情、讓我想起自己的孩子或年輕人，我會把這枚獎牌送給他，鼓勵他勇敢追夢。但我始終沒遇見這個人。

第三樣，是我在阿拉斯加擔任警官期間所獲得的中士軍階。我為了這些軍階，忍受了許多孤獨歲月。聽起來也許很怪，但比起金錢，我更在乎能否靠實力贏得這份榮譽。當我收到正式文件，確認自己晉升為中士時，那一刻，沒有人可以奪走。

最後一樣，是一根熊的陰莖骨，聽起來很怪，但等我解釋就會明白這東西的來歷了。

在阿拉斯加那些孤獨的日子裡，我幾乎每天都沿著海灘跑步。我逐漸成為了這片自然的一部分。每次跑步，我都會帶回至少一顆石頭、一個貝殼或某種遺物，拿回家當裝飾。通常我的口袋都裝得滿滿的。

有次我撿到一根小鯨魚的肋骨，站在我冰箱旁邊，比冰箱還高。另一天，我找到一塊看起來像是狐狸腿骨的小骨頭。我也很喜歡那種由火山岩形成、又黑又輕的石頭。

每隔幾個月，我就得把舊的貝殼和石頭清掉，好騰出空間給新的收藏。通常我只是把它們從廚房後窗丟出去。

某天，我被當地原住民夫婦 Ernie 和 Leona 邀請到家裡做客。他們給我看了許多有趣的收藏品，像是烏黑的海象牙和獨特的玻璃浮球。最後，Ernie 拿出一根看起來像狐狸腿骨的東西。

Ernie 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說：「我也有一根，這是狐狸腿骨吧？」

他說：「是熊的 oosik。」

原來，不同於大多數哺乳動物只有軟骨構成陰莖，像海象這種動物的陰莖其實是有骨頭的。我完全沒想到熊也有這種構造。

我馬上想起：「完了，我已經很久沒看到那根骨頭了，該不會被我丟掉了吧？」

我立刻衝回家，幸好還在後院草叢裡找到它——我之前從廚房窗戶丟出去的那根。

這件事讓我真正明白，在阿拉斯加的納爾遜潟湖，有多少熊出沒，才會讓人有機會在海灘上撿到熊的陰莖骨。

DUFFEL BAG STORY #2 (YELLOW SHORTS) /

行囊故事 #2（黃色短褲）

我第二個行李袋是 North Face 的旅行袋，專門用來裝我的運動裝備。裡面有好幾雙全新的訓練鞋、泳衣、游泳用的手划板、多副全新的泳鏡、自行車褲、瑜伽短褲、一張 Lululemon 可折疊的瑜伽墊、一條編織運動帶、伏地挺身輔助握把，以及一堆新的跑步短褲。

只要我看到喜歡的跑步短褲，我就會買下來丟進行李袋。有時候會馬上穿，有時候幾年後才拿出來，完全看當下的心情。

那天我從袋子裡拿出了一條在柬埔寨買的新黃色跑步短褲，非常舒服。那是我唯一一件黃色的衣服，可能也是我十多年來唯一穿過的黃色衣服。

而就在我穿著黃色短褲跑上埔里山的那天，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黃色蝴蝶開始在我腰間盤旋，跟著我一起跑步。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知道在瀑布那邊常有白色蝴蝶，在山頂的灌木叢裡有黑色蝴蝶，但今天我就是環境的一部分。我成了一隻大黃蝴蝶，爬上山坡，而那些小黃蝴蝶想跟我一起玩。那是純粹的魔幻時刻。

如果我早知道穿黃色短褲能引出這些迷人的黃蝴蝶，我一開始就每天穿它們來跑山了。

所以，那次跑完山回家後，我立刻脫下那條新的黃色短褲，直接丟進垃圾桶。

我只想把那份神祕的美好，留給那唯一的一天。

我想，這就是佛教裡說的「禪」。
或者......我根本什麼都不懂。

TIME IN A SENSE / 某種意義上的時間

你怎麼定義「時間」？

如果不能使用「年齡」、「年」、「天」、「月」這類的詞彙，你要如何描述你人生中的某段經歷？

大多數人接著會用「地點」來描述那段人生時光。在這種情況下，地點也許和時鐘一樣，都是衡量時間的方式。

否則我們怎麼解釋，為什麼有些多年以前的回憶仍記憶猶新，而昨天吃了什麼卻想不起來？又或者週末做了什麼事也毫無印象？

如果說，一生中在不同地方生活，真的可以讓人生感覺更長呢？

我不敢說自己有答案，但我知道的是，回顧自己的人生時，無論我曾住在哪裡，每一個地點的記憶時長似乎都差不多——儘管有些只是數月、有些卻是數年。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幾年前，我拿在阿拉斯加工作積蓄下來的錢，在波多黎各高山裡的哈尤亞，買了一座有機農莊。

農莊原本的主人是羅賓森和他的妻子斯旺。他們在那裡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靠著土地維生，已經將近二十年。

園內有酪梨樹、芒果樹、葡萄柚、可可、咖啡、鳳梨、紅香蕉，以及我最喜歡的西印度櫻桃。整座農莊座落在山崖上，有著壯觀的美景。羅賓森和斯旺甚至在主屋外蓋了一座樹屋與小木屋，讓他們的孩子可以在那裡長大。

農莊步行範圍內有溪流，甚至車道入口處就有個小瀑布。

當地最大的觀光景點是「La Piedra Escrita」，意思是「被寫過的石頭」。那是一塊可以跳水的大岩石，底下是清澈的河流，岩石上還刻有過去泰諾原住民的象形文字。

每當我告訴別人我住在哪裡，或別人介紹我時，他們總是說「那個有機農莊」或「羅賓森的家」。

在哈尤亞這樣的鄉下小鎮，人們非常謙遜且友善。對面山頭的鄰居邀請我去他們家作客，當我到的時候，我對他們的生活方

式感到驚艷。他們養了山羊、火雞，還訓練幾隻雞每天在後門的狗床上下蛋。每天早上，只要一開後門，就能收到新鮮雞蛋。

鄰居說，他們每天早上都用嗶嗶聲來餵雞和火雞，甚至只要我用嘴巴模仿那個聲音，它們就會衝過來。我不太相信，問他們我能不能試試看，他們笑著說「可以」。

於是我開口模仿嗶嗶聲：「嗶……嗶……嗶……」

突然間，雞從樹上飛出來，火雞從轉角衝過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原本以為他們家就幾隻雞，沒想到一棵樹裡竟然能住這麼多隻。

那家的小男孩問我：「你第一晚在這裡睡不好對吧？」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沒有人第一晚在這裡睡得好。」

他說得沒錯，熱帶雨林的聲音非常吵，尤其是那些叫「el coche」的小青蛙。

牠們之所以叫「el coche」，是因為叫聲就像「cookieeeee……cookieeeee」。

我在農莊住了大約三個月，直到波多黎各歷史上最嚴重的颶風之一（瑪麗亞颶風）襲擊，整座農場幾乎被摧毀殆盡。

我記得颶風之後，在馬雅圭斯的郵局遇到羅賓森，他笑著對我說：「我不想讓你難過，但我們全家覺得很搞笑——我們住了快二十年都沒事，你一買下來就遇上史上最強颶風。」

我想了一下，笑著回答：「其實......這真的挺好笑的。」

然後我們一起笑了出來。

羅賓森和斯旺一家是藝術家，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在我買下農莊之前，他們其實已經搬到另一塊土地上住帳篷。他們原本打算等農莊賣掉之後，才開始蓋房子。

他們家並不富裕，如果不是我在風災之前買下農莊，那場風災之後他們可能好幾年都賣不掉。

所以我很高興，自己能替他們承擔那場災難。

風災後，叢林花了大約兩年才恢復，但樹屋與小木屋已經全毀。在當地人的協助下，我修復了房屋與農莊，並決定將它長期出租給冒險旅人。

這六年來，我已經租給三戶想要冒險的家庭。我收的租金是全美國最便宜的，因為我覺得，將夢想與冒險傳遞給值得的人，是我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

而同時，我永遠在口袋裡留著一段未來的冒險——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可以回到波多黎各哈尤亞山上的那座有機農莊。

IT’S ALL FALLING APART / 一切都在瓦解中

我曾經看過一部關於警犬嗅覺能力的紀錄片。

節目中進行了一項測試，看看人類是否能夠騙過這些訓練有素的嗅探犬。為了隱藏氣味，參加實驗的人事先洗了澡、穿上防護衣，甚至還由另一個人抱著移動，試圖不留下任何氣味痕跡。

奇蹟般地，狗還是找到了他。

原因是：人類真的每一毫秒都在脫落微小的皮膚細胞。

想想鋰電池的原理：你可以把手機充滿電，完全關機，過一個月再打開，電量卻已經明顯減少。為什麼？

因為電池在持續流失。就像我們一樣。

太陽，是一顆燃燒的氣體球，終有一天也會耗盡自己。樹木正在腐爛、花朵正在釋放花粉，而我們也都在經歷同樣的過程。一切萬物，其實都在我們眼前，優雅地瓦解著。

日本科學家有個詞叫「森林浴」，意思是在森林中療癒身心。他們採集了森林中的空氣樣本，發現療癒的關鍵來自於樹木與植物釋放出的天然氣溶膠。換句話說，大自然的微粒脫落進入人體，讓人感覺更健康。

所以，當你覺得自己正在衰老、身體漸漸崩壞時，那正是宇宙的美。就像森林裡的樹木與植物一樣，我們都在共同經歷這段旅程。

THE SPIRITUAL HEALER / 靈性療癒者

在我旅居台灣的這些年裡，我與一位名叫「Ting」的靈性療癒師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她無疑是我一生中遇過最善良的人。很多人會刻意裝作親切，但她是真心的，散發著愛與光。擁抱她的感覺，就像在擁抱一朵雲。

有一天我問自己，如果人生只剩一天，我會想和誰度過？腦海裡唯一浮現的人就是 Ting。那時我知道，她是上天派來的。然而，儘管她已準備好愛我，我卻還沒準備好去愛一個人。

我們相處的日子裡，Ting 教會我很多植物萃取精油的療癒技巧。她常常為我調製不同配方的精油來對應不同的不適，像是肌肉痠痛或胃痛。我開始學會不同植物的香氣能幫助放鬆或入睡。冬天時的道格拉斯冷杉是我最喜歡的氣味之一，不確定它是否真的能療癒，但絕對能讓我想起聖誕節。

在開始了解植物香氣之後，我常常在跑步或騎車的路上，採集野花與葉子。接著將它們在手中搓揉，深深吸入香氣。有時我甚至會撫摸被砍倒的樹木，將手貼近光滑的樹幹，然後把手捧到臉上，深呼吸自然的味道。

我特別喜歡找到尤加利樹，但這些通常是農民種植的。為了不偷採，我會挑選剛好自然掉落的葉子來聞。

我嘗試了數十種花朵與葉子的氣味，終於真正理解了「停下來聞聞玫瑰」這句老話的深意。

而這也讓我回想起在尼爾森瀉湖的日子，那時我總是在嘗試吃不同的植物。如今，我則是在地球另一端，嘗試去嗅聞它們。

MY MANTRA / 我的座右銘

我一生都有一個簡單的座右銘：「如果你去運動，事情就會順利。」

難過的時候，就去健身房。心碎的時候，就去跑步。人生失敗的時候，就去打沙袋。

各種形式的運動，是我們的天性。它滋養身體，也讓心靈充滿正能量，進而在我們生活中產生連鎖反應。當你看起來強壯、感覺良好時，要對抗困境其實就沒那麼難。

在我前往阿拉斯加之前，我的生活一團亂，什麼都不順。我完全迷失了方向。我希望有好事會發生，但不知道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有一天，我寫下了一句話，然後拍照存下來。接著，我把它設成手機的桌布，每次打開手機時，我都會默念這句話。

那句話是：「我是個好人，好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宇宙站在我這邊。」

十多年過去了，我到現在還在默念這句話。

FINDING PEACE IN TAIWAN / 在台灣找到平靜

在台灣的日子裡，我幾乎每天都在跑山、游河，或泡瀑布。

我對埔里鎮的每條道路都瞭若指掌，也知道許多隱密的河流與瀑布，如果我想要一個人的時候，可以完全與世隔絕。有時候我會騎腳踏車到一條隱密的溪流，在溪中央的大石頭上曬太陽，偶爾還會看到猴子在樹上採食。那些小猴子會對我搖樹枝，直到牠們發現我只是某種 chill 的動物。說來諷刺，牠們看我就像我看牠們一樣有趣。

我會戴上護目鏡，逆著溪流游泳當作運動，常常停留在原地好幾分鐘，只有花費大量體力時，才會慢慢往上游前進。

蝴蝶和蜻蜓在埔里非常常見，在瀑布旁被牠們包圍一點也不奇怪。白蝴蝶最喜歡我，可能是因為我的皮膚白得像紙，而蜻蜓幾乎讓人煩躁地只想停在我的大腳趾上。如果你在野外待到晚上，還會看到螢火蟲，雖然數量比不上蝴蝶和蜻蜓，但牠們真的存在。

我幾乎每天都跑虎頭山，如果白天沒跑，晚上也會去。我特別喜歡午夜後跑山，因為整座山只有我一個人，在那樣的夜裡，埔里彷彿成了我自己的宇宙。我會跑到山頂看星星，也會看到

許多白天看不到的動物。我看過黃鼬、獾，還有一次遇到一群像是黃金獵犬的動物，走近一看才發現是野生台灣山豬。讓人震驚的是，我們彼此靠得很近，才驚覺這樣的距離太過危險。

有天下午，我跑到山頂，看見一位小朋友在蝴蝶叢旁玩耍。我走過去，揮了一下手臂，蝴蝶立刻成群飛舞，小孩眼睛瞬間亮了起來。

我開始看到四周的魔法。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隻小烏龜，怕牠被車子輾過，我就把牠帶到附近的溪流放生。另一天下山時，我看到一隻毛毛蟲停在欄杆上，我用葉子把牠移到一棵植物上。隔天再去看，那株植物的葉子上出現了咬痕。

在阿拉斯加的那些年，我每天都處在待命狀態，隨時可能接到電話或被人敲門求救。我活在「黃警戒」的狀態中，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半驚恐裡。

雖然我在台灣沒有像阿拉斯加那樣瘋狂的故事，但我有很多平靜的故事，而那份平靜正是我用來平衡過去經歷所需要的。

我甚至還被賦予一個中文名字：「泰和平」，意思是「和平安泰」。

台灣就是自然的化身。這些年來，我在島上各處露營。如果紮營在河邊，我會睡得很安穩。但如果是在森林裡，只要聽到風吹草動或下大雨，我就會想起在阿拉斯加遇到熊的恐懼，完全睡不著。

我想，我再也無法像遇熊事件之前那樣平靜入睡了。

但也許，並不是所有的平靜，都注定要被找到。



IT STARTED IN ALASKA / 一切始於阿拉斯加

今年八月，台灣埔里的雨不停地下，颱風讓這裡成了我來台以來最強的降雨季節。

我很興奮能在這樣的極端天氣下跑步。我換上運動裝，騎著腳踏車到山腳，冒著傾盆大雨跑上山。

在爬山的路上，我看見幾個人撐著傘下山。但沒有一個人跟我一樣，頂著風雨往山上去。

我心想：「這不就完美總結了我的人生旅程嗎？」

愛因斯坦曾說過：「跟著人群走的人，最多只能走到人群所在的地方；但走自己路的人，可能會發現無人踏足的境地。」

在我的人生裡，每一件最棒的事，幾乎都是從別人告訴我「你不該這麼做」或「你辦不到」開始的。

當我退學不念醫學院時，所有人都說我會後悔。

但我從來沒有後悔。

當我說我要搬去阿拉斯加時，所有親朋好友都試圖勸阻我。

但他們無法改變我。

一旦我下定決心，就沒有回頭的餘地。岩石不會流血。

這些年，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有沒有什麼遺憾？如果有機會重新來過，我會不會選擇不同的路？但我知道，只要改變哪怕一點點，我可能就不會學到該學的課，也不會走到今天的這一步。

這聽起來也許有點瘋狂，但我確實曾向宇宙祈求指引。而它給了我那段難以置信的阿拉斯加經歷，還有後來的每一步。

所以我現在想的是：「怎麼可能忽視宇宙的指引？」

十三年前，在本書開頭的那段日子裡，有人對我說：「人生不能重來。」

但從那之後，我已經按下重啟鍵好幾次了。我曾住在阿留申群島，把熊趕出村莊；在北極雪地上騎雪車追捕逃犯；也住過波多黎各的有機農場；還在柬埔寨領導私人保全團隊。而如今寫下這些文字時，我正住在台灣佛教山區，離那些過去的生活遙遠得彷彿另一次人生。

就算讓我夢上一千種人生，我也夢不出這些經歷。

T.S.艾略特曾說：「等待火車的人，與真正上車的人，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我們每一刻都在改變。

所以，寫完這本書的我，早已不是開始寫這本書的我。

我曾請求宇宙給我一個指引。

而現在……我只隨它而行，如同水流淌在溪谷中。

It started in Alaska.



I saw a lot of bears in Alaska.

There were boars, and there were sows.

A lot of them were young, and some of them were old.

我在阿拉斯加見過很多熊。

有公熊，也有母熊。

很多是年輕的，有些則很年老。

本書已永久記錄於比特幣區塊鏈。

區塊高度：896186，銘文編號：95,920,854



本書已永久記錄於比特幣區塊鏈。

區塊高度：896186，銘文編號：95,920,854